

宣隆大师传（缅文直译版）

缅文书名 စွန်းလွန်းဆရာတော်ဘုရားကြီး၏ ထေရုပ္ပတ္တိကထာ

中文翻译 宣隆古创寺迦韦大师传 – 宣隆大师佛爷之详传

缅文原著 敏建镇宣隆古创寺首席比丘、宣隆大师的侍者苏班那大师

译者注：

鉴于中文版《宣隆大师传》已普遍流传于宣隆内观禅修法的行者圈子，而中文版是由缅文版翻译成英文，而后再翻译成中文而成，实际上有一些关键的词语翻译的并不完全精确（例如“Mindfulness”有时译为“专注”而非“正念”或“念住”，这样的理解容易造成修行者过分专注紧盯于具体感受或位置，反而导致失去正念）。这些细小的差异造成了禅修过程中相当大的误区，因此本站特基于缅文版《宣隆大师传》（စွန်းလွန်းဆရာတော်ဘုရားကြီး၏ ထေရုပ္ပတ္တိကထာ）直接翻译和摘要如下。除了人名、地名与当前

的中文译本保持一致以外，其他部分均为缅文直译，以期为宣隆禅法修行者提供多维度的参考。

宣隆大师传（缅文直译版）经过多次翻译和修正，现在呈现在您面前的是二零二六年九月十八日发布的Ver.2版本。

如实法

true-dhamma.com

礼敬与序

宣隆大师传（缅文直译版）

目录

- [一、礼敬与序](#)
 - [宣隆大师传（缅文直译版）](#)
 - [1 礼敬三宝与礼敬业师](#)
 - [2 序言](#)
 - [3 大师的相好图](#)
 - [4 宣隆古创寺迦韦大师的生辰盘](#)
 - [5 宣隆大师赞·诗偈与八言赞诗](#)
- [二、生平](#)
 - [6 宣隆古创寺迦韦大师详传](#)
 - [（一）初证殊胜之法（须陀洹果）](#)
 - [（二）二证殊胜之法（斯陀含果）](#)
 - [（三）三证殊胜之法（阿那含果）](#)
 - [（四）四证殊胜之法（阿罗汉果）](#)

- 三、出家与早期问答

- 7 沙弥时回答美铁拿耶拉大师的提问
- 8 耶拉大师诵示预言并提问之解答
- 9 沙弥时回答经藏名宿郎伦大师的提问
- 10 具戒及具戒后第一次说法
- 11 在家女护法杜雪儿前来请求四项承诺，与山天请作行道之教
- 12 杜雪儿于望燕坡峡谷建寺供养

- 四、行脚问答

- 13 缅历一二七八年格嵩月于勃固镇阿比村回答经藏名宿法遍安大师的提问
- 14 直通镇尼明达拉山结界
- 15 回答觉遍大师的提问
- 16 缅历一二八七年第二次于摩当村回答法遍安大师及诸比丘的提问
- 17 回答四位大师的提问
- 18 缅历一二九二年瓦梭月回答唐达大师的提问及禅修方法注释
- 19 开始于宣隆峡谷寺（今宣隆古创寺）安住

- 五、大开示

- [20 《转法轮经》开示](#)
- [21 《发趣论》开示](#)
- [22 道智如何根除睡眠等](#)
- [23 缅历一三一零年瓦冈月第一次到仰光时回答
吴努的提问](#)
- [24 七圣财开示](#)
- [25 业、心、时节、食四缘开示](#)
- [26 四亡者与四活者](#)
- [27 迦韦大师与阿那含杜维邦会面](#)
- [28 法的特质](#)
- [29 石差当塔开示](#)
- [30 法住开示](#)
- [31 在家女护法都知道的五件事](#)
- [32 悦行开示](#)
- [33 子媳扰亲、媳怨亲忧开示](#)
- [34 望杜志开示](#)
- [35 提篮式的思开示](#)
- [36 善与不善的行程开示](#)
- [37 维宝拉山如意红宝石](#)
- [38 止观禅修方法注释](#)
- [39 云雀的故事](#)
- [40 五怨敌开示](#)

- [41 轮回流转与止息开示](#)

- [六、晚年与般涅槃](#)

- [42 意大利比丘卢简拿打前来礼觐](#)
- [43 于田啤先生与仙虔女士所建仰光波托寺院结界](#)
- [44 宣隆古创寺迦韦大师般涅槃](#)
- [45 轮回安息塔](#)
- [七、附录](#)
- [46 详传八言赞诗](#)
- [47 卢简拿打说法摘录](#)
- [48 公告](#)

宣隆古创寺迦韦大师的四大殊胜之事

（一）缅历一二八二年瓦梭月圆后十三日，第一次得殊胜之法（公历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二日）。

（二）缅历一二八二年瓦冈月圆后十三日，第二次得殊胜之法（公历一九二〇年九月十一日）。

（三）缅历一二八二年陶德林月圆后十三日，第三次得殊胜之法（公历一九二〇年十月十日）。

（四）缅历一二八二年德丁注月圆后十三日，第四次得殊胜之法（公历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九日）。

1 礼敬三宝与礼敬业师

南无世尊、应供、正等正觉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礼敬三宝

*Buddhaṃ vibhava pāpena,
samā cāriṣṣa rakkhakaṃ.
Dhammaṃ saṃsāra motiṇṇaṃ,
vandecāhaṃ jinorasaṃ.*

能将有情送往离有之涅槃的，亦礼敬洞见真谛的世尊；能守护善于如法修行者，使之不堕四恶趣轮转的，亦礼敬四道、四果、涅槃及最胜教理共十种妙法；已渡过如大海般广大悠久之生死轮回、作为世尊金胸真子的僧伽——此名色五蕴之我，以至诚恭敬合掌顶礼。

礼敬业师

*Anantaḡuṇa sampannaṃ,
mahātheraṃ vissutaṃ.
Sāsanaṃ cīradhātāraṃ,
vandāmi garusādaraṃ.*

无量功德悉皆圆满、于缅甸上下乃至有顶、世界各国无不赫赫闻名；不顾惜自身名色，昼夜精勤，于法堂庄严开示，为一切比丘、沙弥、在家人慈悲说

法，令行道之教中“接触·觉察·正念”三相之胜教得以长住；以世俗谛之法执我，以胜义谛之法遣除非我，教导弟子广修“接触·觉察”与正念的长老业师——此色、受、想、行、识和合假名之弟子，以至诚恭敬之心，信受戒、定、慧一切功德，顶礼尊者。

2 序言

敏建镇宣隆村古创寺，其住处即以此为根基。初时居乡耕作衣食。第一阶段曾任王差；至第二阶段，因食用不足，离王差而耕田，家业转盛，于佛前供灯、发愿。一面因预言而起，一面因家业增盛，遂于轮回漩涡中生起大悚惧，欲速出离。精勤修法约十年，乃舍俗家，弃妻、子及一切财物所缠渴爱之鞭，出家为沙弥。得沙弥事后第八日，即成胜莲华佛世尊不谬之真声闻大弟子。

其后受具足戒为比丘，三十一年中，为众多弟子开示通往涅槃不死宫殿之路，教导内观修行方法与四圣谛。至缅历一三一四年格嵩月圆后九日、星期六下午四时四十五分（公历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七日），如日轮西倾、入于拘耶洲境，宣隆古创寺迦韦大师步入诸佛、辟支佛、圣者所住涅槃宫殿。

敏建镇宣隆古创寺首席比丘、曾以生命奉侍依止大师的**苏班那大师**，为使求福的善男子能切实精勤修习大师最短、最真实的内观方法注释，不令法义走样，并附恭敬之像，善为编集，刊行此详传与修行道之书。

刊行此详传时，除去印刷费用，所余净利，专供敏建镇香室塔——轮回安息塔之事务，以及宣隆大师止观事业之弘扬。是故敬请勿擅自翻印。

宣隆古创寺迦韦大师之详传

3 大师的相好图

[点击查看相好图](#)

注：此相好图系自敏建镇轮回安息塔内石刻转录刊出。

4 宣隆古创寺迦韦大师的生辰盘

宣隆大师生辰盘

原书刊载之缅式生辰盘（ဇာတာခွင်），下方完整还原原图结构，并增加中缅对照、曜神与度数解说，以便中文读者研读：

恩德具足之宣隆古创寺大师佛爷生
辰盘

ကျေးဇူးရှင် စွန်းလွန်းဂူကျောင်း ဆရာတော်ဘုရား
ကြီး၏ ဇာတာခွင်

	၃ (3)	J ⁽²⁾ လ ၁၄၊ ၆၀
		၅ (5)

၁၂ (12)	
၁၅ (15)	၉ (9)
၁၈ (18)	၆ (6)
၂၁ (21)	၃ (3)
၂၄ (24)	၀ (0)

၁ (1)	၂ (2)	၃ (3)	၄ (4)	၅ (5)	၆ (6)	၇ (7)	၈ (8)
၁၀ 10	၁၁ 11	၀ 0	၁၀ 10	၉ 9	၁၀ 10	၁၀ 10	၁၀ 10
၂၂ 22	၀ 0	၃ 3	၃ 3	၉ 9	၄ 4	၂၈ 28	၈ 8
၉ 9	၅၆ 56	၂၃ 23	၁၂ 12	၄၆ 46	၁၆ 16	၄၅ 45	၁၉ 19

မြင့် (升)	စင် (天顶)
၂၄ 24	၂၄ 24
၄၉ 49	၃ 3
၈ 8	၇ 7

生辰盘题记：

缅历一二三九年，长率历余四四〇，平月（平朔），德保月新月二日、星期一（公历一八七八年三月四日），清晨三更过后四更未至、六时正，六维诺、四比亚、一卡亚。水瓶升宫，分月，土星宫，火星照临。二十四星宿，一分居升宫；彼时正午星宿为毗舍佉宿，端正如盖、清静明朗之吉祥时辰。顶戴三宝如戴妙莲，具足福德、智慧与妙相——未来敏建镇大德宣隆古创寺大师佛爷之菩萨大

士，于敏建镇附近宣隆村，父亲丹先生、母亲托克女士之家诞生。

缅历一三一四年格嵩月圆后九日、星期六，傍晚四时四十五分许，般涅槃（公历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七日）。

5 宣隆大师赞·诗偈与八言赞诗

曼德勒大学预科
乔津纽撰献

宣隆古创寺大师赞·诗偈全章

（每章各五十音步）

（一）

日轮照耀，光华赫赫，列宿灿然，上至有顶，下及地狱，六道光明。法鼓雷鸣——往昔于迦叶佛座前匍匐，鹦鹉稚嫩洁净，以三析现思、前思与后思，净信供奉果枝。多生流转，至苏凡纳布直通国，为曼料哈王所依止之巴迈大师。由昔日善业之势，于此南瞻部洲大岛、佛法住世之缅甸国，为佛法事业降生安住的大师——德号昭著，妙法胜地因之光明。日轮之光，辉映如是。

(二)

洲土妙境，威德之光，如日最胜，赫然四照。无上菩提之弟子，于殊胜金窟禅林，预言喧阗。幼年之后，缅历一千二百八十二年，新心显发，放下耕犁，于田中撒豆之际，一轭之牛不肯前行。心中法生，放牛解犁，趣向林荫而出家。沙弥七日，诸漏尽灭，清净无垢。以“放下耕犁的僧人”之号，威德遍闻。又于尼明达拉山建立戒坛，成就殊胜。洲土境内，此事为最。

(三)

教法之光，灿然高举，如火赫奕。以“迦韦大师”之名，人天共知的大师——梵天供养，帝释稽首来覲。世尊所教行法三相：苦、无常、非我，决定不虚。缅历一千三百一十四年格嵩月亏，龙日，趣入涅槃，如日前路。天人弟子，如日隐没，稽首哀悼。所留法产，令心安慰。以教示人天，使不久得至涅槃安乐。真实法产已留于此南洲缅甸。光华灿然，赞叹如是。

八言赞诗

—

六色光明——胜王佛陀，
口门宣说——妙法精要，

令速知见——行法之相，
人天当记——诸行无常。

二

佛陀胜王——无所回避，
无常之法——决定不虚，
无常之相——显了为证，
趣入涅槃——宫殿安住。

三

胜者乔答摩——已入涅槃，
法相显了——有人开示，
梵天帝释——人天大众，
胜士希有——发愿祈求。

四

愿满人天——福德具足，
南洲岛上——宣隆金窟，
开示正法——胜士一尊，
“迦韦大师”——无比净妙。

五

圣教法语——种种妙法，
缅甸遍处——闻名恭敬，
供养依止——相续无间，
大师尊前——趋近依止。

六

胜妙之法——安乐林荫，
趣向涅槃——善道种种，
弟子僧俗——比丘在家，
开示指引——人天信受。

七

果日之光——等同一线，
一轮日王——光华镶嵌，
广大教法——赫然炽盛，
遍于世间——如日光明。

八

佛陀亦复——非常住法，
如是之法——当为显了，
在家众人——决定不违，
心思筹量——意之所向。

九

一千三百——一十四载，
格嵩之月——下弦所余，
九日当记——龙日为确，
趣入涅槃——安住随顺。

十

恭敬虔诚——稽首礼敬，
开示施設——种种世俗，

弟子比丘——往觀頂禮，
过去世中——同趣涅槃之地。

敏建镇宣隆古创寺
迦韦大师佛爷

生平

6 宣隆古创寺迦韦大师详传

此详传，乃据敏建镇恩师宣隆古创寺大师佛爷亲自再行开示、闻者随闻随记之所述而撰写呈示。

欲迅速越过色、名二者反复坏灭、相续不断、绵密无间、不见尽头、如漩涡一般的轮回旷野，于多生多世密藏、寻求轮回资粮之包袱的一位大丈夫，于今贤劫迦叶佛世尊住世之时，生于“村中鹦鹉”之族类。

一日，得见迦叶佛世尊。当时虽只是无因的畜生，却因波罗蜜习气与福德势用未曾远离，便思惟：“啊，此位乃极殊胜的大人！”速行思生起，遂匍匐至迦叶佛世尊座前，恭敬地将双翼交叉举过顶上，礼敬供养，寻来果实作斋食供养。以果实斋食供养已，欲哀愍提携诸多有情、所化众生的世尊威德，受此供养，并宣说：“以此布施善业，令汝所希求之愿得以圆满。”鹦鹉欢喜踊跃，瞻望世尊离去，赞叹道：“能尽己所能，以果实斋食奉施此尊者，实在太有价值了！”欢喜澄净之中：一则从殊胜的内分性向生起的思速行极为强盛；二则受施者又是世

尊。鹦鹉命终之后，于欲界善趣七趣之中，受用种种不同于常人的荣华；再至人间，又于但叉始罗国成为极负盛名的医方教授。

（大师曾开示：在医师那一世曾相遇、交往过的人，将来都会到我这里来。他们必能依照我所教诫，精进我的法。）

从那一世再死，又于轮回中流转，值乔答摩佛的教法中，曾为苏凡纳布直通大国之主、教法在家男护法曼料哈王所亲近归依的巴迈大师。

从那一世再死，又于轮回中流转，于缅甸上缅甸敏建镇南乡摩诃伽摩宣隆村处，入父丹先生、母托克女士之胎而出生。

结生之时，父亲梦见：一位相貌殊胜、具足德相的人前来，恳求说：“请让我住在你们家里。”丹先生再三推辞：“请别住我的家，太穷了。”推辞不得，只得应允。此为吉梦。母托克女士之胎，九月已过、进入十月，将成宣隆古创寺大师佛爷的宝贵好儿子，于佛历二四一二年、缅历一二三六年德崩月上弦时（公历约一八七五年三月），以殊胜之形相，诞下这黄金般的好儿子。因有显著著名的瑞相，行洗头吉祥礼时，命名为毛乔定。

丹先生、托克女士所生，只有天、乔定、安梗三个子女。

乔定幼时曾被送到敏建镇棉创大师座下习学书文，然智力极为迟钝，书不能善学，十五岁时便入王差（亦即王役）当差。

年岁到时，与同村马雪儿婚配，生下四个子女。其中三个幼年即夭折，至今仍在的，只有高圣，亦名高简龙一人。

乔定以王差一职不见进取之路，三十岁时辞去差事，只做父母传下的田地活计。一日，与据说得成定力秘法、时或为护世大天所附的山天交谈，山天忽然随口诵出一首讖诗：

一绞两绞绞成乱，
菩特大妈纺她的线，
任谁来纺都是这一团乱，
谁还能理得清呀。
经线这头、经线那头，
小梭子穿过去，
矮桩佛像啊请放光，
披着圣像的马奎儿呀，
边沿涂着绿彩，
当中蓝框格子，
机杼声里钧波之子，
万阵之中也听得见。

诵完讖诗，便问：

山天：“一绞两绞绞成乱，菩特大妈她的线团，落到织机上，不就理清了吗？”

高乔定：“那当然理得清。”

山天：“那么，比菩特大妈的线团更乱的、名叫无明的那团大线，你（高乔定）要用‘正念’这一字去理清。用正念这一字理清的时候，宣隆村南边织机就会出现。织机出现的时候，你就要在钩波林岗上住持教法。住持教法的时候，会有两根柚木柱。所谓‘矮桩佛像啊请放光’，是说沉没了的行道之教大法，将会重新出现。”

高乔定：“哦——别再像壁虎那样嘀嘀咕咕讲个没完。”

山天：“那就等着看吧。”

就在那一年，又买了一块田。雨季初至，便带着杜雪儿去清田。到了田里，高乔定说：“今年在这块新田里撒芝麻，若能收五十箩芝麻，我们就供养佛一千盏油灯。”杜雪儿说：“别定五十，能得四十就供油灯吧。”高乔定回说：“好好，那就誓愿不改。”又说：“不像从前那样，带着吹打去，我不想。姑娘们的首饰若是丢了，就成了我们的责任。所以我只想简简单单地去。”

不久便在新田里撒了芝麻。芝麻苗长出时，雨季初旱，苗儿像要死了一般。可后来又下了雨，苗儿重新挺起。别人的芝麻田因天旱毁了，高乔定的芝麻

田却未毁，整整收得四十箩芝麻，一捧不多、一捧不少。

于是依先前所立誓愿榨油。杜雪儿说：“供佛九非斯，供僧九非斯吧。”高乔定问：“供佛九非斯倒是对了，供僧九非斯，要迎请几位呢？”杜雪儿回答说：“迎请四位，每位两非斯，多出的一非斯给佛事用。”他说：“好好，就那样供。”缅历一二八一年德丁注月圆日（公历一九一九年十月八日），为油灯滴功德水，听护卫经法，夜间便在村东南的佛塔点燃油灯供养。杜雪儿又以槟榔、烟、腌茶接待到来的会众。高乔定则贴近佛塔看那些油灯：灯芯尖端发黑，灯焰一闪一闪，油也沸腾起来。他不禁毛骨悚然，浑身发抖。于是心想：“哎呀，我这是怎么了？此刻若发愿，必定能得。”正在如此信解之时，出家为比丘的欲望猛烈生起，便热切称心地发愿：

“愿得成为比丘，
成为比丘之后，愿得说法教诫。
愿诸有情依我所说法教诫，
都能如我一样修行、精进于法。”

如此发愿之后，心里又生起一念：我连书上的“𑖀”字母一个都不认识，若成了比丘，叫我如何说法呢？那时书既不通，见闻也少，正等正觉之愿、辟支菩提之愿、最上大弟子之愿、普通弟子之愿，一概不懂该怎么求，便不像别人那样铺陈开

来，只如乌鸦啄食一般，短短粗粗地发了愿。发愿已，高乔定自以为必能如愿而得，极为欢喜。

就在那一年，财物特别增长。高乔定曾听说：财物增长，人往往败坏。又有人说：落到土星里，也会死。我如今也落到土星里了。敏建又在闹疫病。说不定会卷进这场疫病。此刻若是死了，善业一滴也没有，尽是不善。财物又偏从今年起大增，难道是想死吗？这么一想，便对死生起了极大的怖畏。

正在怕死的时候，高乔定于缅历一二八一年德崩月（公历一九二〇年三月）某一夜梦见：一尊佛像来到自家屋前的亭棚里，微笑着，一动一动地待在那里。高乔定看见了，便说：“给、给，我亲自供斋。”从马雪儿手里接过斋食盖去供时，佛像说道：“真麻烦。我只在此刻说话，往后我再也不说话了。”梦见佛像说话，惊醒过来，胸口怦怦直跳，惊悚战栗，心想：我就要死了，就是想死才会做这种梦。于是叫醒马雪儿，一面讲梦，一面要蜡烛。杜雪儿说：“蜡烛我给你找，梦的事可别对任何人讲。”封了他的口，找来蜡烛，他便出去供佛灯。

到了佛塔，遇见朋友志丹先生。志丹先生问：“你来做什么？”他说：“我太怕死了，来供佛灯的。”志丹先生便问了当年纪年，推算之后预言：“今年你们家里有两足出去的命数。”高乔定说：“嘿——别说了，本来就已经怕。”志丹先生又说：“嘿——高乔

定，不是我说的，是星命说的。”高乔定愈发害怕，便说：“朋友呀，让我也跟着去礼佛、供佛吧，天天来叫我。”正说着，山天又到了，便又嘱咐山天，请他每日来叫自己去礼佛、供佛。

其后不久，一个月色明朗的夜里，高乔定与山天一同在自家屋前的地板上说话，说着说着睡着了。山天哀叹道：“有情太可怜了。刀兵劫、饥馑劫、疾疫劫，三大灾劫已经降临。有情眼目昏乱，走错了路，掉进深渊里了，太可怜了。”高乔定回说：“眼目昏乱、走错路、掉进深渊，这个我知道。此刻若遇见正路，我是想跟着走的。”山天回说：“想走正路并不难。在十字路口、大路、四岔路口等着就是了，会指示正路的人就会出现。”高乔定不大明白，又再问山天。山天什么也不回，便把他摇醒再问。山天说：“我刚才说什么了？”高乔定回说：“你刚才还在说。”山天便以勉励的话说：“别怕。有佛宝、法宝、僧宝，三宝在呢。”

可是高乔定仍对死极为怖畏，自己思量：“嗯，我因取着故，灾患就要来了。我的心还得医一医。”便对山天说：“山天，我因取着故，灾患就要来了。我想医我的心。怎么医呢？若能像我梦里那样，在我家屋前搭亭棚、迎请佛、礼佛供佛，我的心就会安稳。”山天说：“你爱怎么医就怎么医吧。”他便嘱咐：“明天清早来，找竹子搭亭棚。”

次日夜间，村里的长者们都来了，心如何、心所如何，争来论去，闹成一团。到来的会众，杜雪儿以槟榔、烟、腌茶接待。最初第一日、第二日，宣隆村的人来了，说佛的话、法的话，高乔定心里却丝毫没有震动怖畏。第三夜，钢铁兄弟公司厂里的书记长巴山先生，未经迎请邀请便来了，讲起雷迪大师佛爷的内观安那般那。一听见“安那般那”，高乔定便起了一阵阵鸡皮疙瘩，心想：“我这是怎么了？这法我若精进，必定能得。我也没有迎请他，他自己来的。莫非是为我来讲的？照我梦里那样，在十字路口、大路、四岔路口搭了亭棚等着，已经对了；来讲法的作业，也是我不迎请他自己来讲的。这法我若精进，必定能得。”正在欢喜，心里又生一念：“嗯，我连书上的‘om’字母一个都不识。他们的法作业若是要识字才成，那就难了。”心里七上八下，便想：“罢了，没办法，等他再来再问吧。”就这么等着。次夜书记长巴山先生来了，高乔定在亭棚入口处等着，问道：

高乔定：“书记长、书记长，您哪，你们的法作业，若不识字，还能成吗？”

巴山先生：“哦，识字不识字不是要义，信与精进才是要义。”

高乔定：“那么该怎么做呢？”

巴山先生：“出息、入息，安那般那啊。”

说完便进了亭棚。

注：

高乔定的家，在宣隆村内十字路口、大路、四岔路口的拐角上。

高乔定欢喜踊跃，也不再跟书记长进去，便进了屋旁的棚屋里，坐在铺着红麻袋的靠椅上，一边说“哼——进去了，哼——出去了”，一边呼吸。随后便以出、入、出、入，强猛地呼吸，精进安那般那业处。高乔定深信：我若精进，必定得法。以极为勇猛的信与精进用功。一日，雪卢先生来了，说：“还得跟着觉察走。”高乔定问：“怎样跟着觉察走？”他说：“觉察、觉察、觉察，就是这样。”高乔定又问：“跟着觉察走，会怎样？”雪卢先生回说：“得善业啊。”高乔定便回说：“能得善业我就做。”于是高乔定一边劈玉米秆，一边跟着觉察走，善业也得了，玉米秆也劈得很多。于是说：“嗯，还真对了路。”便踩着砍。后来，咔嚓咔嚓玉米秆折断的声音，与正念同一下子落在一起，他心里明白了，便一切细节都看见了。再呼吸，风触到鼻孔末端便觉察；在觉察之上安住正念，再呼吸。再走路，地与脚掌相触便觉察；在觉察之上安住正念，再走。随后，锄地也以正念锄，掘土也以正念掘，打水也以正念打，正念一路跟着走。

高乔定昼夜不断，但有空闲，或在家里，或在田里，精进于法；此外也在望燕坡峡谷林中过夜精进。以信、精进勇猛，苦苦用功，定力增强，褐色、蓝色、红色、金色、白色、褐黄等光明出现。于是心想：我精进此法，得以瞻仰世尊的光芒。欢喜踊跃，更加努力精进。不久又看见一个小圆球，在脸旁滴溜溜地转。便一意注视：这是什么？那小圆球便往上、往上升去。他嘴里说着“升啊、升啊”，跟着上去，渐渐到了云上。

于是说：“成了，我还真对了路，连云上都到了。”欢喜。次日继续精进，又看见一个约如白萤火虫大的小圆球，在面前一闪一闪放出光来。一看，那小圆球又往上、往上升去。他又说着“升啊、升啊”跟着上去，到了上方，看见层层界殿楼阁。便想：这些地方像是我的地方，我若死了，就会到这些地方。想罢便回来了。于是不怕了，振作起来，欢喜着。

就这样精进于法，用功多了，身上生起诸受。受生起了，便把正念贴回到诸受上。那时定也好，作业也合上了拍子（谓接触·觉察·正念同时落下），不停不懈努力精进，用功多了，说话也只说本性。村里的人便说：“这家伙疯了、疯了。”高乔定却道：疯倒好。没人叫、没人说，也不用讲话，正对了路。便昼夜不得闲，一味精进法的作业。

就这样精进于法，用功多了，看见有情一个跟着一个追逐所缘。于是惊怖战栗，与村里人说话也少了。对有些人又说：“喂，你们向佛、法、僧那边靠。你们要死了。过三日死，过五日死，过七日死。”如此警醒。受了警醒的人，也正如高乔定所说，都死了。高乔定说：“我连人肚子里的肝、心起，连身体各部分都看得见。往下看，就像死狗腐尸上蛆虫头碰头挤成一团蠕动那样，看见地狱里的男女。”村中男女不禁惊愕。高乔定所说既是句句应验，从水牛走失、黄牛走失起，连药方、药物都有人来问。后来高乔定想：这可不行，再久下去就要成了“令其消失”的大师了。便远离众人，到望燕坡峡谷林中去精进安住。

（“世间法好得很。我是福德提携，才能渡到那边去。”大师曾如此开示。）

就这样以接触·觉察·正念不断呼吸精进，用功多了，身上生起诸受。在那生起的受上安住正念，跟着走得多了，便如在镜中看见自己的身体，生灭随观智的观照强盛起来，肠、肝、心等，如同剖开胸膛展示一般，清清楚楚地看见了。

（身体的生起与坏灭，或湿或干，有种种差别。若再以信、精进、强猛的毅力，昼夜不断精进于法，便能一一分别看见心、心所、色的生灭。生灭随观

智现起之处，有粗品、中品、细品三种。须自己努力精进，才能了知。大师佛爷曾如此开示。)

附言：比这更多的，预先知道并不相应，故不再写。

(一) 初证殊胜之法 (须陀洹果)

如此现见之后，缅历一二八二年瓦梭月圆后十三日 (公历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二日) 星期四夜间十时左右，第一次得证殊胜之法。

随后继续精进于法。杜雪儿借口家务荒废，趁高乔定正在用功，赌气踩着把他从床上推下去，又把地板一条一条全部抽掉。到最后一条地板都不剩了，高乔定却丝毫不动，仍坐在搁栅上，照旧精进。后来杜雪儿把地板重新铺上，高乔定问：“你为什么来扰我？”杜雪儿回说：“好让你起来，好打你。”高乔定回说：“大娘子呀，打不着的。请努力说法吧。”于是杜雪儿便说：“一点用处都没有，简直像谭米雅一样。你这么想精进于法，就到寺院里去做和尚好了。”诸如此类，几乎天天哀怨嘀咕。高乔定却因自力尚未圆满，仍须如优波迦长老一般忍耐安住。

又一次，高乔定正在精进于法，杜雪儿把拴在桩上的母牛解开，一个劲儿逼他：“牛跑了，快去追、快

去追。”那母牛见人就顶，极为凶恶，却谁也不顶，只站着。犹未甘心，杜雪儿又跺地板、吵闹怒骂，种种扰害。高乔定却一声不吭，毫不退减，以精勤不放在心上，只在自己的法上努力，照旧精进。

就这样精进，在受上跟着正念走得多了，忍耐也一分一分增强。别人若骂到“你妈、你姐”，不喜的心便生起。于是正念思惟：瞋恚掺进来了吧。便收摄回来。于是想：我已经相当好了。从前说起来，早该掴人一记，如今我能忍耐了。便欢喜起来。再看见小小的色所缘，喜乐便生起；喜乐是贪。眼只是看见而已，色所缘是想——与你有什么相干？随后，所闻的以想切断。所触的以想切断。所嗅的以想切断。如此切断了去，便相当明白过来。

高乔定某夜安住正念睡着了，梦中到了一个车站，去取车票。自己只要一张，售票的人却给了四张，他便把四张都装进袋子里。火车也快开了，刚要上车，便惊醒了。其后不久又做梦：正在田里，一头牛跑来，去抓它，抓到了尾巴，尾巴从根上脱落下来，又惊醒了。于是高乔定推占此兆，口中念着“教法后期只剩残桩”，继续精进。

（二）二证殊胜之法（斯陀含果）

缅历一二八二年瓦冈月圆后十三日（公历一九二〇年九月十一日）星期六夜间十时左右，第二次得证

殊胜之法。

（第二次得证殊胜之法时，因已经得过一次，去路来路皆已了知，故只是内受升涌，如此而已，并无其他特别。大师曾如此开示。）

两次得证殊胜之法后，高乔定说话宏大起来，很能详细分别本性。村里有人生病，去告诉高乔定，若他说“哦，要死的”，便真的死；若他说不死，便不死。如此句句应验，人们便再也不敢跟高乔定说话了。高乔定也谁都不理会，只在自己法的作业上努力，毫不退减，以强猛的毅力精进。

（三）三证殊胜之法（阿那含果）

缅历一二八二年陶德林月圆后十三日（公历一九二〇年十月十日）星期一夜间十时左右，忍受了全身所有筋脉几乎要断裂一般极为猛烈的受之后，第三次得证殊胜之法。

（第三次得证殊胜之法时，种子随而滑落，故出家则为比丘者往往须洗僧衣，在家则为俗人者往往须洗衣裳。第三次殊胜之法将证未证之际，里筋外筋往往绷紧抽掣。大师曾开示：到了这一步，能受则受，不能受则翻倒；越过这一关，我才称一声善哉。）

次日，纵使雷电击落在自己面前，也全然不再震动、不再惊怖。于是继续精进于法，看见有情一个跟着一个追逐所缘，惊怖战栗，不愿住在人众中间，欲出家为比丘的速行猛烈生起。

于是寻敌人，便现见：敌人就是贪、瞋、痴、慢这些法。虽说贪、瞋、痴、慢，一审察，给予苦最多的法，乃是贪。于是认定贪是主要的真敌人，便杀贪。若问怎样杀：触了便觉察，在觉察之上安住正念，跟着走得多了，贪便一点点变小、变弱。最后又想：我的敌人还有谁剩下？再寻一遍，便又知道：最贴近的敌人，乃是同居的妻子、儿子与财物。

于是从果上寻因，他们整个轮回里互相逼迫，只因债务未曾清偿。于是想：得先清债。便向自己的妻子恳求：

高乔定：“你们与我，是宿世水滴相逢才相遇的。我的债你们不要还，你们的债我也莫还，咱们同意把契约废了吧。我把你当作亲妹妹来想，你也把我当作亲哥哥来想，就这样过吧。也请允许我受比丘戒。”

杜雪儿怎样回呢？她说：

杜雪儿：“我身上的债您也别还。您也哪儿都别去。比丘戒也别受，就住在家前房里。我把您当大哥看

待，从大礼小礼起一应供奉侍候，请让我做。别的地方也别去。世上有了面容发髻才好看，有了发髻面容才好看。正如这话，女人若没有人护持，别人就会种种言语、加以逼迫。”

便以女人的方便，死死粘着，好教他出不了家门。

那时高乔定见闻还少，以为要妻子儿女允许才能入于教法之门。他们一日不允许，便一日不得入于教法之门——这么一想，心里极为苦恼。后来高乔定自己思量：“啊，我要活着、要吃一口饭，连无罪过的事都寻不着。如今人们所做所行，尽是带着罪过的。要住得无罪过，只有两条路。受比丘戒是一条；若受不成比丘戒，就只有装疯子。怎样装疯子呢？把红麻袋这边角、那边角两个角戳破，当中也戳破，两个角套进两手，当中套进头。那样既能盖、也能穿，正对了路。睡也不用铺床，往下一躺就行。吃也不难，拿一只碗沿门去讨，人们只会当疯子来施舍，谁也不会来逼迫。那样衣也不难、食也不难，又无罪过，正对了路。”便这么左思右想。

后来食也进不去，气力也少了，便想：“啊，我就要死了。如今人们的作为，与我的所缘、本性合不来。住在他们中间，所缘渐渐尽了，就要死了。”于是又再求一次允许。求了，杜雪儿仍不允许。左邻右舍站在高乔定一边，劝道：“喂，马雪儿呀，让他去吧。他饭也吃不下、水也喝不下，就要死了。你

看瘦成什么样了，只剩骨头和皮了。”杜雪儿回答说：“哦，死倒好。死了只一条路烦心。一允许，我眼皮底下看见什么、看见什么，心里都不得安稳。”如此回了，一味硬撑，过了好一阵。高乔定是越久心里越苦，越久心里越苦。到了最后，别人又对马雪儿絮絮叨叨、种种劝说，劝得不能再劝，她才说：“罢了，十四五日，就让他去吧。”于是高乔定回说：“好好。若是住得不乐、没有波罗蜜，不要说十四五日，立刻就回来。若有波罗蜜，有多少就让我住多少。”

即便如此，杜雪儿还说：“受比丘戒之前，犁过的地还仰着，先把豆子撒了再走。”高乔定想：这点豆子也不费多少时候。便于缅历一二八二年德丁注月圆后五日（公历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一日），带着一对牛下田去撒豆。到了田里，上了犁、喝牛，两头牛却左看右看，不走，只站着。高乔定便想：“啊，这两头牛什么时候都没有这么呆滞过。往常一上犁，连‘喂’都不用喝，它们抢着拉，要比过谁。我这可不行，连两头牛都在赶我走了。到了这步还自己决定不了，还有什么用？”便责备自己。如此把心一横，从犁上下来，拔掉犁销，握住犁把，把犁辕竖起，说道：“好了，你们与我，生死之路就此断了！”又把两头牛的绳子解开，说：“你们到合适的地方去吧，我已给你们无畏了。”便向查克比丘的寺院走去。路上遇见多田女士，问起来，便说要去披沙弥衣。多田女士嘱咐：“那么我有一件旧的单衣，你拿

去。也别让马雪儿知道。”便给了他。到了大师寺院，查克比丘，亦名威利亚比丘，舍下一件下衣，以“迦韦师”之号，授与沙弥之位。

因竖起犁辕而出家之故，人称“放下耕犁的僧人”。

（缅历一二八一年德丁注月在佛前点油灯发愿，至缅历一二八二年德丁注月圆后五日入于教法之门，从发愿到成为出家人，只过了一年。）

迦韦师一成为沙弥，便独自往宣隆村南望燕坡峡谷去，精进于法。高乔定披僧衣之后五日，雪卢先生以维咤也师为名披了僧衣，前来与迦韦师一同安住。一日，大沙弥迦韦师看见寺院旁边长着一朵大蘑菇，便去拔，连同许多小蘑菇蕾整丛都带了出来。便思惟：这是即将脱离轮回流转之苦的宿世瑞相。于是骨头磨碎、皮肤枯干一般，不停不懈、毫不退减，精进于法。

（四）四证殊胜之法（阿罗汉果）

缅历一二八二年德丁注月圆后十三日（公历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二夜间十时左右，看见一条巨大的银弦行列，一辆飞车呜呜作响，以极猛的势头直向自己驰来。他却不去理会，只照旧精进于法。这时身体变轻，向上升起，轻轻地，那飞车已到了自己下方。侧头一看，四角上有四大天王，左

手边又看见帝释，心里便想：是为了即将得证殊胜之法，前来守护。于是不改威仪，照旧精进于法，得遇第四次殊胜之法。

迦韦师事一完毕，念及一看，帝释与四大天王连同飞车都隐没了。如此得了第四道之后，上至有顶、下至无间地狱，成为一片开阔的旷野，一切彻底现见。帝释与四大天王也回天界去了，齐声宣扬：“人间已有一位阿罗汉出现，去瞻礼吧！”他看见他们如此宣告。

其后又看见最近处种种有情，连同地居天、树居天，以及上方诸天、梵天，都来瞻礼问讯，多得看也看不完。如此现见之后，有情世间、行法世间、器世间——内三世间、外三世间，都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地现见了。怎样现见呢？有情即是有情世间；正在为那些有情作造作的，即是行法世间；那些有情所住、所依的界殿楼阁，即是器世间。这是外三世间。内三世间：心、心所、色这三法，一一分别现见的，即是有情世间；使心、心所、色这三法生起、坏灭的，即是行法世间；所住、所依即是器世间。这是内三世间。其后，佛陀功德、法的功德，也历历分明地现见了。

于是直至须陀洹道、阿罗汉道现起：此是色，此是名，此是心，此是心所，此是苦谛，此是集谛，此是道谛，此是灭谛。正是见到这四谛，便称为须陀

洹道、须陀洹果。第二次：此是色，此是名，此是心，此是心所，此是苦谛，此是集谛，此是道谛，此是灭谛。正是见到这四谛，便称为斯陀含道、斯陀含果。第三次：此是色，此是名，此是心，此是心所，此是苦谛，此是集谛，此是道谛，此是灭谛。正是见到这四谛，便称为阿那含道、阿那含果。第四次：此是色，此是名，此是心，此是心所，此是苦谛，此是集谛，此是道谛，此是灭谛。正是见到这四谛，便称为阿罗汉道、阿罗汉果。如此回看来路，以观察智审察，安住于乐。

迦韦师从果上审察因，看自己从哪一世来：曾生为种种畜生的时候多，得人身的时候极少。所流转过的那些生，看也看不完，急于知道是哪一世的因，令今生得此殊胜之果，便立誓愿而观。这才看见：因今贤劫迦叶佛世尊住世之时，以村中鹦鹉之身，以果实供养世尊并发愿的缘故，今生法才得通达。

迦韦师作沙弥约三个月后，美铁拿镇耶拉寺的大师，一夜梦见两头大白象从虚空飞来，飞进寺院。其后不久，敏建镇的坡泰与钢铁兄弟公司的书记长巴山先生二人前来，向耶拉大师禀告：宣隆村附近望燕坡峡谷里，出现了两位极为殊胜的大沙弥。虽已至于圣者之位，书却不通，怪可怜的。耶拉寺大师开示：若是圣者，世谛、胜义及诸本性都应当了知。便命人去迎请。

迦韦师与维咤也师到达美铁拿镇耶拉寺时，耶拉大师对两位沙弥所得的殊胜之法加以询察考问。耶拉大师善知、信解迦韦师比丘之事已办，便依下面所述，继续询问。

出家与早期问答

7 沙弥时回答美铁拿耶拉大师的提问

耶拉大师所问与迦韦师所答
(摘要)

耶拉大师：“三界之中，是谁在建造房屋？”

迦韦师：“是渴爱 (*taṇhā*) 在建造，尊者。”

耶拉大师：“三地诸行 (*tebhūmaka saṅkhāra*) 的种子是从哪里来的？”

迦韦师：“无明 (*avijjā*) 是种子，尊者。”

耶拉大师：“生而为人，是由于善 (*kusala*)，还是由于不善 (*akusala*)？”

迦韦师：“生而为人，是由于善与不善，尊者。”

耶拉大师：“善应当说是乐 (*sukha*)，还是苦 (*dukkha*)？”

迦韦师：“善应当说是乐；究其实，却只是苦。”

耶拉大师：“所谓人的安乐、天的安乐，是真实有的吗？”

迦韦师：“所谓人的安乐、天的安乐，在有为（*saṅkhata*）的境界里确实是有的。若就胜义（*paramattha*）的体性来说，则没有。”

耶拉大师：“有没有在地狱里受苦的人、在天界里受享的人？”

迦韦师：“没有，尊者。”

耶拉大师：“世间有受苦者、受享者两种，其中应当把谁称为真实？”

迦韦师：“两种都真实，尊者。”

耶拉大师：“那两种应当叫什么？”

迦韦师：“就叫名、色两法。”

耶拉大师：“世间有没有杀者、死者？”

迦韦师：“有的，尊者。”

耶拉大师：“若说有，应当记取什么？”

迦韦师：“也只是名、色两法。”

耶拉大师：“杀他命便堕地狱，这是真的吗？”

迦韦师：“是真的，尊者。”

耶拉大师：“若 *rūpa* 是真的，应当把什么称为真实？”

迦韦师：“名、色两法，令堕地狱的也是它们，不堕地狱、令至涅槃的也是它们，尊者。”

耶拉大师：“执有杀者、死者，是一种取；执没有，是一种取。这两种之中，哪种叫正见 (*sammā-diṭṭhi*)，哪种叫邪见 (*micchā-diṭṭhi*)？”

迦韦师：“除了名、色两法以外，说有、说无，两种都应当叫邪见，尊者。”

耶拉大师：“要怎样取，才能成为正见？”

迦韦师：“取名、色两法为有，便是正见，尊者。”

耶拉大师：“不了知胜义体性的人，十波罗蜜能够圆满吗？”

迦韦师：“不能圆满，尊者。”

耶拉大师：“世谛 (*paññatti*) 法、胜义 (*paramattha*) 法两法之中，只了知世谛的人，能够得道 (*magga*) 吗？”

迦韦师：“不能得，尊者。”

耶拉大师：“胜义、世谛两法，应当把哪个称为真实？”

迦韦师：“只有胜义可以称为真实，尊者。”

耶拉大师：“邪见、正见两种之中，什么时候称为正见？”

迦韦师：“从见 (*diṭṭhi*) 与疑 (*vicikicchā*) 离去之时起，便已是正见了，尊者。”

耶拉大师佛爷称许其正确，说道：

耶拉大师：“嗯，很好，尊者。这种法的体性极其难得，迦韦师。从现在起，我们出家人也想依照迦韦师的方法与注释来用功。与我相关的在家男护法们，也要使他们与法相称、脱离恶趣之门——请您先在我们寺院住一雨安居吧，迦韦师。”

迦韦师：“正是，尊者。弟子如今正在寻师依止受学，大师有此吩咐，弟子非常欢喜，大师。”

迦韦师修习全部十遍处之情形

耶拉大师劝迦韦师修习诸遍处 (*kasīṇa*)，迦韦师便回禀应当如何修习。耶拉大师于是讲解何种遍处应当如何修习。迦韦师依照耶拉大师的指示，一个接一个，在同一天之内修完十遍处，并把所见要点禀告。大师也命他依十遍处观看，并加以询问。

次日夜里，迦韦师听见问声：

ñāṇadassanaṃ vividhaṃ

(种种智见)

便答道：“*ñāṇa* 是智，*vividhaṃ* 是种种、各各差别。”答完，只听“善哉，善哉”，那声音便消失了。到了早晨，向耶拉大师禀告，耶拉大师吩咐说：“迦韦师答得对啊。”

有一夜，迦韦师听见声音说：“放舍寿行 (*āyusaṅkhāra*) 吧。”迦韦师回道：“我不放

舍！”那声音这才消失。到了早晨，向美铁拿耶拉大师稟告，大师问：“迦韦师，寿行放舍了吗？”稟告“没有放舍，尊者”之后，耶拉大师说：“别放舍啊，迦韦师。他们还没有罢休，还会再来，要安住正念。”

此后不久，几天之内，便有形体显现，稟道：“尊者，请不要说四圣谛法。”迦韦师回道：“要说的。”那样回了，对方又稟：“尊者说的难道不行吗？”迦韦师思量，还是送慈较好，便修定向慈（*odissa-mettā*），问道：“我送的慈，你没得到吗？”对方稟：“得到了，尊者。”随即以哀伤的声音说：“唉，有情们都要解脱了。”说完便回去了。到了早晨，向耶拉大师稟告，大师说：“那么就去跟着看看吧，迦韦师。你跟着，总会见到的。”依言前去观看，见到那先说“放舍寿行”、后又稟请不要说四圣谛法的人，便向耶拉大师稟告：“那不是魔罗本人，尊者。魔罗可是大善士，这是他身边眷属里头的，尊者。”此后几天之内，又有两个女子簪着红花，于夜间非时到来。迦韦师喝问：“来做什么？”她们这才离去。

此后，耶拉大师又命迦韦师观看并询问。（如今在美铁拿南湖东岸堤上、已有金袈裟贴供的狮面天镀金佛塔大塔，当时美铁拿镇的英国军队把佛塔上半大约一半当作镜讯、灯讯、通话望楼来用，因而损坏。）“这座毁坏的佛塔，以后还会有人来修治

吗？”迦韦师稟：“有的。”又命观看：“是比丘，还是在家人？”见是在家男护法，并连同其人在宅院及宅前路上行走时所穿筒裙的花纹一并稟告。耶拉大师派人按迦韦师所稟去看，连同姓名一并记下。后来修治那座佛塔时，正是那位在家男护法作主事人，其事显然。

监督修治那座佛塔的，是美铁拿镇的佛塔护法初梳先生、呼提女士。

8 耶拉大师诵示预言并提问之解答

预言讖诗，随问即答

有一天，美铁拿耶拉大师对迦韦师吩咐道：

耶拉大师：“迦韦师，大美铁拿湖看见了吗？”

迦韦师：“看见了，尊者。”

耶拉大师：“这座大湖，如今四湖已经现起了。于是讖诗也说：美铁拿境内，直到四湖出现，将有八万余明（*vijjā*）出世，想要的人，且去学会掌炉。迦韦师，你怎么解释？”

迦韦师：“大师，大师们所取的明，是怎样的明，尊者？炉又是怎样的炉，尊者？”

耶拉大师又吩咐说：

耶拉大师：“迦韦师，明嘛，就是药术明、符阵明、汞术明、真言明呗；炉嘛，就是蟾炉呗。”

迦韦师：“大师，明是圣者之明（*ariya-vijjā*），尊者；炉则是安那般那风箱（*ānāpāna*），尊者。”

耶拉大师：“对，对，迦韦师，是这样，是这样。我们弟子在这个地方，见地还稍稍欠缺。”

耶拉寺大师领悟并承认之后，把自己的丹丸与蟾炉彻底舍弃，从那天起，只精勤于安那般那之法。

随后又向迦韦师诵示讖诗并询问：

耶拉大师：“‘两千过了呵，市围破了，挤进去买吧。到了五千才关上，得不到了，大王啊。’这一句又怎么样，迦韦师？”

迦韦师：“大师，如今教法之年已经过了两千，尊者。所以正与市围破裂相似；时代也已了解脱（*vimutti*）之世，尊者。因此现在若精勤诸法，各人都能按自己所有的波罗蜜而证达，尊者。”

此后耶拉大师接着又问：

耶拉大师：“都在说‘燕简了就吉吞，吉吞了就雷迪，雷迪了就下犁’，这又怎么样，迦韦师？”

迦韦师：“是的，尊者。所谓燕简，说的是第一位燕简大师出世，尊者。第二，所谓吉吞，说的是吉吞

大师出世，尊者。第三，所谓雷迪，说的是雷迪大师，尊者。最后，所谓下犁，是弟子出家入林的时候从犁上走下来，所以人称放下耕犁的僧人，尊者。所以爱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爱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尊者。犁一下来，尘垢就清了，尊者。”

耶拉大师吩咐说：“对，对，多么契合体性啊。”

迦韦师稟告：“如今遍处，以后再也不想修习了。若再修习，过不了多久，从寻人、寻牛起都来叫人观看，就要变成占卜师了。”

美铁拿耶拉大师与郎仑大师，早年曾立下誓约：若得殊胜之法，当彼此相告。耶拉大师虽自己未得殊胜之法，却因有一位已得殊胜之法的大沙弥住在自己寺中，便写信稟请亚美丁镇经藏名宿郎仑大师尽快前来。郎仑大师依言来到美铁拿镇耶拉寺，看了迦韦师，对耶拉大师说道：“轿子要坏，荆棘便生；寺院要败，林栖者便到。”耶拉大师便请郎仑大师不要说得过火，先询问考校迦韦师之后再开口。

郎仑大师正要询问迦韦师的当口，迦韦师先开口稟道：

迦韦师：“大师，大师尚未询问，弟子想先稟告，尊者。世间 (*lokiya*)、出世间 (*lokuttara*) 有两条路，尊者。若问世间，请只问世间一边，加以考校，尊者，不要渡到出世间那边去，尊者。若问出

世间，也不要渡到世间那边去，尊者。若把世间与出世间搀杂着问，弟子没有想回答的心，尊者。”

郎仑大师心里想：“嗯，说得可真够大、够宽啊。”郎仑大师第一天只问出世间一边，第二天又只问世间一边。

9 沙弥时回答经藏名宿郎仑大师的提问

迦韦师回答郎仑大师所问
(摘要)

郎仑大师：“迦韦师，世间禅支五法，你说说看。”

迦韦师：“大师所吩咐的禅那，弟子不会说，尊者。请容弟子按自己会说的来说，尊者。”

郎仑大师吩咐按其所会的来说，于是接着禀告：

迦韦师：“大师所说的，是遍处圆轮，尊者。首先，把所缘收摄，安放到遍处圆轮上；然后伺察；然后起鸡皮疙瘩、发起震颤；然后安乐；然后寂定。”

郎仑大师：“什么什么什么呀，迦韦师，你再说一遍。”

迦韦师：“这个就是遍处圆轮，尊者。从那里把所缘收摄，安放到遍处圆轮上；然后伺察；然后起鸡皮

疙瘩、发起震颤；然后安乐；然后寂定，尊者。就是这些，尊者。尊者们爱怎么安名就怎么安名，爱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尊者。”

郎仑大师：“对，是了。把所缘收摄安放到遍处圆轮上，是寻 (*vitakka*)；伺察，是伺 (*vicāra*)；起鸡皮疙瘩、发起震颤，是喜 (*pīti*)；安乐，是乐 (*sukha*)；寂定，是心一境性 (*ekaggatā*)。好，好，我心意满足了。往下说吧。”

依其所命，一直禀告到第五禅那。

郎仑大师：“那么且慢。空无边处定 (*ākāsānañcāyatana-jhāna*) 是以世谛为所缘，还是以胜义为所缘？”

迦韦师：“以世谛为所缘，尊者。”

郎仑大师：“识无边处定 (*viññāṇañcāyatana-jhāna*) 呢，是以世谛为所缘，还是以胜义为所缘？”

迦韦师：“以胜义为所缘，尊者。”

郎仑大师：“无所有处定 (*ākīñcaññāyatana-jhāna*) 呢，是以世谛为所缘，还是以胜义为所缘？”

迦韦师：“以世谛为所缘，尊者。”

郎仑大师：“非想非非想处定

(*nevasaññānāsaññāyatana-jhāna*) 呢，是以世谛

为所缘，还是以胜义为所缘？”

迦韦师：“以胜义为所缘，尊者。”

郎仑大师：“从空无边处定升到识无边处定的时候，是缘取下方所缘而升，还是缘取上方所缘而升？”

迦韦师：“缘取下方所缘而升，尊者。”

郎仑大师：“呵？那可不对吧。往上升，为什么要缘取下方所缘呢？”

迦韦师：“是缘取下方所缘的，尊者。弟子用譬喻来禀告，尊者。譬如那边有一大堆粪便，怕掉进那粪堆里，才向上攀缘。所以是缘取下方，向上攀缘的，尊者。”

这样剖白禀告之后，郎仑大师这才满意。

（当时大师们没有再往下问。若再问，已经准备好的回答是：论书说，无色界没有“无有”施設

（*natthibhāva-paññatti*）。却又说也以世谛为所缘。若问“以怎样的世谛为所缘”，便会答：

以“无”的世谛为所缘。若再问“无的世谛怎样缘取”，便拿出一件东西来给他看：你看这儿，看得见，不是吗？已经藏起来了，还有吗？没有了。虽然没有，把先前见过的拿来作所缘看看——能作所缘，不是吗？就会这样回答：无的世谛，是这样缘取的。当时曾这样开示过。）

郎仑大师如此对迦韦师整整两天询问、探察、考校世间与出世间诸事后，耶拉大师吩咐说：只因早年有约，如今才这样迎请；自己若心意满足便取，若不满足便不取，仅此而已；考问迦韦师完毕，也就可以回去了。

郎仑大师什么也没有回话，第三天便回到自己所住的郎仑寺去了。到了自己寺中，郎仑大师把迦韦师的答问与世尊所说的一部部巴利圣典对照了整整三天，见其相符，便敲木梆召集寺内全部学僧，把迦韦师所得诸法重新讲述，并勉励他们依此精勤用功。

10 具戒及具戒后第一次说法

美铁拿耶拉大师对大沙弥迦韦师说应当登上比丘之位时，迦韦师禀告：自己不识文字，也不再想学；律与律的裁断也不懂；只想继续把已经得到、已经现见的法摄入心中而住。因此拒绝，不愿受具足戒。那时耶拉大师又劝道：“律不必学。听我们所说的话，也就够了。像迦韦师这样的人，一旦到达比丘之位，哪怕只为一位比丘作一次羯磨，哪怕只结界一座戒场，于教法中利益极大。”于是同意。

缅历一二八二年德崩月圆后十二日，星期一傍晚四时九分（公历一九二一年四月四日），在美铁拿镇

耶拉寺院简他戒场，以轩能简大师为戒师

(*upajjhāya*)，以耶拉大师、郎仑大师以及二十余位比丘分别为羯磨阿阇梨，把迦韦师与维咤也师两人都纳入比丘之位，加以推尊成就。美铁拿镇经纪坡先生与纪纽女士，成为迦韦大师的比丘在家男护法、在家女护法。

最初宣说的自说 (*Udāna*) 大法要

迦韦大师登上比丘之位后，住于美铁拿耶拉寺院。缅历一二八三年（公历约一九二一年），暂时回到敏建镇宣隆村。宣隆村的在家男护法、在家女护法们，想知道迦韦大师作为比丘是怎样住的，便禀告：“迦韦大师尊者，弟子们想听消灾护卫经 (*paritta*) 的讽诵、羯磨文的诵读，也想听尊者的法，尊者。请开示法要，尊者。”

那时迦韦大师应允了，心里想：讽诵护卫经、诵读羯磨文，是与众人一起的，不难；说法却是独自上路。要说法，自己也没有记诵在心的。正在思量的时候，看见女孩子们各自记认“这是她的罐、这是我的罐”，各自把护卫经水罐送来放着，便拿定主意：我的法，开头已经有了，就借这些护卫经水罐来说法吧。于是说法道——

“有情有善、不善两法。善给果报的时候，自己的所愿满足，便笑咪咪、笑咪咪地住着；不善给果报的

时候，便皱着脸、搭着脸住着。譬如——喂，那边有座大湖，不是吗？”

众人：“有的，尊者。”

“那座大湖要是裂了，好吗？”

众人：“不好，尊者。”

“要是穿了洞呢，好吗？”

众人：“不好，尊者。”

“那么，那座大湖裂了的，就去填补看看；穿了洞的，就去补上看看，湖就好了。有情一个人，不善业来逼迫侵逼的时候，就像湖裂了，就像业穿了洞。所以业裂了就填业，业穿了就补业，业叠起来业就高，正是这样。要怎样做呢？听受护卫经法、供养九尊佛、堆沙建塔、撑扶榕树、铺设桥梁、供养诸僧伽斋食——做这样的善与福德，便是业裂了就填业，业穿了就补业，业叠起来业就高，正是这样。若能信信地、净净地，真正归依佛，真正归依法，真正归依僧，九十六种病痛往往会隐没，往往会消失，财宝受用也往往会增长。

归依也会归错过。我们从前归错过的那些事，还得再说一说。是怎样归错过的呢？世尊的功德恩德是有的，口里也说：

*Budd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Dhamm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Saṅg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我归依佛。

我归依法。

我归依僧。

也说：佛宝也要归依，法宝也要归依，僧宝也要归依。我们呢，好吧——儿子 *saraṇaṃ gacchāmi*，女儿 *saraṇaṃ gacchāmi*，同伴夫君 *saraṇaṃ gacchāmi*。儿子也归依了，女儿也归依了，同住的同伴夫君也归依了。那样归错过，什么隐没了呢？佛宝隐没了，法宝隐没了，僧宝隐没了。说的是我们隐没，啊。不是说别人隐没。

那样归错过的时候，自己做过的事，还得再说一说。自己有了儿女，便非常想戴首饰。那样想戴，便算计着要把别人衣袋里有的钱弄到手；算计若是得了，便自以为：是我聪明才得的，是我耕田才得的。那样得了，便给自己的小儿女戴首饰。首饰齐全了，便非常欢喜。欢喜不欢喜有多少，且不必说——正所谓跟儿子乐、跟女儿傲。去佛塔一起去，去寺院一起去，去节庆宴集一起去。好欢喜啊，好聪明啊，好仰脸啊，好骄傲啊，好想让人听见啊，好想自夸啊。

那个时候啊，自己并不想做、却不得不做的事，还得再说一说。一大清早，不怕土地、不怕守望，就得去犁旱田。于是稻田也不想犁，却得犁；旱田也不想犁，却得犁。那是为什么？饥于欲乐、染于贪欲，归依错了啊，归依错了。稻谷也不想割，却得割。玉米也不想割，却得割。那是为什么？饥于欲乐、染于贪欲，归依错了啊，归依错了。”

（随后看见头人太太与头人之女）

“篱笆荆棘的大工，不想做，却得做；在守望棚上啊，守望也不想守，却得守；头人家里那面大鼓‘嘟、嘟、嘟’地捶着叫人，也不想去，却得去。那是为什么？饥于欲乐、染于贪欲，归依错了啊，归依错了。说的是我们归错过，不是说别人归错过。为什么归错过？因为不知，所以归错过。因此：不知故欲得，欲得故执着，执着便造作，造作便获得，获得便受报。不知是无明（*avijjā*），欲得是渴爱（*taṇhā*），执着是取（*upādāna*），造作是行（*saṅkhāra*），获得是有（*bhava*）。无明与渴爱两根并起，作为因缘，便得生（*jāti*）这一大法。得了生这一大法，便得轮回这一大躯。得了轮回这一大躯，便得受报。说的是我们受报，啊。不是说别人受报。当然要受报——想（*saññā*）一直在骗人嘛。

因此，所见的被想所覆；把想上的疑惑清理了，疑惑才会尽。所见的疑惑没有清理，疑惑便不尽。世

尊说无常 (*anicca*)，想却谎称为常 (*nicca*)。世尊说苦 (*dukkha*)，想却谎称为乐 (*sukha*)。世尊说非我 (*anatta*)，想却谎称为我 (*atta*)。世尊说不净 (*asubha*)，想却谎称为净 (*subha*)。世尊、尊者大人说：以四念住 (*satipaṭṭhāna*) 把想的谎清理了，疑惑便尽。要怎样清理呢？身随观念住 (*kāyānupassanā-satipaṭṭhāna*) 清理净想 (*subha-saññā*)。受随观念住 (*vedanānupassanā-satipaṭṭhāna*) 清理乐想 (*sukha-saññā*)。心随观念住 (*cittānupassanā-satipaṭṭhāna*) 清理常想 (*nicca-saññā*)。法随观念住 (*dhammānupassanā-satipaṭṭhāna*) 清理我想 (*atta-saññā*)。

自己的色身、身门，一接触便觉察；在觉察之上安住正念，四念住法便具足。怎样具足呢？只对接触本身保持正念，叫作身随观念住。对受、对领纳的体性保持正念，叫作受随观念住。只对觉察本身保持正念，叫作心随观念住。盖 (*nīvaraṇa*) 法已经寂止，对其自性自持保持正念，叫作法随观念住。这样以四念住把疑惑清理了，疑惑便尽了。无常知其为无常。苦知其为苦。非我知其为非我。不净知其为不净。这样疑惑清理了，所谓想让人听见、想自夸、想仰脸、想骄傲，那就是有分心 (*bhavaṅga-citta*)。有分心，便是无明。算计着要把别人袋子里的钱弄到手；算计若是得了，便说是我聪明才得

的、耕田才得的。耍聪明去耕田，就要堕入恶趣。
有分心是无明；耍聪明去耕田，便向恶趣去。

我可住不下去了，得改换归依。儿子也不归依了，
女儿也不归依了，同住的同伴夫君也不归依了。归
依什么呢？归依佛。

*Budd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Dhamm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Saṅg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我归依佛。
我归依法。
我归依僧。

因为归依佛，因为归依法，因为归依僧，犁稻田这一桩也隐没了，犁旱田这一桩也隐没了，割稻这一桩也隐没了，割玉米这一桩也隐没了。做篱笆荆棘的工也息了。头人家里那面大鼓啊，‘嘟、嘟、嘟’地爱怎么捶就怎么捶，破就让它破，我不去了。如今到了教法之中啊，好清凉，好舒适，好安乐。粮仓也没有可烧的，谷堆也没有可烧的。忧虑的主人、占有的主人也都没有了；斥骂的人、烦热的人也都没有了；歪斜的人、开沟抱怨的人也都没有了；哭的人、流泪的人也都没有了；守候的人、憋闷的人也都没有了；哄劝的人、仰脸骄傲的人也都没有了。好清凉，好舒适，好安乐。所以：

一切诸苦，
熄灭寂止，
戏文收场在涅槃之乡。

细细思量，渐渐现前——正是这样。”

如此开示法要。

11 在家女护法杜雪儿前来请求 四项承诺，与山天请作行道之 教

迦韦大师进入比丘僧团之后不久，杜雪儿随即赶来，种种哭泣恳求，要他换上俗服还俗。耶拉大师说，连他自己也悲伤欲绝，都想哭了。那时杜雪儿向迦韦大师种种恳求还俗而不成，便又请求以下四项承诺：

- （一）准许为四事供养的在家女护法。
- （二）凡来请求说法教诫之时，应当说法。
- （三）待自己能够建寺供养奉请之时，当回宣隆村去。
- （四）亦准许自己随自己的意愿而住。

缅历一二八三年（公历约一九二一年），山天来到美铁拿镇耶拉寺，禀告道：

山天：“大师佛爷，尊者在俗世之时，弟子曾经诵过的预言，如今宣隆村南边已经出现大纱厂了，尊者。因此从今年起，作行道之教的时候已经到了，尊者。弟子前来禀请尊者回宣隆村去作行道之教，尊者。尊者若说来，弟子便与马雪儿商量建寺，尊者。寺建成后，弟子也将受具足戒，尊者。”

迦韦大师便给予了承诺。

12 杜雪儿于望燕坡峡谷建寺供养

山天也依照迦韦大师的承诺，回到宣隆村，叫马雪儿在望燕坡峡谷建寺。山天受了具足戒，就在望燕坡峡谷等候迦韦大师前来，同时打发马雪儿到美铁拿镇去奉请迦韦大师。

（建寺之处既有阔叶榆树，所谓“两根槟榔柱”，是指槟园丘的一位比丘与种槟榔的一位比丘，故称两根槟榔柱。）

马雪儿前来奉请

马雪儿前往美铁拿镇，恳求迦韦大师返回宣隆村住持寺院。

缅历一二八四年瓦梭月上旬（公历一九二二年七月），迦韦大师从美铁拿镇耶拉寺返回宣隆村东望燕坡峡谷，安居住持。是年在望燕坡峡谷，以作行道之教，守护尚未得定之人令其得定，已得定之人令其所求之事成就，讲说教示安那般那业处——此即止禅与观禅，度过一雨安居。

行脚问答

13 缅历一二七八年格嵩月于勃固镇阿比村回答经藏名宿法遍安大师的提问

缅历一二八七年格嵩月下弦四日（公历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一日），于勃固镇阿比村，法遍安大师向敏建迦韦大师提问。

（简略节要记录）

法遍安大师：“眼与色所缘相对之时，是眼往色所缘那里去呢，还是色所缘来眼这里？”

迦韦大师：“眼也不去，色所缘也不来，尊者。”

法遍安大师：“那么怎么能看见呢？”

迦韦大师：“当它的功能向前对向之时，便有能力看见，尊者。”

法遍安大师：“那么就是色所缘来了吧。”

迦韦大师：“并不来，尊者。（譬喻）看太阳的人，只有太阳功能的光亮照触于眼而已，尊者。并不是日轮进入眼里，眼也并没有进入日轮里去，尊者。”

法遍安大师：“那么且放下这个，讲讲涅槃的道理。”

迦韦大师：“所谓涅槃，尊者，（譬喻）一位禅修者修习观禅，于心、心所、色法的生起与坏灭，厌离为极大的苦，寻其苦因，一知渴爱，道便把那渴爱舍断，因果于是断绝。那在道尚未舍断之前生灭着的，是有为；后来因果断绝、什么都没有的，便是无为涅槃，尊者。”

法遍安大师：“那涅槃里，可有像日轮、月轮之相那样的光吗？”

迦韦大师：“没有光，尊者。”

法遍安大师：“那么它是怎样住的，请讲讲。”

迦韦大师：“没有什么可讲的，尊者。”

法遍安大师：“那么涅槃没有吗？”

迦韦大师：“是有的，尊者。”

法遍安大师：“心、心所、色、涅槃，不是有四种胜义法吗？”

迦韦大师：“有的，尊者。”

法遍安大师：“那就讲讲那胜义。”

迦韦大师：“大师佛爷，说到胜义，便无一句可说，只是抱臂而坐而已。”

法遍安大师：“且慢，这大金块，仅仅口说它是铅，它就会变成铅吗？请讲讲。”

迦韦大师：“不会变成铅，尊者。然而也不能像世俗谛那样用实质物体明白显示。名色没有生、住、灭，熄灭了，便叫做涅槃。”

法遍安大师：“请讲讲修习十智。”

迦韦大师：“（譬喻）一位禅修者，以安那般那得定成熟之时，便以正念随顺自己身上的受，尊者。先是依想而受现起，随后如实得见生灭之法。于是便生起怖畏与厌离，尊者。”

法遍安大师：“十智不是要一个一个地修习吗？”

迦韦大师：“一个一个地修，那是随自己的意愿，尊者。”

法遍安大师：“若不一个一个地修，又怎么做呢？”

迦韦大师：“只需以三法印智审察，生灭、怖畏、厌离等便生起了，尊者。”

法遍安大师：“且慢，嗯，这个是三法印智，一审察，生灭的是生灭随观智，灭的是坏随观智，怕的是怖畏现起智，厌的是过患随观智。是了，是了。”

法遍安大师：“迦韦师，世间依世俗谛不是有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吗？”

迦韦大师：“是有的，尊者。”

法遍安大师：“那些人是依次一直上去，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这样升上去的吗？”

迦韦大师：“并不这样升，尊者。”

法遍安大师：“那么怎么升的呢？请讲升的情形。”

迦韦大师：“（譬喻）一位禅修者以三法印智审察，十智走尽之后，依世俗谛便称那人为须陀洹，尊者。随后再以三法印智审察，十智又走尽，便称为斯陀含，尊者。这样升四次，便称为阿罗汉，尊者。”

（因世间言谈过多，故不再写录。）

14 直通镇尼明达拉山结界

直通镇尼明达拉山结界之事。

直通镇尼明达拉山，在家男护法、在家女护法众想结界、建立教法，便迎请一位以戒德学处圆满而著名的大师。大师到了尼明达拉山脚客寺，命同来的比丘僧伽作结界应作之事，又为护法众安排种种事务，把结界界标石柱及木竹等收集，运上尼明达拉山。

次日早晨，护法众惊愕地看见：昨天他们自己肩挑运上山的界标石柱、木竹等，自己又回到了山下。

大师们安慰说不必担心，再把所需物品运上山，并派人看守过夜。早晨，石柱、木竹以及看守过夜的人，又如昨日回到山下，再次见到这件奇事。弟子、护法众因这种种奇异扰乱，怖畏战栗，再没有人敢靠近山边。

弟子、护法众虽然特别怖畏，为首的大师却还不退，再筹划结界。尼明达拉山守护者的扰乱、破坏、恐吓终于挡不住，最后慌忙回原住地，路上便命终而逝。于是尼明达拉山结界作教之事，因破坏扰乱之力太大，未能成就而废。

不久，曼德勒山隐士**康提先生**来到直通镇。众人要把尼明达拉山上结界、建立教法的事托给他办。康提先生说：“房屋建筑我可以负责。结界这件事，我是隐士，不能负责。不过你们可以把原委禀告郎仑大师（乌美达威），去请他。”依他所指，便去请郎仑大师。

郎仑大师没有立刻接受，暂且搁下，派人请望燕坡峡谷的迦韦大师速来。请来的人到了，迦韦大师立愿而看。山天禀：“尊者是在看从前的因缘吗？尽管去。是尊者做过的事。星期日那个角会有一小块土，那地方作准备，会成功的，尊者。”迦韦大师到了郎仑，郎仑大师问：“迦韦师，直通镇尼明达拉山要结界，有人来请。该接受吗？”迦韦大师禀：“大

师，请接受。”于是给前来迎请的护法众定了日期、给了承诺。

其后郎仑大师说：“迦韦师，接受了。到那里就得你来安排。现在就把缺的都安排好。你要什么也说。我会给你办齐全。”迦韦大师稟要很多鸡舌柱。郎仑大师问：“鸡舌柱做什么用，迦韦师？”迦韦大师稟：“给他们作礼物，尊者。”郎仑大师明白了，说：“好。”便命人做很多鸡舌柱。

其后郎仑大师又说：“迦韦师，到那里你也得读羯磨文。”迦韦大师稟：“那么请大师教。”郎仑大师提醒：大字上声要短、一笔拉的音要短、不要带破裂音等，亲自以发音部位、声调准确示范读羯磨。大师读完，迦韦大师拿过羯磨文，一字不差地照读，稟：“大师若不喜欢，现在就改。到了听众里可别喊，尊者。”大师回说：“这样读，我满意了，迦韦师。”

要去直通结界，迦韦大师要同行，郎仑寺有些大弟子不满意，向郎仑大师稟：“去结界别带那些不识字的山林出家人，尊者。到那里会丢脸。”郎仑大师说：“这是各有各的见地。”

于是缅历一二八四年德崩月（公历一九二三年三月），前往直通镇尼明达拉山结界。弟子、护法众租了整节火车。专车上坐着：郎仑大师（乌美达威）、美铁拿耶拉大师、觉遍大师、郎仑寺卡云达

大师、迦韦大师、维咤也比丘、宣隆村哥萨那大师，共七位大师。

这样前往，过了勃固镇，火车开得很快，有一位比丘跳上七位大师所坐的车厢，攀附着。大师们拦道：“这节是整节租的，专车，不要上来。”那比丘说：“哦，主人家的。”硬从窗户挤进来，把大师们仔细看了一遍，说：“嗯，像玛欣德尊者去锡兰作教那样。哦不对，是去直通作教。”喊着“成功金属、成功金属”，摇着手里捏着的小铃：“看这里，看，铃、铃，没有舌。”又屈指：“一位、两位、三位、四位、五位、六位、七位。”数着大师们，说：“加上我，八位。”又问大师们：“从哪里来？”大师们答：“从郎仑来。”他自问自答：“是酸榕还是鸡榕？哦，是菩提榕。”火车仍开得很快，他便从车上跳下去了。

其后迦韦大师向郎仑大师稟：“大师，刚才那个像隐士又像比丘的人说的‘铃、铃，没有舌’，是说结界时僧伽会扰乱，尊者。可是没有舌，破坏不了，尊者。”郎仑大师答：“是僧伽的事，不像会有僧伽来扰乱，迦韦师。”迦韦大师又稟：“大师若不信，请等着看，就是僧伽会扰乱。可是结界会成功的，尊者。”

火车到直通站，政府官员**宝先生**、**乔敦先生**等本镇护法众热闹迎接七位大师，用汽车盛大地请到尼明

达拉山脚客寺。

当天一到掌灯时分，迦韦大师把客寺里供养给大师们的蜡烛收集起来，上了尼明达拉山。到了山上，把蜡烛点得整座山通明，把鸡舌柱到处插上，说：“守护山的诸神，我给你们蜡烛、鸡舌柱。供养你们所恭敬的佛，顶礼。这是我给你们们的。”站在星期日那个角作准备，忆念审察法，修慈业处。

其后迦韦大师开示教诫，种种人前来礼觐。最后有一人装扮五饰而来顶礼。迦韦大师心想：嗯，这人像曼料哈王。“根倒了，梢就成柴。”便再开示教诫，说：“神王，此山有香室塔，舍利也住在这里。人众往来，有过患。所以我们要在这座山作教。请你们暂时让开。我们结界完了，仍请你们回来守护。请指出你想要的地方。你的宫殿我们不毁。还会为你建宫殿（神龛）。”那人一个字也不回，从星期日那个角哭着下去。因此知道他所喜欢的地方，便在那里建了神龛。那神龛至今还在尼明达拉山上星期日角的大树下。迦韦大师诸事办完，才回山下客寺。

注：迦韦大师以曼料哈王哭着下去为所缘而看：多生轮回中虽曾为弟子、护法、老师，现在见地偏斜、界趣已别，又再相见，想起往昔诸生的兴衰，又听到从未听过的妙法，曼料哈王悲喜交加，所以哭泣。大师曾如是说。

迦韦大师所作，有些僧伽讥讽说迦韦大师只在做世间的事，向郎仑大师禀告。迦韦大师向郎仑大师禀道：

“譬喻，大师，寺院范围若被政府以权力强占赶走，力不能敌，只好低头，大师会满意吗，尊者？”

大师说：“怎么能满意，迦韦师。”

“那么禀：尊者们请暂时到别处住，弟子们这里有一件要紧的事要办。事办完了，尊者们的地方仍由尊者们的安住。这样禀，不是会满意吗，尊者？”

“这样说就满意了。”郎仑大师如是说。听到迦韦大师的解释，大家才明白、满意。

护法众因从前大受扰乱破坏，现在特别留意大师们的安排，担心地偷看。从前这座山上连界标石柱、木竹都不让运上、会被拉下去，现在山脚已经建了一间小屋，却全不扰乱。于是欢喜踊跃，彼此说：山上做什么都接受了、接受了，这座山不像从前那样凶了。心里振作。

撤旧界那天，迦韦大师给了时辰，召集僧伽。先把羯磨文放进迦韦大师手里，郎仑大师说：“迦韦师，羯磨你先读。”迦韦大师以发音部位、声调准确地读了。其后郎仑大师叫自己的弟子读，读了便说：“嗯，成了成了。从前说带不识字的山林出家人去，到了人堆里会丢脸。现在他们连山林出家人那

样都读不成。”其后郎仑大师、耶拉大师各自读，撤旧界之事完成，把界标柱运上山。

次日尚未结界，一位比丘来问：“尊者们这座戒坛要怎么结？”郎仑大师答：“结界戒坛。”来问的比丘含糊南北乱说，像说不相应。觉遍大师说：“罢了罢了。尊者若以为不相应，请带依据把不相应的道理拿出来。相应的依据典籍若要看，我拿给看。看不看？”那比丘才回去。

结界期间，向应征求意见的人征求意见，向应迎请的人迎请，诸事办完。夜里约十时，敲石鼓、钟、铎，给守界的人打信号，便结界。

迦韦大师当夜以结界成与不成、成功与否为所缘审察，看见结界时有一位比丘进入此界，并听见那比丘与另一比丘彼此说话，清楚地知道戒坛未成，向郎仑大师禀：“大师，他们比丘彼此在说，尊者。他们结的戒坛不成，成了部党。结界时哪个时辰、几点，弟子到了他们界内，所以他们的戒坛不成——他们彼此这样说，尊者。”郎仑大师说：“这样说来戒坛就不成了。”命人寻找那些据说在彼此说话的比丘，询问之下，知道结界时从另一界有一位比丘进入他们界内。

于是次日夜里，在护法众以及官员的帮助下再征求意见，依前法再作结界，尼明达拉山结界之事圆满成功。其后把界标柱各自竖起。

结界之事成就，弟子、护法众加倍欢喜踊跃。政府官员乔敦先生亲自把迦韦大师扛起来，喊道：“这才是大阿罗汉，这才是真阿罗汉！”

次日法会，请迦韦大师开示。迦韦大师把亲自经历的苦说出来，讲那部自说经，并把直通地方人摘榴莲、采山竹的苦也加进去教诫。连小孩子口头都留下了自说里的句子：“榴莲不想摘却得摘，山竹不想采却得采。为什么？欲乐贫乏、染着黏住，信靠错了，信靠错了。”

一夜，一位比丘来叫“迦韦师、迦韦师”。迦韦大师下去见他。那比丘说：“到那边去一下。”迦韦大师心想：“啊，他和我并不熟。我不跟去，他会苦；跟他去，我会苦。罢了，苦我来受。”便让那比丘走在前。把他带到极黑的密林里。后来那比丘禀：“够了，尊者，回去吧，弟子送。”迦韦大师说：“罢了，弟子自己回去。”从极黑的密林里这边试、那边试地回来，并不比去时远，轻易回到客寺。

那比丘来叫，是要亲自看看迦韦大师敢不敢跟、动不动怖畏。

迦韦大师的名声远近传开。直通属卡维村的大师想见迦韦大师，便来了。郎仑大师听说卡维大师在世间法上有所学，对迦韦大师说：“试探看看。他自己把旗举到顶上了。”相见时，迦韦大师请卡维大师开示如何安立准备。卡维大师说先取遍处轮之相来作

准备，又把自己所执所想种种分析。迦韦大师禀：“比方尊者刚才讲了槟榔盒。弟子想知道这盒子里有几片槟榔，尊者。”卡维大师说所缘跟不到这里。迦韦大师便把有几片槟榔准确答出。

其后卡维大师问准备如何安立以及禅修方法注释，答完后，卡维大师对迦韦大师说：“尊者还年轻，请继续努力。弟子中了瘫痪，所缘跟不到这里了。从前弟子与乌他马大师、楂树山铁陆卡大师立心：要能从空中为有情说法才回去，便出去寻法。后来只遇见种种苦，所求之事办不成，只得回来，尊者。”

注：乌他马大师与楂树山铁陆卡大师分开后，曾到迦韦大师处，问准备如何安立及禅修方法并修习，所以上述卡维大师所禀，迦韦大师已经知道。乌他马大师在迦韦大师处修法时，因在家女护法比在家男护法更容易见法，作了下面这首诗：

大公牛架轭，山脊上那边，空车也拉得动。
母牛那一群，一根角也没有。所谓福分差得远，四蹄小小的，身体瘦。
母牛那一队，在躺着的车上装货，拉得猛。

意思是：在家女护法真心实意，不东想西想，依老师教诫去修，容易见法；比丘与在家男护法自己学问见闻该有的都有，比来比去、思来想去，不容易见法。

直通镇尼明达拉山结界办完，七位大师乘火车回来。车上迦韦大师向郎仑大师禀：“弟子们乘火车来时，那个像隐士又像比丘的人所说，弟子占的兆：结界时就是僧伽扰乱，现在明显了，不是吗，尊者。可是铃没有舌，破坏不了，会成功——所禀的那样，他们虽然破坏，结界之事还是成就了，不是吗，尊者。”郎仑大师说：“对，对，迦韦师，说得对，说得对。”

15 回答觉遍大师的提问

七清净

觉遍大师问迦韦大师：

觉遍大师：“请讲七清净。”

迦韦大师：“尊者们的清净，弟子讲不来。请让弟子按弟子会讲的来讲。”

觉遍大师：“讲吧，讲吧。”

既蒙允许，迦韦大师便这样禀告——

用功的人，先礼佛、散播慈心、分与功德，然后于自己色身名色二法正在用功之时，供养给佛，不限定时间，尽自己所能用功。等到得了定，身上便会现起热、冷等受。观那现起的受之时，眼也不朝南

看、朝北看，口也不说话，手也不做那些晃动不安的事。于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这五根便防护住了。那就是戒清净，叫做戒清净。

心住在受上，心便清净。那叫做心清净。

戒也清净，心也清净，便看见真实的。所谓看见真实，是怎样的呢？就像自己身上毛孔里用火镰和火石一打，看见小火星密密洒洒溅出来那样看见。那样看见了：我没有脚，也没有手，也没有身，也没有头，色身也没了。于是见清净了。那叫做见清净。

那样看见了，便生起对佛的信心：果然是这样，果然是真的。于是疑虑没有了，叫做度疑清净。

那样看见、见到了，便欢喜。欢喜了，大光明便在自己面前现起。走进那大光明里粘住。那样走进大光明里粘住，身上的受便熄灭，清凉了。那叫做沉在十种过患里。从那样粘在大光明里，说“这不是我的”，把所缘收回身上。那叫做道非道智见清净。

那样所缘来到身上，受便重新现起。于是所缘一阵冲上去、一阵掉下来，中道还没有落稳。于是把速行收紧，渐渐放下来，中道便落到了。那叫做行道智见清净。

中道一落稳，就像把弹药装进枪里、扣动扳机，“当”的一声切断了。那叫做智见清净。

觉遍大师：“尊者，这清净反而更好。”

16 缅历一二八七年第二次于摩当村回答法遍安大师及诸比丘的提问

缅历一二八七年陶德林月上弦三日（公历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六时，法遍安大师佛爷前来。当时潘那大师、楂嘉啦大师等诸比丘与在家男护法正在礼觐，法遍安大师佛爷向敏建迦韦大师询问、谈论的情形如下。

法遍安大师：“只因请帖上写着迦韦师等要来，我今天下午才来了，尊者。否则我本打算明天赶在日间斋食前后才来。年纪大了，走来走去实在沉重，迦韦师呀。”

迦韦大师：“是的，尊者。”

法遍安大师：“来，潘那、楂嘉啦，你们与迦韦师说话吧，尊者。我还乏着呢。”

众人禀告：“是的，尊者。请先解乏歇息，然后再请大师佛爷训示，尊者。”然而法遍安大师并不解乏，接着如下谈论。

法遍安大师：“迦韦师，我等弟子彼此并不是忽然此刻才初次相见的人。从前也曾经见过面，彼此无须顾忌客气。有多少该问的，难道就不能问吗，尊者？”

迦韦大师：“是的，请大师佛爷随所意欲训诫弟子，尊者。”

法遍安大师：“那么，从前在勃固镇阿比村相见时，一则是突然相遇，二则彼此都是客居之人，所以只问了该问的那么多。现在就接着再问了。

迦韦师呀，现在解夏将近了。现今雨安居中，你是以什么为所缘而安住的呢，尊者？”

迦韦大师：“是以教法为所缘而住的，尊者。”

法遍安大师：“怎样以教法为所缘呢，尊者？所谓教法，有教理、行道两种。这两种之中，你是怎样以哪一种教法为所缘的呢，尊者？”

迦韦大师：“佛陀的弟子我不精通经教，无力弘扬教理之教。因此只在行道之教上：令尚未得定之人得定，已得定之人比已得的更加成熟，已经成熟之人得以完成本分要事——我是以此为所缘而住的，尊者。”

法遍安大师：“那么这就是慈了，尊者。”

迦韦大师：“是的，尊者。”

法遍安大师：“所谓慈，是把心安放在有情世俗上，那还是世间的。在出世间又是如何取所缘而安放其心的呢，尊者？难道在出世间不安放其心吗？”

迦韦大师：“在出世间上也是安放其心的，尊者。”

法遍安大师：“难道只把心安放在出世间上吗，尊者？为什么还会落到世间心里去呢？”

迦韦大师：“不能单单把心只安放在出世间上，尊者。因为五蕴的重担极重，所以只得世间一轮、出世间一轮地转换承受，尊者。”

法遍安大师：“那么，世间世俗如何取所缘，先放下。出世间胜义又是怎样取所缘的呢，尊者？”

迦韦大师：“以自己曾经见过的为所缘，尊者。”

法遍安大师：“那么别的书先放下，依照《摄阿毗达摩义论》所说：

Maggaṃ phalañca nibbānaṃ, paccavekkhati paṇḍito.

智者省察道、果与涅槃。

等，那就是省察了。”

迦韦大师：“是的，尊者。”

法遍安大师：“那么，以道、果、涅槃为所缘，与以世俗为所缘，哪一样更难，尊者？以道、果、涅槃为所缘，不是更难吗，尊者？”

迦韦大师：“依弟子之见，哪一样都不难，尊者。”

法遍安大师：“请说说以道为所缘的情形，尊者。”

迦韦大师：“譬如有一位禅修者修习观禅而升进，尊者。那时有分心稍微沉落之后，前面的三心就把烦恼法清除掉了，尊者。随后的心就见到涅槃。于是见到心、心所、色这三法生灭、生灭、不断地生起，原来是极大的苦啊。再追究这苦是因谁而有，就见到那能造作心、心所、色的贪了，尊者。现在这样说，是一件一件说，所以显得久，尊者。在那边却一点也不久，尊者。了知苦的同时，就一并发生了。”

法遍安大师：“来，只管说下去，尊者。”

迦韦大师：“见到那造作的人，有能力的人忽然就把那造作的人杀掉了。那就是道，尊者。于是心、心所、色也四散分离，因果就断了，尊者。那就是涅槃，尊者。随后果速行就接续笼罩过去。那些都只是曾经见过的，尊者。”

法遍安大师：“且慢，尊者。道生起的时候，是否昭然明知那是道生起了？”

迦韦大师：“不知道，尊者。要到后来省察才知道，尊者。”

法遍安大师：“说要到后来省察才知道，这到底对不对？

*Yathāpi mūle anupaddave daḷhe,
chinnopi rukkho punadeva rūhati.
Evampi taṇhānusaye anūhate,
nibbattati dukkhamidaṃ punappunaṃ.*

‘Anupaddave，还青翠鲜活、尚未斩绝的；mūle，那吸水的大根；daḷhe，若还坚固稳牢；chinnopi，纵使枝叶与树身已断；rukkho，那棵树；punadeva，只是再一次；rūhati yathā，重新生长起来——犹如这样；evaṃ，正是如此；taṇhānusaye，那能反复潜住的渴爱；anūhate，若尚未以道而舍断；punappunaṃ，一次又一次；idaṃ dukkham pi，这轮回流转之苦；nibbattati，也必将再生起，确定无疑。’经论所说既是如此，说贪是由道所舍断，这是对的。然而当今世上，一位将军要出去攻杀他国敌军，并不独自前往，而是带着许多随从部卒一齐出发，去攻杀敌军。如今这出世间道，要杀贪的时候，还有同伴吗？还是独自就杀掉了？”

迦韦大师：“还有同伴的，尊者。”

法遍安大师：“同伴是谁？请补上来说。”

迦韦大师：“譬如有一位禅修者修习观禅，将近顶峰时，前面的三心就把烦恼法排除得清净了，尊者。烦恼一清净，见到涅槃的心就现起了，尊者。那心

见到涅槃之后，道就依止、黏着那心所见的涅槃，把贪断杀掉了，尊者。”

法遍安大师：“道这一边，我已经满意了，迦韦师呀。那都是极微细、极艰难深奥的地方啊。我们弟子只是依书而说。那么，道之后果速行接续笼罩过去，心里面是怎样的呢，尊者？”

迦韦大师：“并没有好好地知道，尊者。”

法遍安大师：“道之后生起的果，叫做无间果，尊者。只生起两三次，心又极迅速，所以不可能好好地知道。比这更进一步，省察道的时候，了知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尊者？”

迦韦大师：“譬如有一位禅修者得了须陀洹道，那人省察自己所得的道时，只是知道‘我已得须陀洹道’而已，尊者。”

法遍安大师：“省察果的时候，以什么为所缘，尊者？那果心正在生起的时候，心里面又是怎样的呢，尊者？”

迦韦大师：“一把曾经见过的那因果切断的小小处所取为所缘，果心就现起了，尊者。那时心中安乐，昏然住着，尊者。”

法遍安大师：“那样省察而入，叫做受用果。从那果才能确确凿凿地知道，非常微细，尊者。来，弟子也还酸痛着，我先去歇息了。”

说法遍安大师便往寺楼上去了。

敏建大师回答说“道的同伴就是涅槃”，达弥卡大师对此很不满意、很不服气，便跟着法遍安大师后面走上寺楼去。潘那大师、楂嘉啦大师等比丘僧伽与在家男护法，因为听到法遍安大师向敏建大师询问谈论的情形，觉得极其可喜、极能生信，便喋喋谈论着留在下面。

达弥卡大师向法遍安大师禀告的情形：

达弥卡大师：“大师佛爷，敏建大师佛爷说：道舍断称为贪的集谛时，道的同伴就是涅槃。弟子对此不满意。为什么呢？因为在道心路中，四谛依灯喻之法同时生起，所以不独涅槃是道的同伴，苦谛、集谛也还是道的同伴——弟子是这样存想的，尊者。”

法遍安大师：“不是的，达弥卡呀。依照‘*Maggo dukkhasaccaṃ pajānāti*’所说：道分别了知苦谛，舍断集谛，修习道谛，现证灭谛——这些是道的作用、道所能的能力，还不是同伴。”

达弥卡大师：“那么，尊者，依照《双论》遍知分，知遍知、审察遍知、断遍知这三种遍知，在道刹那同时获得，难道不该把这三种遍知称为道的同伴吗，尊者？”

法遍安大师：“仅仅同时生起，不该称为道的同伴，达弥卡呀。所谓同伴，说的是彼此相依。”

达弥卡大师：“若彼此相依叫做同伴，那么如同‘*Cittena niyuttaṃ cetasikaṃ*’所说，与道俱行、成对的三十六心所，难道不该称为道的同伴吗，尊者？”

法遍安大师：“那三十六心所也还不是道的同伴，只是与道的俱作因而已。在舍断集谛时，它们并不是使道有力、可作倚靠依止的，所以还不是同伴。”

达弥卡大师：“那么，请把道的同伴训示到弟子满意为止，尊者。”

法遍安大师：“瞧，在道心路中，意门转向心生起之后，称为行舍的遍作、近行、随顺速行，把烦恼法做得清净了，种姓便见到涅槃。于是种姓在这里给予‘涅槃’的想，道随顺着种姓的想，依止、倚靠那由种姓之想所标示的涅槃，把随眠根除——达弥卡呀，迦韦师说的是对的啊。那都是极微细的地方啊。”

17 回答四位大师的提问

五箭大寺那烂陀大师、五箭大寺沙山那大师、索密昆寺那烂陀大师、密沙寺那炼陀大师。这四位大师一同商议前来，在大众之中向敏建大师询问的情形。

沙山那大师：“尊者曾经学过经教吗？”

迦韦大师：“没有学过，尊者。”

沙山那大师：“那么观禅怎么修习得来？戒清净、心清净都还不知道。”

迦韦大师：“我的业师们若说那是不许可的，连手都不会去碰，尊者。”

五箭大那烂陀大师：“依照巴利圣教所说：

*Āvāso ca kulaṃ lābho, gaṇo kammaṇca
pañcamam.*

Addhānam ñāti ābādho, gantho iddhī ti te dasa.

住所、家族、利养、群众、事务为第五，旅行、亲戚、疾病、典籍、神通，此为十种。尊者是否已舍断这十种障碍？”

迦韦大师：“弟子还在俗时便已修习，成为沙弥后不久，便到了耶拉大师、郎仑大师座下，不再做事，只依他们的训诫而住，然后才得进具成为比丘，尊者。”

沙山那大师：“那么尊者连经教都不通，怎么能把观禅做得正确呢？”

迦韦大师：“只是依业师所说的去做而已。”

五箭大那烂陀大师：“哦，佛陀在世时得解脱的人，难道都只是通经教的人吗？道路正确才是首要。”

索密昆那烂陀大师：“尊者的名声听来，简直已经到达阿罗汉的境地了。可是因为说不通经教，有些在家男护法和比丘便说：不学经教也能得道果，学经教是多余的。若谁都不去学习，教理之教一坏，行道之教、通达之教也就坏尽了。倘若真如我们所闻已经是阿罗汉，就不该说‘不通经教’这句话，只该用另一种方便来说。教法大坏的时候，圣者不是比凡夫更应当痛心吗？”

迦韦大师：“弟子因为不通才说不通，尊者。对于教授教理之教的人，弟子也布施袈裟等，并且劝请他们，尊者。”

五箭大那烂陀大师：“哦，问尊者到底通不通经教，难道现在不通经教，还要向我们谎称通经教吗？”

索密昆那烂陀大师：“尊者请先听着，让我说。”

五箭大那烂陀大师：“哦，只因为如实说自己不通经教，三种教法就要坏了吗？”

索密昆那烂陀大师：“且慢，那烂陀呀，这话以后再说。先让我们问敏建长老。”

五箭大那烂陀大师：“哦，你们这些人根本就不对。佛陀在世时不是有两个朋友比丘吗？一位是阿罗汉，一位是持三藏。那持三藏的比丘便指责朋友不学经教、随己意而住，打算去问难，又怕得罪阿罗汉，于是由佛陀出题来问——你看那个。道路一正确、安住得其所，观禅的行道，谁也不能像他们那

样了知。”

索密昆那烂陀大师：“且慢，那烂陀呀，只让我们问敏建长老。要使三种教法长久坚固，所谓‘不通经教’这句话，只该用另一种方便来说才好。”

迦韦大师：“弟子也只是依真实而说，尊者。”

索密昆那烂陀大师：“尊者去学经教好吗？学了经教再讲说，教法不是更加兴盛吗？”

迦韦大师：“弟子深信是由于异熟而不通经教，并没有想学的心，尊者。即使学，也不认为会通，尊者。”

索密昆那烂陀大师：“说由于异熟，那也是对的。然而像周利槃特那些人，只在凡夫时才有异熟；成了阿罗汉便不再有。现在若如所闻已是阿罗汉，就该通经教了。”

五箭大那烂陀大师：“哼哼，周利槃特是得了四无碍智的。现在说的是什么，尊者知道吗？即使同是圣者，下位的人也不能了知上位的人。成了阿罗汉，异熟就不跟随了吗？”

索密昆那烂陀大师：“那倒是。然而还是去学学看吧。”

他们这样反复说着的时候，因为下雨，便都上到寺楼去了。

上到寺楼后谈论的情形：

沙山那大师：“尊者先修到得了智，然后再讲说吧。”

迦韦大师：“不认为会得到，尊者。”

索密昆那烂陀大师：“世间与出世间，哪一样难？”

迦韦大师：“世间难，尊者。”

沙山那大师：“得出世间之后，不是更加容易了吗？”

迦韦大师：“连想精进的心也没有，尊者。”

索密昆那烂陀大师：“尊者现在有多少僧众？”

迦韦大师：“有十五位，尊者。”

索密昆那烂陀大师：“若如我们所闻已是阿罗汉，还有弟子之结吗？”

迦韦大师：“弟子并不是黏着他们。他们自己想来住，弟子不能说不许住。”

五箭大那烂陀大师：“哼哼，佛陀座下有一千九百弟子，难道是佛陀被结所黏着吗？”

索密昆那烂陀大师：“那烂陀也真会搅和。”

五箭大那烂陀大师：“不是搅和，是因为你们不对。”

日间斋食时，用斋完毕。

索密昆那烂陀大师：“请把长老修习的次第说一说。”

迦韦大师：“便从在俗时说到道为止。”

五箭大那烂陀大师：“道之后，不省察吗？”

迦韦大师：“是省察的，尊者。”

索密昆那烂陀大师：“请把省察道、果、涅槃的行相说出来。”

迦韦大师：“省察之后，极其喜悦，尊者。”

索密昆那烂陀大师：“请说。”

迦韦大师：“已经说了，尊者。”

索密昆那烂陀大师：“请说。”

迦韦大师：“已经向诸位大师禀告过了，尊者。”

索密昆那烂陀大师：“弟子既已见象，不愿只取足迹。”

迦韦大师：“省察之后喜悦罢了。禅修者只是把自己已经舍断的法收摄起来。”

索密昆那烂陀大师：“我们的菩萨仙人只是凡夫，瞋法收摄得极多；仅仅收摄，并不能令人信服。”

五箭大那烂陀大师：“波罗蜜根本就不一样，尊者只是随己意在说。”

索密昆那烂陀大师：“你插进来做什么？”

五箭大那烂陀大师：“长老又怎样？”

索密昆那烂陀大师：“我们可不知道啊。”

法遍安大师：“不要争执。省察并没有什么行相可说，只是知道得了道而已。”

18 缅历一二九二年瓦梭月回答 唐达大师的提问及禅修方法注 释

最高大哲士唐达大师与迦韦大师讨论的记录

缅历一二九二年瓦梭月上弦十四日（公历一九三〇年七月九日）下午，驻锡于唐达镇林野寺院、获最高大哲士荣衔的唐达大师佛爷，与敏建镇迦韦大师相见时，彼此寒暄已毕，唐达大师便考问、询及教法得以兴盛的因由、那条善妙的行道路径。

（摘要记录）

唐达大师：“迦韦师，心安乐吗？”

迦韦大师：“是的，心安乐，尊者。”

唐达大师：“听到迦韦师的名声，极其喜悦，一直想见。如今得见，喜悦得很。”

迦韦大师：“我等弟子虽也曾闻大师佛爷教理之教的德誉，却未曾得见。如今才得瞻礼，故而喜悦，尊者。”

稟请愿闻止禅、观禅修习的方法。既蒙允许，便告假说将宣说修习的行相，于是依照向来到自己座前的弟子们开示的方法，从安那般那入坐准备起，把全部修习之法一直讲说到道。

唐达大师：“向前又是怎样审察的呢？”

迦韦大师：“从三法印智起，仍依先前那样审察——便如此开示。”

那时唐达大师说：迦韦师等如今所修的路，是最简略的路。我等弟子所修的路过于宽广，所以难以通达。对迦韦师等如今所修的行道，我已经满意。他信受趣入，并且承认了。这样承认之后，又说：弟子也正在寻觅最简略、最捷短的方法，如今才得遇见，恩德甚大。与迦韦师相见，恩德甚大。便说出这些使之坚固的话。彼此以礼谊之语商讨完毕之后，唐达大师陪送敏建迦韦大师到将要寄住的寺院，然后回到自己安住的寺院。

随后，瓦梭月月圆日（公历一九三〇年七月十日）早晨七时，在唐达大师安住的寺院用过斋之后，又讲说止观行道路径。唐达大师表示满意之后，便向在侧的在家男护法开示：《清净道论》中记载，持中部三藏的周罗那伽长老虽然通经教，却不谙修证

轨则，因而前往摩诃达摩罗希多长老座下，求取修法注释；并说迦韦大师的方法注释极为宝贵。其后，敏建迦韦大师便往后来客所安顿的寺院去了。

随后到了日间斋食时分，用斋完毕，办理具戒羯磨之后，唐达大师请求敏建大师赐法。迦韦大师便向唐达镇的比丘、在家男护法、唐达镇官立学校校长沙先生等前来的在家男护法、在家女护法，开示指示训诫轮回之轮如何转动、轮回之轮如何截断之法，以及《转法轮经》诸法。

其后，迦韦大师到了返回自己安住的沙仑寺的时候，向唐达大师佛爷礼敬。唐达大师因愿依循敏建大师的方法注释去实行，便又请求迦韦大师把修习行道的方法摘要写下来寄去。

依此请求，迦韦大师于缅历一二九二年瓦梭月下弦四日星期日（公历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三日）写下观禅修习的摘要，寄往唐达镇获最高大哲士荣衔的僧团领袖唐达大师座下。其中说：

轮回之轮如何转动、如何截断，有两种。不要去修轮回之轮转动的那一种，只要修轮回之轮截断的那一种，尊者。

要做截断轮回之轮的事：从门户守候而截，轮回之轮就会截断。所谓门户，是从身门守候而截。所谓从身门守候而截，是因为身门比起眼等诸门，禅修

者的智更容易了知、更容易看见、更容易摄心、更容易审察，所以这样说，只是为了使名色分别智的见地锐利。

眼等诸门也还要从那里守候而杀。虽然也杀，眼等诸门极为微细，禅修者的智又迟钝，所以名色分别智的见地不能锐利。因此才说从身门守候而截。那身门也会有接触生起。那接触之中也有觉察。对这接触、觉察二者，只要紧紧安住正念，尊者。

那身门一接触，触便生起。触一生起，受便生起。对那受，要以正念守候而杀，使渴爱、取、有等不得生起，尊者。

杀的时候，也会有受想、受慧两种。所谓想，是以世俗的实体形相为所缘而审察。所谓受慧，是以胜义真实、界之精髓为所缘而审察。

若不使上述的受想生起，而受慧生起，生灭随观智的见地才会锐利，自己的智才会一点一点清净起来。其后从身门守候，以正念审察，若变得极其明显，则意门转向心生起之后，行舍智就会现起。

那称为行舍的遍作、近行、随顺速行，把烦恼法做得清净了，种姓便见到涅槃。于是种姓给予“涅槃”的想，随顺着种姓的想，依止、倚靠那由种姓之想所标示的涅槃，道就把随眠根除了，尊者。

19 开始于宣隆峡谷寺（今宣隆古创寺）安住

于宣隆峡谷寺（今宣隆古创寺）开始安住

缅历一二八五年雨安居结束时，迦韦大师把自己同住、已成比丘的维咤也比丘，连同寺院与诸大众一并付嘱。德丁注月月圆后一日（公历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迦韦大师在如今宣隆古创寺所在之处、宣隆溪岸边的阔叶榆树下，以一间竹寮安住。

那时纳纽村俗名波先生（如今以比丘身份而住的印第亚尊者）这位大护法，建造供养了一座三柱双厢并行的寺院和一间小寮。从那时起，最初名为宣隆峡谷寺；后来修法的洞窟多了，便称为宣隆古创寺，直到如今。

既已这样称呼为宣隆古创寺，恩德主大师佛爷所安住的大寺院，连同修法所用的诸洞窟寺院，便带着令人欣悦、令人清净喜悦的殊胜功德，一直安立着。

大开示

20 《转法轮经》开示

“大护法、大女护法们，难道不想安乐吗？”这样一问——

“是的，尊者，当然想安乐，尊者。”

“对，想安乐的话，不要爱自己，也不要爱他人。一爱，就会落到苦里。爱的集，只以苦为果报。”

“虽然尊者佛爷说不要爱，可还是会爱的，尊者。”

“啊，爱是因为不知才爱；若知，就不会爱。因此：不知故欲得，欲得故执着，执着便造作，造作便获得，获得便受报——那就只好说一声‘去受着吧’来鼓励了。不知是无明（*avijjā*），欲得是渴爱

（*taṇhā*）。无明与渴爱两根并起，作为因缘，便得生（*jāti*）这一大法。啊，一得了生这一大法、轮回这一大躯，就得受报了，不要呻吟。啊，知了便不欲得，不欲得便不造作，不造作便不得，不得便寂灭了。

且不说像大护法、大女护法们这样的人，连世尊佛陀自己，也是到了菩提树与金座之上，才审察自

己。那样审察自己之后，法眼才开了。法眼一开，才了知这大世界的因由。因此世尊佛陀宣告：呌，大世界，你的因由我已经知道了。往昔从前，因为不知道这大世界的因由，渴爱汉子所建造的人屋、天屋等种种房屋，我都住过。现在这大世界的因由我已经知道了。怎样知道的呢？见到心、心所、色这三法生了又灭、灭了又生——那就叫做有情、有情世间。正在造作安排的是行，叫做行法世间。所依所住的是器，叫做器世间。那叫做内三种世间。外三种世间则是见到种种有情。那些种种有情就叫做‘有情世间’。正在造作安排的叫做‘行法世间’。所依所住的叫做‘器世间’。那是外三种世间。

那样了知这大世界的因由之后，渴爱汉子所建造的人屋、天屋等种种房屋，我已经摧毁抛弃了。因此世尊佛陀喝道。怎样喝道的呢？‘呌，渴爱汉子、木匠！你所建造之房屋中，那称为渴爱的椽与顶，我已折断摧毁。呌，无明大者！你所覆盖的墙垣屏障，我已剥下抛弃。那称为身见的脊梁，以及榱楔、柱桩等，我也已拔除抛弃了。’这样喝道。世尊佛陀这样看见了，这样了知了。世尊佛陀看见了、了知了，便不欲得；不欲得便不造作；不造作便不得；不得便寂灭了。因此，世尊佛陀般涅槃之后，还再得生这一大法吗？”

“不得了，尊者。”

“这样，世尊佛陀把自己亲眼看见、亲自了知的那些法，在鹿野苑向憍陈如尊者为首的五比丘众作最初的说法。那样所说的法，叫做转法轮法。怎样说的呢？说：

Cakkhuṃ udapādi, ñāṇaṃ udapādi, paññā udapādi, vijjā udapādi, āloko udapādi.

眼生起了，智生起了，慧生起了，明生起了，光生起了。

那样说了，且说憍陈如长老问：‘*Cakkhuṃ udapādi* 是什么，尊者？’这样一问，所谓 *cakkhuṃ udapādi*，就是法眼一开，便见到真实。又再稟问：‘见到真实是什么，尊者？’所谓见到真实，就是 *Appiyehi sampayogo dukkho, piyehi vippayogo dukkho, yampicchaṃ na labhati tampi dukkhaṃ*——与不爱者共住是苦，与所爱者别离是苦，求不得亦是苦。

所谓 *appiyehi sampayogo dukkho*，是见到心、心所、色这三法生起、老起、死至，来回反复地领受。那样一见，有了生，还会爱老、爱死吗？当然不爱。虽然不爱，却连从何时开始共住都不知道。因此说‘*appiyehi sampayogo dukkho*’，与不爱不喜之人共住是苦——世尊佛陀这样说。

那心、心所、色这三法生灭而在苦中，便分别了知这是大苦。分别了知这苦谛之后，便审察是因谁而

有。那样一审查，便见到能造作的贪渴爱——集谛。见到能造作的贪渴爱——集谛之后，且说有能力的人一掌罩下、收摄过去。那样一掌罩下、收摄过去，心、心所、色这三法便彼此黏着。怕被拆开，那是当然的。那心、心所、色这三法，连从何时开始共住都不知道。因此说‘*piyehi vippayogo dukkho*’，与所爱所喜之人别离是苦——世尊佛陀这样说。

便企盼：若能从这大苦中解脱，该有多好。因为这样企盼而不得，世尊佛陀便说 *yampicchaṃ na labhati tampi dukkhaṃ*——求不得亦是苦。

那心、心所、色这三法彼此黏着，叫做有身。道把贪渴爱——集舍断，那是道谛。道那样一舍断，心、心所、色这三法便四散分离，因果切断，那是灭、灭谛。这样分别看见苦谛、集谛、道谛、灭谛这四谛，所以说‘*cakkhuṃ udapādi*’，昭然现起——世尊佛陀这样说。

那样法眼一开，便见到真实。见到真实，便了知真实。因为了知真实，所以说‘*ñāṇaṃ udapādi*’，昭然现起——世尊佛陀这样说。

那样法眼一开，便见到真实；见到真实，便了知真实。了知真实，慧便分别决断。怎样分别决断的呢？此是色，此是名，此是心，此是心所，此是苦谛，此是集谛，此是道谛，此是灭谛，此四谛即称

为须陀洹道、须陀洹果。此是苦谛，此是集谛，此是道谛，此是灭谛，此四谛即称为斯陀含道、斯陀含果。此是苦谛，此是集谛，此是道谛，此是灭谛，此四谛即称为阿那含道、阿那含果。此是苦谛，此是集谛，此是道谛，此是灭谛，此四谛即称为阿罗汉道、阿罗汉果。此是有情世间，此是行法世间，此是器世间，此是内三种世间，此是外三种世间。慧这样分别决断，所以说‘*paññā udapādī*’，昭然现起——世尊佛陀这样说。

法眼一开，便见到真实；见到真实，便了知真实。了知真实，慧便分别决断。慧是在什么之上分别决断的呢？是在大光界之上，慧分别决断。慧这样在大光界之上分别决断，所以说‘*vijjā udapādī*’，昭然现起——世尊佛陀这样说。

法眼一开，便见到真实；见到真实，便了知真实。了知真实，慧便分别决断。慧是在什么之上分别决断的呢？是在大光界之上，慧分别决断。慧是在什么之中分别决断的呢？是在大光明之中，慧分别决断。慧这样在大光明之中分别决断，所以说‘*āloko udapādī*’，昭然现起——世尊佛陀这样说。

法眼一开，便见到真实；见到真实，便了知真实。了知真实，慧便分别决断。慧是在什么之上分别决断的呢？是在大光界之上，慧分别决断。慧是在什么之中分别决断的呢？是在大光明之中，慧分别决

断。因此世尊佛陀说：‘*Cakkhuṃ udapādi, ñāṇaṃ udapādi, paññā udapādi, vijjā udapādi, āloko udapādi*’，昭然现起——这样说。”

21 《发趣论》开示

呈请开示训诫《发趣论》大法。

迦韦大师：“德钦努，你住在仰光的时候，没听说过敏建镇宣隆古创寺有位大德迦韦大师吗？”

吴努：“听过了，尊者。”

迦韦大师：“那就是因打上了，叫做因缘（*hetu paccayo*）。其后还非去不可——所缘不是延展过来了吗？”

吴努：“延展过来了，尊者。”

迦韦大师：“那所缘延展，叫做所缘缘（*ārammaṇa paccayo*）。再者，在家哪怕像乌鸦那样吃、像狗那样吃，还是一心想着非得到大师跟前不可，所缘把这个色身拽了来，如今来到大师跟前，并不是大护法自己想来才来的。是所缘以增上摄持，把色身拽来的，所以叫做增上缘（*adhipati paccayo*）。”

吴努：“诚然，尊者。”

迦韦大师：“那为什么来得成呢？因为从前见过大师，现在想见；现在想见，所以又见到了；将来还会见到。大护法，猪肉吃过吗？”

吴努：“吃过，尊者。”

迦韦大师：“呵，从前吃过猪肉，现在想吃；现在想吃，所以又吃到了。将来还会吃到。狗肉可吃过？”

吴努：“没吃过，尊者。”

迦韦大师：“呵，从前没吃过狗肉，现在不想吃；现在不想吃，所以现在不吃。将来也不会吃到。从前听过这一类法，现在想听；现在想听，所以现在又听到了。将来还会听到。无间缘、等无间缘、俱生缘、相互缘，不是这样接续下去了吗？”

吴努：“接续下去了，尊者。”

迦韦大师：“到了大师跟前，大师先说：礼敬佛陀、修慈、回向分享功德、把自己的色身供养给佛、把心安在鼻孔末端，风一触就会觉察。要在那觉察之上安住正念——说了这些，就叫做依止缘（*nissaya paccayo*）、亲依止缘（*upanissaya paccayo*）。”

吴努：“诚然，尊者。”

迦韦大师：“正在精勤的那一刻，眼还往南看、往北看吗？”

吴努：“不看，尊者。”

迦韦大师：“耳还往那边竖、往这边竖吗？”

吴努：“不竖，尊者。”

迦韦大师：“鼻还往那边嗅、往这边嗅吗？”

吴努：“不嗅，尊者。”

迦韦大师：“口还想吃那样、想吃这样吗？”

吴努：“没有，尊者。”

迦韦大师：“这个色身还想去那边、想去这边吗？”

吴努：“没有，尊者。”

迦韦大师：“呵，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这五根，不是防护住了吗？”

吴努：“防护住了，尊者。”

迦韦大师：“那叫做根缘（*indriya paccayo*）。若在自己鼻孔末端，对风的触及以正念一再审察，禅那的力量就会现起。所谓禅那，是燃烧烦恼，故称为禅那。那叫做禅那缘（*jhāna paccayo*）。”

吴努：“诚然，尊者。”

迦韦大师：“大师说：在色身上，知道是热，就在这知道之上安住正念，热与觉察就会灭；知道是冷，就在这知道之上安住正念，冷与觉察就会灭——因为到达了道的路程，叫做道缘（*magga paccayo*）。”

吴努：“诚然，尊者。”

迦韦大师：“那条道路走得多了，定增长起来，生灭随观智的观见猛利起来，就会对没有的作缘，对有的也作缘。没有的，是我的脚、我的手、我的头；有的，只是心、心所、色、涅槃这些胜义法。对离去的作缘，对未离去的也作缘。未离去的是有为界，离去的是无为界，不是吗？”

吴努：“是的，尊者。”

迦韦大师：“那叫做有缘（*atthi paccayo*）、非有缘（*natthi paccayo*）、离去缘（*vigata paccayo*）、不离去缘（*avigata paccayo*）。”

以上只就《发趣论》教说中切要的缘，略作开示。

22 道智如何根除随眠等

吴努：“请把道如何根除随眠的道理全部开示，尊者。”

迦韦大师：“大护法，有能见之法、所见之法、能知之法、所知之法、能断之法、所断之法、已断之法。一个精勤于观禅的禅修者，把心、心所、色这三法分分明明看见的时候，便知原来是极大的苦；这大苦是因谁而有——这样审察下去，一看见那能造作的贪——集，道便把随眠一下子除掉了。

那能看见心、心所、色、涅槃的，叫做法眼；所见的，是四圣谛；能知的，是智；所知的，是四圣谛；能断的，是道；所断的，是集；已断的，叫做灭。”

三种世间

那看见心、心所、色，就叫做有情、有情世间。那造作安排的，叫做行法世间。有情所住、所依，以及诸界宫殿所住、所依，叫做器世间。

三种智

那看见心、心所、色，叫做谛智。道的作用，叫做作用智。道把随眠除掉了，因果断绝，就叫做已作智。

三遍知

那看见心、心所、色，就叫做知遍知。审察“因谁而有”，叫做审察遍知。道除掉随眠，叫做断遍知。

三轮转

心、心所、色的聚合，是烦恼轮转。善与不善，是业轮转。翻来覆去不断受报的，叫做异熟轮转。

五应知法

心、心所、色，由行聚合起来，觉察与忆记便现起。那聚合的是行；生灭生灭而变坏的是变异；地、水、风、火四大是相；涅槃是涅槃；口里说“此是色，此是名，此是心，此是心所”，叫做世俗谛。

23 缅历一三一零年瓦冈月第一次到仰光时回答吴努的提问

缅历一三一零年瓦冈月下弦十四日星期四夜八时（公历一九四八年九月二日），缅甸联邦佛教护持协会成员、前总理吴努（德钦努），向敏建镇宣隆古创寺迦韦大师佛爷所呈的问答。

吴努：“那叫做一千五百的烦恼，究竟潜住在这个色身的什么地方，尊者？”

迦韦大师：“想知道吗？想知道，就看到生现前；生潜住着。”

吴努：“要怎样看到生现前呢，尊者？”

迦韦大师：“有地、水、火、风四大，不是吗？行把那四大造作安排出来，觉察、忆记、领受便现起。那就是生。把那生看到现前，就会知道。”

吴努：“请开示涅槃之义，尊者。”

迦韦大师：“想知道涅槃之义吗？想知道，看到坏灭之端现前，就会知道。”

吴努：“要怎样看到坏灭之端现前呢，尊者？”

迦韦大师：“一个禅修者，以正念审察自身，定增长起来，把心、心所、色这三法分分明明看见的时候，这大苦是因谁而有——这样审察下去，看见那能造作的贪——集，道便把随眠除掉；生、住、灭的因果断绝，就叫做坏灭之端。说的就是那坏灭之端。”

（涅槃之义已毕。）

吴努：“说是接触自身就会觉察，尊者。所谓觉察，是它独自觉察呢，还是与别的和合才觉察，尊者？”

迦韦大师：“和合才觉察。”

吴努：“请把和合者加进来，尊者。”

迦韦大师：“受、想、识，由这三者聚合，才有觉察。”

吴努：“还有聚合的吗，尊者？”

迦韦大师：“有。”

吴努：“有的话，请加进来，尊者。”

迦韦大师：“行把受、想、识这三者，在地、水、火、风四大的门上聚合起来，觉察、忆记、领受现

起——这就叫做觉察。”

（觉察之义已毕。）

吴努：“‘人间有四棵树。欲其死，浇冷水。欲其活，浇热水。’请解答这问，尊者。”

迦韦大师：“所谓‘人间有四棵树’，依世间名言，不是有人界、天界、梵天界吗？”

吴努：“有的，尊者。”

迦韦大师：“听说佛在哪一界出兴的？”

吴努：“听说是在人界，尊者。”

迦韦大师：“呵，出兴的诸佛世尊，多过恒河沙数，都是依四圣谛而觉悟的，所以说‘人间有四棵树’。‘欲其死，浇冷水’，说的是道支之水。‘欲其活，浇热水’，说的是贪、瞋、痴。”

吴努：“‘无柴三千林，无水大河心，无妹六兄弟。’请解答，尊者。”

迦韦大师：“佛陀等诸圣贤，虽然住在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千林里，这些人却没有燃料，所以叫做‘无柴三千林’。

有情的所缘虽然像河水一样滔滔流去，佛陀等诸圣贤却没有所缘的流漏，所以叫做‘无水大河心’。

佛陀等诸圣贤，虽然有眼、耳、鼻、舌、身、意六门，却不追食所缘，所以叫做‘无妹六兄弟’。”

吴努：“‘未坐先落脚，未明先红霞，未煮先有饭，未熟已吃完，未织先有裙，未缝已穿上。’请解答这问，尊者。”

迦韦大师：“那叫做寻。”

吴努：“请说明原由，尊者。听说每一尊佛，有二十阿僧祇、八十俱胝、十万兵众进入解脱名册。其余有情是减少了，还是没有减少，尊者？”

迦韦大师：“就按大护法所问的：减少了吗？减少了。没有减少吗？没有减少。”

吴努：“减少是怎样减，不减是怎样不减，想知道，尊者。”

迦韦大师：“所谓‘减少’，譬如大护法家里有十个人，五个人走了，走了的那些人、那些有情，就是减少了。所谓‘没有减少’，心、心所、色、涅槃这些胜义法，是不减少的。”

（阿毗达摩已毕。）

吴努：“尊者们比丘，仅仅弄到自己出血，突吉罗罪是结上，还是不结，尊者？”

迦韦大师：“结上。”

吴努：“那么，听说佛在世时，有一位比丘用刀割自己的脖子，观受，证入阿罗汉果，般涅槃而去。那人是连同突吉罗罪一起证入道果的吗，尊者？”

迦韦大师：“证入是真的，因为没有突吉罗罪才证入的。”

吴努：“那么尊者，尊者们仅仅出血就结突吉罗罪；如今何止出血，连人都杀了，突吉罗罪不犯吗，尊者？”

迦韦大师：“不犯。譬如还没有禁止大护法‘不得持物’之前，大师已经持了，大师有过吗？”

吴努：“没有，尊者。”

迦韦大师：“禁止之后再持呢？”

吴努：“有过，尊者。”

迦韦大师：“就按那个譬喻：那人没有过，也是真的；证入道果，也是真的。”

吴努：“满意欢喜，尊者。”

（律已毕。）

吴努：“再呈请一件，尊者。经藏大品巴利《南传大般涅槃经》里，见到佛的舍利分配记载。这部经也说是佛说的巴利。舍利是佛尚未般涅槃时就分配了呢，还是何人分配的，尊者？”

迦韦大师：“‘*Evaṃ me sutam*（如是我闻）’——这是谁说的？”

吴努：“满意了，尊者。”

（经已毕。）

吴努：“请开示比丘应当了知的五法，尊者。”

迦韦大师：“（一）希求

（二）游履

（三）建立

(四) 作意

(五) 究竟

所谓希求，希求的是什么？希求的是乐。游履于慧。建立戒、定、慧。作意于离忧离求。究竟于涅槃。

那就是比丘应当了知的五法。”

24 七圣财开示

哥拉比亚国国王，习气所熏，嗜好掷骰。有一天，博伽瓦提国名叫维摩罗天后的王后，起了想吃哥拉比亚国王身边维度拉大臣心肝的孕欲。独自住在独柱宫殿里的公主伊兰陀提听见母亲起了这样的孕欲，便想：母亲的孕欲，得由我来解才妥当。有我这样的女儿在，若说母亲因此丧命，王统就给辱没了。我要设法不让母亲死——她确信地打定主意，到母亲跟前呈说：“母后，维度拉大臣的心肝，女儿会设法取来，请安心住着。”说完便离去了。

伊兰陀提公主登上宇干陀山顶，一边用甜美的歌喉唱着歌，一边舞着。她这样舞着的时候，富纳迦夜叉也正走在路上，一听见那甜美悦耳的小声所缘，耳朵就入了味，喜也生起，正如所谓“心去身也跟着去”，他朝着声音所在走去，一看见伊兰陀提，

叫做渴爱的夜叉便附上富纳迦，把他摄住了。他走近前询问原由，她说：“若能把我所要的设法办成，你说的，我都依从。”富纳迦夜叉便说：“那就好，你要什么就说，我来设法。”这时伊兰陀提说：“我要的是哥拉比亚国智者维度拉大臣的心肝。若得到那个，就能成全你的所愿。得不到，你的所愿我就不能依从。”富纳迦夜叉便答应：“好，我设法取来给你。”说完离去了。

富纳迦夜叉心想：我这样去可不妥当。得带着宝石和马，把名字改成迦旃那青年再去才行。他一鼓作气，便到了王宫门口。一到，向守门官求了入见，便到了国王驾前。国王问他因何而来，他呈说：“诚然，大王，因为想与大王掷骰，所以来到。”国王又问：“要与我掷骰，带了什么来？”他呈报带着宝石和马。“那么宝石和马值多少？”又问。他呈说：“宝石值过两个国土，大王。马呢，我骑给大王看。”迦旃那青年握着宝石，上了马一驰，就像手里挥着大火把一样，只见宝石连着马、马连着宝石往前去。国王看见了，才说：“嗯，宝石是宝石，马也是马啊！”心里想：从前我从未见过，如今因为与我相称才来到；这一回我也一定会赢——带着得意的神气说：“来，咱们赌一局。”便把骰子摆好。

骰子摆好，正要开赌的时候，迦旃那青年说：“大王，我若输了，就把宝石和马给你；大王若输了，给什么？”“哦，除了我的性命和王后，凡我所有的

一概给你。”他应承了，便赌起来。第一局是拿宝石来赌。因为守护华盖的天女相助，国王赢了。赢了，宝石便到手。于是迦旃那青年既是夜叉，便道：“嘿，我的冤家会是谁呢？”朝东、西、南、北、下、上看去，看见了那位天女。一看见，便说：“你把我这样的富纳迦当成什么，竟然拦我？给我往远处逃！”用眼风一弹，她就逃到远处去了。再赌一局，迦旃那青年赢了。

这才迦旃那青年说：“国王与我对赌，我只输一次，国王输了两次。来，把我所要的给我。”这时国王说：“凡我所有的金库、银库、珍宝宝石，连同国土，凡我所有的，你拿去。”迦旃那青年却推辞了。国王又问：“那么你要的是什么？”迦旃那青年说：“我要大王身边的智者维度拉大臣。”国王说：“维度拉大臣不是我所有的。”富纳迦夜叉说：“你国王是有的。”国王又说：“我没有。”“那么请在大众中间问维度拉大臣；若维度拉大臣说是所有的，给不给？”又问。“给。”国王立了这个承诺。

那么好，便连同维度拉大臣，在大众兵众中间问起。这时国王正用种种方便，嘱咐维度拉大臣要说“不是所有的”，迦旃那青年却向国王求了与维度拉大臣说话的准许。一准许，迦旃那青年便问：“维度拉，你求的是什么愿？”“我求佛愿。”“那么你是大善人。所谓善人，是不会说谎的，会说真的。”“是，我不说谎，有的、真的我才说。”“好，

那么谁所有你？”这时维度拉说：“我是十种奴中的一种，所以是国王所有的。”这时迦旃那青年说：“来，大众都听见了不是？他说是国王所有的。来，国王，给吧。”

国王说：请先缓大约七年。不能缓，事情紧急。七年不能缓，就缓大约七个月。不能缓。那么缓大约七天。嗯，七天倒可以缓——迦旃那青年便应承了。得了这应承的话，国王才把维度拉大臣叫来：维度拉，听旨，从今日起，到第七日，你得跟随迦旃那青年——听了这道旨，维度拉大臣便嗟叹了。唉，哥拉比亚王啊，智慧何其少，若给别的国土听见可不成；像我这样的智者，被打发去跟在冤家后头，只怕众人要围着讥评啊。人也不知，夜叉也不知：脚跟短，眼也不眨，影子也不出——这些相他不知道。智慧何其少。我跟在冤家后头倒没什么，只怕众人围着讥评啊——他一边嗟叹，一边叫：“迦旃那青年，咱们回家去吧。”便往家里去了。到了家，把儿女亲族召集起来，把“接触、觉察，于那二者紧紧作意正念”这一大法作为主旨，清楚明白地开示训诫了。

若问是怎样开示训诫的：走也以正念走，吃也以正念吃，坐也以正念坐，睡也以正念睡——他这样开示。所谓走的正念：脚掌会触到地，一触就会觉察，要在那觉察之上安住正念。所谓以吃的正念来吃：拿的时候，饭与手一触就会觉察，要在那觉察

之上安住正念。拿要以正念拿，舀要以正念舀，嚼要以正念嚼，咽要以正念咽。所谓以正念坐：地板与大腿一触就会觉察，要在那接触之上安住正念。所谓以睡的正念来睡：临上床时，先礼敬佛陀、受戒、修慈、回向分享功德、把色身供养给佛，祈愿“愿我们大臣跟随冤家而去能够得脱”；然后在鼻门、身门，出息入息触及而去的时候就会觉察，要在那觉察之上安住正念而睡——他正在这样开示的时候，迦旃那青年的有分里，无明与明也正在交战。

若问是怎样交战的：嗯，维度拉大臣可是大善人啊，我若杀了他带走，罪过可就大了。不带走就走，伊兰陀提我又得不到。还是得带走。不过我自己不杀，叫马去杀才妥当——他这样想着，又受不住渴爱的惩罚，把维度拉大臣从座上拽下来，用脚绳绑、用手绳绑，拖拉着百般折磨，绑在马尾上，说：“维度拉，我把你绑在这马尾上就要驰了，你好好作意跟着来。”说完，上到一由旬高的山顶，一鼓作气驰了下去。

这时因为林守护神、山守护神、树天等诸天护持，维度拉大臣连头痛都没有。驰得够了，人也累、马也累，他勒住马缰，回头看：“维度拉，你还没死吗？”这时维度拉大臣说：我还没死。“你可有不死的符咒、咒语、腰转、腕缚？”没有。“炼金术师之术可会？”不会。“那么你有什么？”我有七圣财。于

是又驰。驰也不死：驰一次不死，驰两次不死，驰三次也不死。他说没有符咒、咒语、腰转、腕缚，也不会炼金术师之术，却说有七圣财。这样是死不了的。我得吓他才杀得成——他这样想，勒住马缰，下来，把维度拉大臣从马尾上解下，说“维度拉，我要把你推进这深谷”，便要推进深达百由旬的深谷里去。这时维度拉说：“迦旃那青年，你别吓我，我不怕。”呵，他好像知道我不是真做——便现出大夜叉的样子，拿着大棍，要砸维度拉大臣的头。这时维度拉又说：“迦旃那青年，你别吓我，我不怕。”嗯，他好像知道是我——便又现出大龙的样子，要戳杀。这时维度拉又说：“迦旃那青年，你别吓我，我不怕。”咦，他又知道是我了——便又现出大象的样子，用鼻子卷起，丢到蹄下。这时维度拉大臣又说：“迦旃那青年，你别吓我，我不怕。你虽叫做迦旃那青年，你不是人；我知道你是能以种种神通变化变现的富纳迦夜叉。”

哟，他连我的底细都知道了。“那么请等一等，维度拉。你说没有不死的符咒、咒语、腰转、腕缚，也不会炼金术师之术。可你说你有七圣财。请把那七圣财讲给我听。”他这样请求。这时维度拉大臣说：“迦旃那青年，你没有戒，也没有定，也没有慧；你被想要伊兰陀提公主的大无明遮住了，叫做戒、定、慧的大法便隐没了。正因为如此，正所谓‘无明越大，越爱叫做伊兰陀提的那点色所缘，越往欲暴流里咕嘟咕嘟往下沉’——所以七圣财我不能

为你说。不过，无论是谁，若恭恭敬敬把我安在高处，自己从低处跪下请求，我是说的。对你，我不能说。”到这时迦旃那青年才说：“好，那么请上这小土丘。”把自己带来的衣服铺上，从低处跪下请法。到这时维度拉大臣才开示：所谓七圣财，就是信、戒、闻、舍、慧、惭、愧。这时迦旃那青年听不明白那些法，便请求：“维度拉，七圣财且都放下，请把‘信’这一个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讲给我听。”

这时维度拉大臣说：所谓信，迦旃那，你把我绑在马尾上驰的时候，你也累、马也累，勒住马缰问：“维度拉，你还没死吗？”不是问了吗？问了。那时我又说了什么？我说我不死。是的，我信业、信业的果。你杀，我死日未到也不会死。你不杀，有一天我还是得死。正因为如此，没有慧的人，不知道老、病、死这些法。因为不知道老、病、死这些法，争执生起也不能平息；因为争执生起也不能平息，便去做争执，将来也还会去做争执。有慧的人，知道老、病、死这些法；因为知道老、病、死这些法，争执生起也能平息。也不去做争执。将来也不会去做争执。还会老，还会病，还会死；老、病、死这些法，我信。那就是信。

请再讲戒。所谓戒，你把我绑在马尾上正要驰的时候，用脚绳绑、用手绳绑，拖拉着百般折腾，不是吗？是折腾了。那时候，我的口业还说了什么？没

说，默默住着。就算口业没说，手可还推开过吗？我这个色身可还挣脱逃走过吗？手也没推开，色身也没挣脱逃走。那时候，我身业也不犯，语业也不犯，意业也不犯。那就是戒，就是戒。

请再讲闻。所谓闻，你把我绑在马尾上驰的时候，你马蹄的声音你没听见吗？听见了。我可是听见了：还会老，还会病，还会死。只听见那些法。那就是闻啊，就是闻。

请再讲舍。所谓舍，我从知事的年纪起，就把自己的色身舍下了：无论谁骂、无论谁毁、无论谁杀。那就是舍，就是舍。

请再讲慧。所谓慧，你把我绑在马尾上驰过之后，从马尾上解下来，瞄准要推进深达百由旬的深谷，不是吗？瞄准了。那时我又说了什么？我说：“迦旃那青年，你别吓我，我不怕。”那就是慧，就是慧。再者，你现出大夜叉的样子，要用大棍砸头，不是瞄准了吗？瞄准了。那时我又说了什么？我回答说：“迦旃那青年，你别吓我，我不怕。”那就是慧啊。再者，你现出大龙的样子，把身绕了七匝，要戳杀头，不是瞄准了吗？瞄准了。那时我又说了什么？我回答说：“迦旃那青年，你别吓我，我不怕。”那就是慧啊。再者，你现出大象的样子，用鼻子卷起，丢到蹄下，瞄准要踩，不是吗？瞄准了。那时我又说了什么？我说：“迦旃那青年，你别吓

我，我不怕。你虽叫做迦旃那青年，我知道你是能作种种神通变化的富纳迦夜叉。”怎么会知道呢？这大树林里只有你我两个。你心一变，色就变出来，我当然知道啊。那也是慧啊。

请再讲惭。所谓惭，你把我从说法座上拽下来，绑在马尾上正要驰的时候，用脚绳绑、用手绳绑，拖拉着百般折磨，不是吗？是的。那时候，我可曾说“在大众正中间这样做，多么可耻”？没说，只是默默住着。只是你不惭才做；你没有戒，也没有定，也没有慧；没有戒、定、慧，才在大众正中间做那些不善的事。我们可是不做那些不善的事的，可耻啊，可耻。那就是惭啊，就是惭。

请再讲愧。所谓愧，你把我绑在马尾上驰过之后，瞄准要推进深达百由旬的深谷，不是吗？瞄准了。那时我又说了什么？我说：“迦旃那青年，你别吓我，我不怕。”那惧怕的力量，正是渴爱的力量。你是渴爱的奴，渴爱的崽；渴爱支使什么，你就做什么。叫做渴爱、我慢的大夜叉附上把你摄住了：渴爱说用绳子绑脚，就绑；说用绳子绑手，就绑；说拖拉，就拖拉。这样做，是因为想要伊兰陀提，迷恋伊兰陀提，爱乐伊兰陀提，执着伊兰陀提，黏着伊兰陀提。这样做，正是渴爱的那些力量。受为渴爱作缘。触为受作缘。正因为如此：触缘受，受缘爱；有了爱，便一直到有。到了有，便得到生。那

生每一次现起、每一次得到，都是可怕的啊。只是你不怕才做；我们可是怕的，怕的。那就是愧。

到这时富纳迦才说：维度拉，我错了。身业的大过小过，语业的大过小过，意业的大过小过，请容忍这些过。也请把维度拉大臣送回哥拉比亚国。请上这马——说到这里，维度拉大臣才说：不是那样啊。请等一等，你把我叫来的因由，请说一说。这时富纳迦说：没有别的。把大臣叫来，是因为博伽瓦提国龙王的王后维摩罗天后想吃维度拉大臣的心肝，起了孕欲，她的女儿伊兰陀提说若得到大臣的心肝，她就爱恋、迷恋、爱乐于我，我这才起了置你于死地的念头。不过，若得不到伊兰陀提，也就罢了，请让我把维度拉大臣送回哥拉比亚国，请上马吧——说到这里，维度拉才说：这样说来，你是错了，是愚了；被叫做伊兰陀提公主的大无明遮住，圣财才隐没了。若我死了，维摩罗天后的孕欲也不会解。我可是大智者啊。所谓智者，别人的所愿也要成全，自己的所愿也要成全，我能设法。怎样设法呢？你与伊兰陀提若有因缘结合了，你的所愿不是成了吗？成了。伊兰陀提的所愿不是成了吗？成了。维摩罗天后呢，若听到我的法，孕欲得解，维摩罗天后的所愿不是成了吗？成了。我呢，把我的法供养了，再被送回哥拉比亚国，我的所愿不是成了吗？成了的。来，那么把我送到龙宫去，送到龙宫去吧——他这样把七圣财清楚开示了。

此故事中出现的名字，为使闻者易于记持，大师佛爷即按如今这样开示。

25 业、心、时节、食四缘开示

嫩嫩的色身，躲在无明的暗影里。

无明的大刺扎进自己，拔也拔不出来。

用自己的本事反过来扎自己，拔也拔不出来。

业是老师傅，心是主人，时节是泥水匠，食是苦力——就这么说。心小主人使唤业老师傅：“业老师傅呀，请给我盖一座房子。”那就说盖就得盖了。要在哪座城、哪个村、哪个地方盖呢？有一座城，色所缘也没有，声所缘也没有，香所缘也没有，味所缘也没有，触所缘也没有，是一座大荒城。有一座城，色所缘又美又艳，声所缘又种种又各样，香所缘又熏又芳，味所缘又可口又入味，触所缘又奇又巧，非常丰饶。若问要在哪座城盖，这时心小主人说：“好啊，业老师傅，我更喜欢有色所缘、声所缘、香所缘、味所缘、触所缘的那座城。”这时业老师傅说：“呵，别想住那座城，不好。”心小主人问有什么不好，业老师傅说：那座城是一座大废城，常常地崩。崩就崩呗，我太喜欢那点色所缘了。别想住，常常淹水。淹就淹呗，我太爱乐那点声所缘了。别想住，常常刮风。刮就刮呗，我太中意那点

香所缘了。别想住，常常起火。烧就烧呗，味所缘、触所缘我太想要了，就想住这座城。盖就盖吧——硬是这样使唤。

这时业老师傅说：那么把你埋进地里，喜欢了吗？呵，这个可不喜欢。不喜欢呀，石头压着，没法喘气。那么把你没进水里，喜欢了吗？呵，这个也不喜欢呀，会淹死的。那么把你抛进大旋风里，喜欢了吗？这个也不能喜欢，会被刮跑。那么把你丢进火里，中意了吗？哦，烧着了才更糟。那么把地一拈、水一拈、风一拈、火一拈聚在一起揉匀了盖房子，不好吗？呵，对了呀，这个喜欢，喜欢了喜欢了，盖吧盖吧——心小主人这样使唤。这时业老师傅说：说是盖，我也不会盖，得使唤我徒弟泥水匠毛时节才行。

“喂，泥水匠毛时节，这边这位心小主人，把地一拈、水一拈、风一拈、火一拈这四样聚在一起揉匀了，给他盖一座房子啊。”业老师傅这样使唤。这时泥水匠毛时节说：说盖就得盖了。不过我得看苦力毛食给什么：给好砖也得做，给碎砖也得做，给烂砖也得做，给没烧熟的砖也得做——他这样说。这时业老师傅说：“喂，别啰嗦，盖就盖吧。”再下了这道令，泥水匠毛时节便同苦力毛食把大楼盖起来了。

就像如今世间城里村里盖楼的时候，所谓“给砖给砖，来呀来呀”：给好砖也啪地贴上，给碎砖也啪地贴上，给没烧熟的砖也啪地贴上，给烂砖也啪地贴上，上面再抹一层薄薄的灰泥，大楼就完工了。正像那个譬喻：遇上好的，便得到人屋、天屋、梵天蕴宅等等；遇上不好的，便得到狗、猪等旁生的蕴宅。蕴宅无论好还是不好，有一天地崩了要叫，水淹了要叫，大旋风刮来被卷着走，火烧了要叫，叫得沸反盈天、烧烧嚷嚷——这些，大护法、大女护法们，没听见吗，没看见吗？

因此，行——业、心、时节、食这四缘——所造作的、所安排的那些行法，都具有坏灭法、会坏的本性。世尊亲自这样开示了，却还以为不会坏，还去想要，所以地崩也得受，水淹也得受，大旋风刮来也得受，火烧也得受。自己想要的得到了，便高高兴兴地受着；自己爱乐、希求的得到了，便不怨不叹，努力去受着吧。自己想要才自己得到；自己不想要，自己就得不到。

来，光说不想要、不爱乐，也还不算完。得用法精勤，用到知道。知道了就不想要，不想要就得不到，得不到就不受，不受就寂灭了。

（有录音。）

避开实有，能见虚无——盲凡夫。

所谓“避开实有”是什么——若问，胜义界里只有色、名二法，不是吗？诚然，尊者。那真实有、真正有的色、名二法，不去努力知道、看见，只把向外的从脚、手、鼻子起，以及记知的世俗谛——人、天、梵天、有情——拿来作所缘，所以叫做“避开实有、能见虚无的盲凡夫”。

不堪忍，这才是真法；
若堪忍，众人将在轮回的脉络上漂流。

所谓“不堪忍，这才是真法”：正在精勤修法的禅修者们，诸受现起，正在受着。那受不堪忍。那不堪忍，才说是真法、正法。对现起的受，为了使它堪忍，把威仪毁了，便堪忍了、轻松了。堪忍了、轻松了，自己的心便想到哪里到哪里、谋到哪里谋到哪里，在轮回的脉络上漂流而去，所以说众人将在轮回的脉络上漂流。

须陀洹果两个，还像那回事；
渡到阿那含果，两身相合才分离。

这是说：须陀洹、斯陀含的人，欲贪尚未断，所以还在家巷之间。所谓渡到阿那含果、两身相合才分离：到了阿那含果，欲贪已经断了，才从家巷之间得脱。

世谛、胜义，分开记，不得称为贤圣。
世谛、胜义，连着记，不得称为贤圣。

世谛、胜义二者相合，能知者才为尊。

26 四亡者与四活者

道是亡，果是活。须陀洹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罗汉道各只生起一次，不再第二次生起，所以叫亡。

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若有意欲、入定，因缘具足时能够生起，所以叫活。

所谓头碰头连结、钩连结、环环相扣之信：

凡夫之信不坚固，叫头碰头连结。圣者之信坚固，叫钩连结。诸佛世尊之信更加坚固，叫环环相扣。

所谓“教法向上游”：修止观的禅修者，须陀洹道落下之后不再往下转，从斯陀含到阿那含、从阿那含到阿罗汉，一层一层往上升，叫教法向上游。

27 迦韦大师与阿那含杜维邦会面

被称为阿那含的杜维邦女士，是明昆大师的一位女弟子。听说望燕坡峡谷有人见法、比丘之事已办

完，想查虚实，便到迦韦大师安住的望燕坡峡谷来。大师的弟子们想听大师与杜维邦的问答，都聚到望燕坡寺院。

杜维邦来到迦韦大师座前要提问时，大师自己先从准备一直讲到道落下，讲得自然相应，把杜维邦接着要问的法义一点不剩预先答完。杜维邦禀：“尊者的修行道路上以‘正念’为主，极自然相应，尊者。”拍着臂膀跳起来：“这才是我的儿子，这才是我的儿子。”迦韦大师回说：“想当儿子，得喂了才当得了母亲。”次日杜维邦供养寺内僧伽钵食，随喜称善哉，然后回去。

（她没有立刻到我这里来，先住在寺园里一间客寮打听。我立了愿，把她要问的问题作所缘放好了，所以能预先答。她要问的并不浅。极自然相应，也识字，穿戴住行整齐，有安定的威仪。大师曾如是称赞杜维邦。）

28 法的特质

法的特质，大师以譬喻开示，令禅修者明白：

世尊不是说：自见、无时、请来观看、导向、智者各自证知吗？是的，尊者。好。譬喻一位修法的禅

修者：从遍作、近行、随顺、种姓，是自见之德；四圣谛看见四次，是无时之德。

“智者”之慧，好比国君大王；“导向”好比国君身边的大臣；“请来观看”好比拿在手里看：比这个还更好。把四圣谛展示四次。展示时，“智者”之慧各自分析决断。若问怎么决断：此是色，此是名，此是心，此是心所，此是苦谛，此是集谛，此是道谛，此是灭谛——这四圣谛之法，即名为须陀洹道、须陀洹果。此是苦谛，此是集谛，此是道谛，此是灭谛——这四圣谛，即名为斯陀含道、斯陀含果。此是苦谛，此是集谛，此是道谛，此是灭谛——这四圣谛，即名为阿那含道、阿那含果。此是苦谛，此是集谛，此是道谛，此是灭谛——这四圣谛，即名为阿罗汉道、阿罗汉果。此是有情世间，此是行法世间，此是器世间（内三种世间）。此是有情世间，此是行法世间，此是器世间（外三种世间）。慧这样分析决断。决断之后，慧各自领受而住。

心、心所、色这三法生了又灭，看见这个。看见了，这生灭之苦是因谁？加以审察。这样审察，名为审察遍知。一审察，看见贪、渴爱、集谛。看见了，道便遣除。这样遣除，名为断遍知。

看见心、心所、色，即名为谛智。道的作用，名为作用智。随眠被道遣除，因果断了，即名为已作智。

能见之法：法眼
应见之法：四圣谛
能知之法：智
应知之法：四圣谛
能遣除之法：道
应遣除之法：集
已断之法：灭

29 石差当塔开示

和尚我们敏建镇东北有一座叫做石差当塔的佛塔。那石差当塔做庙会的时候，喝棕榈酒的醉汉特别多。其中有一个醉汉，头发绺成一小撮尖髻，筒裙掖到胯间，手里拿着一根短竹棍，沿庙会市集一路走，见人就拿肩膀去撞，嘴里喊：“找傲气的人哪，找傲气的人哪。”

另一个醉汉看不下去，要比他更胜一筹，也一样把头发绺成尖髻，筒裙掖到胯间，拿着比他那根更粗的棍子，喊：“找人的，傲气在这里哪，找人的，傲气在这里哪。”
就要拿肩膀去撞。

于是头一个醉汉看了后一个醉汉的脸，喊：“傲气的人让开哪，傲气的人让开哪。”

喊着就躲开走了。

我们大护法、女大护法们，也跟石差当塔庙会上那些醉汉一样了：没碰到傲气的人以前，“找傲气的人哪，找傲气的人哪”，还有“找人的，傲气在这里哪”；一碰到了，又是“傲气的人让开哪，傲气的人让开哪”，躲开走了。

逢着迦叶佛的教法时，已经是“傲气的人让开哪，傲气的人让开哪”地躲开过了。像“找傲气的人哪，找傲气的人哪”那样，远远发愿要逢乔答摩世尊的教法；因为那样发过愿，如今才逢着乔答摩世尊的教法。

逢着教法了，却又东晃西晃，远远发愿：愿弥勒世尊出世时，以五盏油灯、五茎莲花，亲自最先得见——这跟喊“傲气的人让开哪，傲气的人让开哪”是一样的。

就这样一路躲、一路躲，眼巴巴盼着以后要出世的佛，发着愿，沉在轮回里。能得涅槃、能到涅槃的法却不去用功，不要只顾思念已经过世的阿妈乔和杜韦陶了。如今逢着乔答摩世尊的大教法，就像“月明时纺棉”那样，把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这五大力握在手里，在鼻孔末端这个身门上取掩护、作屏障，以接触、觉察、正念紧紧用功，用止观之法修习驱除贪、瞋、痴这些无明骚乱郎，便能从须陀洹道起、到阿罗汉道止，按各自波罗蜜证

达。这一回可别再像石差当塔庙会上的醉汉那样，“傲气的人让开哪，傲气的人让开哪”地躲着了。

说到这里，再讲肥皂贩的事。我们宣隆村里，有人喊着“肥皂、肥皂”，说他们的肥皂去垢极净、能洗得极白，沿田叫卖。看他们自己，却满身是垢。我们大护法、女大护法们，也会像那些肥皂贩一样。比起给别人去垢，先给自己去垢更要紧。比起当别人的老师去说法，先自己用功证得法更要紧。所以不要做肥皂贩——大师常常这样训诫。

30 法住开示

有人请问：法住之法，住在怎样的人身上呢，尊者？恩师大师佛爷便举喻开示：

古时候，就说巴拉那斯国梵达他王在位吧。那时边地远处叛军作乱。梵达他王为了剿灭叛敌，派出五位将军。五位将军奉大王之命前去，到了边地大森林附近，看见叛军来往扬起的尘土，其中一位将军心里盘算：哎呀，尘土这么多，估量起来叛军不会少，一害怕，就留下来了。

其余四位将军再往前走，又看见叛军把一面极其盛大的胜旗，堂堂皇皇地竖在那里。于是又有一位将

军一看那旗，觉得实在堂皇得厉害，一害怕，又留下来了。

其余三位再往前走。叛军知道将军们近了，便喊号：“咱们的人哪，国王的将军们这样围、那样围，这样捉、那样捉，对不对——对！”发着军声。

于是又有一位将军心想：哈，这声音可不少。叛军一定很多，我们三个打不赢，又留下来了。

剩下两位将军，说要打赢，冲上去了。进了叛营，把叛军一个个砍得段段碎碎。过了好一阵，叛军头领一刀砍下去，一位将军段地倒下。剩下那位将军立刻回砍，把叛军头领砍得段地倒下，叛军才七零八落全部逃散。这时只剩这一位将军，叛敌已经全部剿灭，打了胜仗，升起胜旗，回到大王那里。

这还要用比喻来说。如今到和尚这里来的比丘、沙弥要注意的是：假如听说某城某村某处，某人的女儿极俊极美。市集又近，砖房又大，财物又多，女儿又美，便像那三位“准准的”一样——

听藏宝书，准准有财；
听星占书，准准病消；
寺里的和尚，准准得到公主。

心里以为会到手，就还俗了。这就像看见尘土扬起便留下来的那位将军。

若还能忍得住，再往前走，托钵路上看见一个容貌美丽的少女从面前经过，心想：哎呀，昨天听说的那个少女，跟这个少女真像，果然如所闻，容貌极俊、极美。得设法把这个女子弄到手才行，以为会到手，又还俗了。这就像看见大胜旗便留下来的那位将军。

若还能再忍得住，那少女来请：“弟子家里请尊者来托钵，尊者，请天天坐着，尊者。烤面包烤一烤，黄油多抹一些，请受用，尊者。喏，这是甜茶，尊者，糖也可以再添，尊者。和尚尊者想要什么，请吩咐，尊者。要凉了，尊者，趁热受用吧，尊者。”在旁边絮絮叨叨、唧唧喳喳，天天供养。于是又怎样了呢？以为：成了，这个女子对我可真有情。我要她，一定能得手，又还俗了。这就像听见军声便留下来的那位将军。

若还能再忍得住，那少女嘱咐说：今天事情忙、事情多，哪里也去不了来不了，连烟卷都还没有，尊者，傍晚五点左右再来一趟吧，和尚。到了傍晚五点，那少女从窗口探头张望，看见他用袈裟蒙着头，直直地走来，便走到门口，门掩着不关严，装作要睡。和尚贴着门，吱地一推，看见屋里衣裳散乱地躺着，连戒都来不及放下，就掉下去了。这就像被叛军头领砍倒的那位将军。

剩下那位将军，把叛军头领砍得段段碎碎，能够把欲贪这个叛军头领一节节砍死的人，法住之法才会住在他身上。——大师这样开示。

正因如此，恩师大师佛爷常训诫寺中弟子僧伽：去托钵要按次序排队站着托，不要设常坐之家。设了常坐之家，往往落到欲事上。不要想受人爱；想受人爱、被人爱了，往往会断。不要想名大；想名大、名大了，名刺会扎。不要想要名；想要名，名会垮。不要名，名才更增。钵也不要越。越了钵，地狱会大。用脚踏过去，小孩子都知道；比方一位大护法把酸叶清汤倒上来，你“哼”地皱鼻子，就是越钵。把回油猪肉汤倒上来，你“哈，这才到位”地笑眯眯，也是越钵。

这样去托钵，为使贪、瞋、痴不生起，为使自己的心不跟着色所缘、声所缘、香所缘、味所缘、触所缘跑，能守护多少就守护多少，要安住正念。——大师这样训诫。（有录音）

31 在家女护法都知道的五件事

一、欲求

= 在家女护法们，别人的妹妹自己的妹妹、别人的母亲自己的母亲，都欲求丈夫。

二、行处

= 在梳妆、敷粉、穿戴妆饰上活动。

三、依止

= 依止于子女、丈夫和亲戚父母。

四、作意

= 心里作意：但愿我的丈夫不要讨小，但愿我的丈夫不要讨小。

五、终结

= 自己的丈夫听自己的话、不讨小，那就完事了。

32 悦行开示

喂，年轻的女大护法们，你们不爱听的，我也要说一说。不要想美，不要想俊，不要想财物多，不要想名大。越美越俊、财物越多、名越大，苦往往来得越紧。眼的欲也不要跟，耳的欲也不要跟，鼻的欲也不要跟，舌的欲也不要跟，身体的欲也不要跟。一跟了欲，就会荒唐愚妄。怎样荒唐愚妄呢？眼、耳、鼻、舌、身的欲一跟，就因那五个孔错了。五个孔错了，就会五处翻覆。是的，我们大护法、女大护法们，也有过因为自己的欲不满足而落到种种心苦上的。那些就是五个孔错了所得的果。所以——

一热之上再一热，
可是供过辣椒臼？
这热可真特别。

小妹妹，这个身体躲在无明的暗影里。
无明的大刺扎进自己，拔也拔不出来。
凭自己的本事又扎自己，拔也拔不出来。

说的就是你们正在受的。只管努力去受吧。

我们乔答摩佛在世时，也有一位叫做悦行的富家少女，极美、极俊，财物又多，名也极大。于是眼的欲也跟了，耳的欲也跟了，鼻的欲也跟了，舌的欲也跟了，身体的欲也跟了。这样跟了欲，五个孔就错了。五个孔错了，悦行便苦到五处翻覆。苦到什么地步呢？悦行正念全失，抖得腰上的衣裳都要掉下来，疯了。比起那个，大护法、女大护法们身上衣裳还穿得体面，话还能说得端正。悦行那边，说疯也够疯的了。高达沙被地蛇咬死，幼子被鸢叼走，长子被水冲走，回到家父母和弟弟又被砖房压死——六具尸体一齐死光，把这些经过翻来覆去一想，眼里只看见要疯。那样一想，想什么都是要疯。所以悦行每想一次，疯子便一窝蜂跟上来，衣服撕得稀烂，腰上连衣裳都贴不住，就只好疯了。悦行回头训自己：

喂，小疯婆，喂，小蠢婆，喂，小苦命婆，
爱香的、爱花的蠢婆，

你妆扮、你疼惜的那个俊姑娘，如今可遭殃了。

披上那香气淡淡的闺秀披巾，如今可遭殃了。

悦行就这样嘴里一串一串地说，太阳越高，疯得越老练，吃不下、喝不下、睡不着，在村里村外、田边地头转：

“高达沙被地蛇咬死了，幼子被鸢叼走，长子被水冲走，父母和弟弟被砖房压死了、死了，全都死了。”嘴里一遍一遍念着，南歪北倒、南冲北撞，碰到哪条路就在哪条路上转，胸口心里要裂、要碎地苦着。

尽管落到这样的贫苦灾难里，业力一抬、一拽，寺院里世尊金身也把金智之网一撒：今日我当度谁？一看，看见了悦行。怎样看见的呢？看见：“悦行像柚木火炭被灰盖住，若用我的法之风来吹，就要燃起来了。”这样看见了，世尊便设下大法会。愿悦行能来到此法会。愿她能闻我的法。愿她能知我的法。作了这样的决意，以慈界覆护，在法座上等候。那时悦行也南歪北倒、南冲北撞，走遍全城，因世尊的决意，朝着说法棚走去。到了说法棚附近，一位有慧的在家男护法一看见，便说：“喂姑娘，喂姑娘，你成了这个样子，可热啊，忧火烧着，热得厉害啊喂。喏，那边世尊正在说法，去听听法，好得个轻安、得个轻安的因由吧。”在家男护

法这样一说，悦行一听见佛声，便起了要去的心，朝前望着，一直漂到了说法棚。

这时闻法大众一看见走到说法棚边的悦行，便说：“喂疯婆疯婆，南也不知道，北也不知道，东也不知道，西也不知道，别进我们大众里，去、去。你看，跟别人不一样，腰上筒裙也没有，披巾也没有，头上破破烂烂，花也没有，别进我们大众里，去、去。”闻法大众这样说，世尊在法座上开口：“爱女悦行，到我跟前来。”大众这才给她让出一条小路。于是悦行来到世尊座前。

到了世尊座前，近旁的在家男护法们脱下外披，给她围上腰。这时世尊金身说：“喂悦行，你热成这样。你不是为自己热，是为别人热。喂，爱女悦行，会老、会病、会死——老、病、死没有吗？”世尊一问，悦行说：“有老、病、死之法，尊者。”“有老、病、死之法，也有不老、不病、不死之法，那么你不怕老、病、死之法吗？”世尊再问，悦行说：

“怕老、病、死之法，尊者。”

“怕老、病、死之法，那就去找不老、不病、不死之法啊。”于是悦行禀告：“尊者说，怕老、病、死之法，就要找不老、不病、不死之法。弟子该怎样找呢，尊者？”再禀告，世尊说：“若想找不老、不病、不死之法，别人也不要爱，自己也不要爱。”悦行说：“弟子还爱着，尊者，还爱着。能不爱吗，尊

者。弟子的小孩子眼睛圆圆的、睫毛翘翘的，叽叽咕咕、滔滔不绝，极会说话，尊者，极会说话。所以弟子爱，尊者，爱啊。”这样禀告。

于是世尊开示：“你说爱，是因为不知才爱。若知，你就不会爱。所以：因为不知所以欲求，因为欲求所以耽着，耽着便去造作，造作便获得，获得便领受，你就会领受。不知叫做无明，欲求叫做渴爱，耽着叫做取，造作叫做行，获得叫做有。无明与渴爱两株并合作因，便得了生。得了那个生的轮回大块，你就会领受。不要呻吟。你看你自己，村里村外转，吃不下喝不下，胸口心里要裂、要碎、要破，你在领受。为了什么领受？爱了高达沙才领受。为了什么爱？因为不知才爱。若知，你就不会爱。不爱，你就不会这样领受。你看你自己，村里村外转，吃不下喝不下，胸口心里要裂、要碎、要破，你在领受。为了什么领受？爱了你的小孩子才领受。为了什么爱？因为你不知才爱。若知，你就不会爱。不爱，你就不会这样领受。喂悦行，你正在受想的骗。所谓爱，不是你想爱才爱。是想骗着你，你才在爱。怎样骗的呢？法说无常，想却骗成常。法说苦，想却骗成乐。法说非我，想却骗成我。法说不净，想却骗成净。所以：‘所见被想所覆，把想上的疑清理掉，疑才会尽；所见被想所覆，想上的疑不清，疑便不尽。’受了想的骗，才落到苦上。把那骗人的想，把疑清理掉吧，喂。”

世尊这样说了，悦行再禀告：“清理疑，该怎样清呢，尊者？”世尊说：“要用四念住来清。观四念住，四念住就会把疑清掉。自己的‘身体’，在叫做鼻孔的身门上，出息入息所成的触所缘一碰，就觉察；在觉察之上安住正念，四念住便已具足。

具足之相：对接触保持正念，叫做身念住。对苦受乐受的领受之性保持正念，叫做受念住。对觉察之性保持正念，叫做心念住。舍弃贪求与烦恼，对它按它自己的性、它爱怎样生就怎样生保持正念，叫做法念住。观这四念住，身念住会清掉净想，受念住会清掉乐想，心念住会清掉常想，法念住会清掉我想。喂悦行，观四念住吧，观自己身体里面的热界，观、观。”

世尊金身这样吩咐，（悦行按世尊所吩咐的去观，法眼开了，这才）悦行禀告：“弟子知道了，尊者，知道了。是看见了才知道的，尊者。喏，那边大众里的人说，尊者，他们说。喂疯婆疯婆，南也不知道，北也不知道，东也不知道，西也不知道，别进我们大众里，去、去，他们这样说，尊者，他们说。你看，跟别人不一样，腰上筒裙也没有，披巾也没有，头上破破烂烂，花也没有，别进我们大众里，去、去，他们这样说，尊者。弟子知道了，尊者。他们还不知道。弟子知道了，尊者，知道了。弟子筒裙也有，披巾也有，花也有，也知道了，尊者。他们还不知道，尊者，还不知道。尊者说所见

被想所覆，要把想上的疑清理掉——把想上的疑一清，疑尽了，就知道了，尊者，就知道了。”这样稟告世尊。

世尊金身自己虽然已经知道，为使大众得知，便问：“喂悦行，你口口声声稟告知道了、知道了，你知道的是什么？”悦行说：“弟子会老、会病、会死——老、病、死之法，也知道了，尊者。明智分上生起的六种想，也知道了，尊者。

常想灭、无常想到，这是一，尊者。

乐想灭、苦想到，这是一，尊者。

我想灭、非我想到，这是一，尊者。

能断之法，知道，这是一，尊者。

所断之法，知道，这是一，尊者。

已断之法，知道，这是一，尊者。

能断之法是道，尊者。所断之法是集，尊者。已断之法是灭，尊者。”

“喂悦行，你不是说筒裙也有、披巾也有、花也有吗？”

“说过，尊者。”

“你的筒裙从哪里得的？”世尊问，悦行稟告：“远古之时，胜莲华佛金身说过：我的女儿、长老尼，到了乔答摩的教法，要使叫做五戒的筒裙牢固。弟子叫做五戒的筒裙已经牢固了，尊者。”

“披巾呢，再说说。”

“远古之时，胜莲华佛金身说过：我的女儿、长老尼，到了乔答摩的教法，要披上叫做八戒的披巾。弟子叫做八戒的披巾已经披上了，尊者。他们的披巾镶钻、镶玉、镶宝石，怕人抢，要浆、要洗；弟子的披巾不用洗，也不怕抢，极凉，极翠，极安稳，尊者。”

“花呢，再说说。”

“花有三枝，尊者，三枝，尊者。远古之时，胜莲华佛金身说过：我的女儿、长老尼，到了乔答摩的教法，要簪上三枝花。弟子对佛也信，对法也信，对僧也信。

Budd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Dhamm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Saṅg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我归依佛，我归依法，我归依僧。

叫做三枝花的已经牢固了，尊者。”

“喂悦行，这一点还不够靠，再往前加把劲，加把劲。”世尊再给她打气。这样一打气，悦行再加功用，便依次证到阿罗汉道、阿罗汉果。

这样证到阿罗汉道、阿罗汉果之后——

- 一、能见之法，所见之法
- 二、能知之法，所知之法
- 三、能断之法，所断之法
- 四、已断之法

全部彻底知道了。能见之法是法眼，所见之法是四圣谛，能知之法是智，所知之法是四圣谛，能断之法是道，所断之法是集，已断之法是灭。悦行是看见了才知道。知道了便不欲求，不欲求便不耽着，不耽着便不造作，不造作便不得，不得便寂灭。至于你我众人，不知便欲求，欲求便耽着，耽着便造作，造作便获得，获得便领受吧——那便是暗月了。——大师这样开示训诫。

33 子媳扰亲、媳怨亲忧开示

我们乔答摩世尊在世时，舍卫大城里有一位财物丰足、具足五种善好、具足胜女之相的富家少女，名叫索娜。到了时候、到了年纪，父母按本分，把她嫁给一位门第相当、名分相当的富家儿子。这样成婚之后，索娜夫妻财物又多、容貌又俊，便按年轻人的常法，乐得没个完、笑得没个停，连三宝都顾不上了。

这样快快乐乐过下来，过了相当些年，索娜夫妻生了十个儿子。有一天，索娜的丈夫那位大富翁到世尊寺院去闻法，悚惧之心、法相现前，想出离轮回的欲念极大，便向世尊请求出家。世尊也知道这位大富翁往昔的波罗蜜和誓愿，一准了出家，大富翁

欢喜得很，别说向家里的富家太太告假，连招呼都不打，当场就在寺院出了家。

大护法们，你们能这样舍得了吗？

大富翁出家的事，富家太太索娜一听见，哭着愁着：从前说一辈子不丢下我的，这位老爷的话还算数吗，原来是个大骗子啊；如今是色相衰败了才厌弃的吧；这边的脸即使不顾，十个未成年儿子的脸也该顾一顾才是，你这个大陌生人——嘴里一串一串地说着、哭着，吃不下、睡不着，昏昏沉沉、迷迷糊糊，落到忧愁苦恼里。

这样过着，富家太太回头责备自己、给自己开解。若问怎样责备开解：“喂索娜，他不是因为不爱你才丢下走的，你愁什么。他看你，你也看他；他转过背，你也只管转过背。”这样给自己打气，一直把十个未成年的儿子养到成人，诸根不坏地过了下来。

十个儿子成人的时候，富家太太索娜已经六十出头，按“年纪会训人”那句话，得了正念悚惧之法。若问怎样得了正念悚惧之法。“嗯，我这十个孩子也成人了，凭他们的本事也能做事觅食了。看守这些财物的担子也够重了。那么把我所有的财物平均分开给他们，去归依、亲近三宝的功德，该是好的。”起了这个念头，便跟十个儿子商量，把他们安顿好，把所有财物平均分开给了。

这样分了遗产，对十个儿子说。若问怎样说。“孩子们，你们母亲从你们父亲丢下走的那时起，把你们抚养到成人。你们也都成人了。母亲年纪也大了，想归依佛德、法德、僧德，安安静静过。所有财物也已经分给你们了。如今到了要靠你们有信才吃得上的地步。趁母亲还没死，让我好好吃上一口饭，安安静静过下去吧，孩子们。”这样说了。

于是十个儿子说：“母亲啊，不要担心发愁。母亲的儿子们不蠢，很懂事。母亲的恩德多得报不完。世上奉养父母是极其高尚的。用母亲分给的财物回头奉养母亲，一点也不沉重。我们轮流奉养，本分决不会缺。母亲想要什么只管说。”一次一次温言软语地答应。儿子们这样种种立誓答应，富家太太高兴得很，“这才是母亲的儿子，这才是母亲的儿子”，一边称赞，一边想：养育之恩可算报了，像手里十根拄杖，有得撑了。愿你们健康安乐。愿财物受用种种增长。愿你们活过百岁。愿与这些妻子、这些儿子一同到老、一同为主。——这样发愿祈请。

于是先从长子家里住起。起先还和和气气、本分不缺地奉养。过了十天、十五天，渐渐不恭敬起来，做媳妇的还把杂七杂八的活派给老太太做。再后来本分缺了又缺，绷着脸说：“老太太，再到别的儿子家里轮着住住吧。”于是富家太太说：“哦，你没有信、不想让住满，那就走呗。我还有别的儿子。”便搬到次子家里。次子家里也是同一个钵里的同一颗

豆：起先还和和气气地奉养，日子一长，听了妻子的话，做儿子的也怨起来，又得搬一家。

就这样，一家不好搬一家，搬来搬去，最后搬到了幼子家里。到了幼子家里，更坏了。若问怎样坏。“您来住，家里吵、家里热，尽说媳妇不好、儿子不好。跟大家合不来，到底是谁坏？您快搬到别家去吧。”又这样说。

富家太太这下更苦了。能搬的家也没有了，钱财一个子儿也没有了。到了老大一把年纪，才碰上这种种苦。哎呀，丈夫也丢下走了，儿子也不和气，可依可靠的也没有，落到吃儿女们斜着眼喂的饭的地步了。“与其接手吃儿女们没有信的残羹，还不如死了好。”这样想着，“依靠错了的苦命婆，蠢婆，苦成堆地结结实实碰上了。”责备自己，嚎啕大哭，“哎呀，子媳扰亲、父母为难，媳妇怨恨、父母发愁——说的就是我这个做母亲的啊。”嘴里一遍一遍哀叹，胸口心里要裂、要碎地愁苦着。

这样愁苦着，业力一抬、一拽，又起了一个念头。若问又起了什么念头。儿子们不好好奉养、不好好喂，把命缩短了死，也还不是善死。如今真正可依可靠的乔答摩世尊还在世。孩子们的父亲、那位大恩人也至今在世尊座下归依。我也该毫不迟疑地走他走过的路。——起了这个念头，便到比丘尼寺出了家。

做了比丘尼，又被叫做年老出家的老尼，年轻新戒的比丘尼们对她并不恭敬。派她洗衣、打水、烧热水，连按揉按摩都派上了。有的比丘尼说自己戒腊大，还派她顶礼、做额外的佛事，派个不停。索娜长老尼也把派给的一应差事尽力做完。

跟比丘尼们去闻法，也只能在边上蜷着听。年纪大了，耳朵沉，听不清楚，往前挪着听，比丘尼们便斜眼刺她：这个老太太也太想挤进体面人里了。她只好退回去，还是小小地蜷着听。

有一天，城里请全寺去应供，比丘尼们把老太太索娜叫来说。若问怎样说。老太太、老太太，我们要进城应供，老太太眼睛也花、耳朵也背、腰也弯，别跟我们去，在寺里看着。等我们回来，把水打好，好马上洗澡。热水也烧着。——派完，全寺都去应供了。

索娜长老尼按所派的去打水。井又深，水瓮又大，极其辛苦，便抱怨：

“哎呀，一热之上再一热，可是供过辣椒臼了？这热可真特别。”

水瓮大得搬不动，抖抖索索地扛着，在浴室里砰地摔倒了。摔倒之后，对自己身体上生起的受，以勇猛的精进专注，把正念贴上去观。

这样把正念紧紧贴在身体上的受上观下去，定力一盛，生灭随观智的见地锐利起来，从受之想转成受

之慧，把心、心所、色的生灭清清楚楚看见了之后，从须陀洹道起、到阿罗汉道止，按往昔的誓愿波罗蜜，成了具足神足功德的阿罗汉尼。成了阿罗汉尼，正入着果定，比丘尼们派下的烧热水这件事便没有做成。

不久比丘尼们回到寺里，忽然找不到这位年老出家的老太太，东寻西找，才在浴室里看见她躺着。于是凡夫比丘尼们下巴一翘、手指一戳，问：“看看，这个老太太样样都想靠、想贴。什么都不想干。哪个地方都不得体。这回也是，交代了把热水烧着，却跑到浴室里睡觉。热水在哪里？”带着怒气、带着骄气这样问。于是索娜长老尼温和地说：“好、好，我烧，我烧。”入了火遍，决意：让这浴室里所有水瓮里的水全部沸腾翻滚。这一决意，水瓮里的水立刻沸腾起来。

看见水突然沸腾，凡夫比丘尼们惊恐震动，喊：“这个老太太是个大巫师，因为大巫师，水都开了，来看啊、来瞧啊。”惊恐地叫。比丘尼们这样惊叫，楼上的比丘尼师傅们听见了，下到楼下，到浴室里去看。一看，清楚地知道老太太比丘尼索娜僧事已经办完，便带着索娜长老尼和寺中诸比丘尼，到世尊座前禀告。

世尊金身在大众中间端严而坐，对大众说：“诸爱子爱女，且看年迈才归依僧团的索娜长老尼。色身虽

已衰败、年老无力，因信与精进之力，我的爱女索娜已成具足神足威德的阿罗汉尼。诸爱子爱女，在用功于能得涅槃的善法时，年纪大、年纪小不是主要的，唯有勤奋精进才是主要的。索娜长老尼在胜莲华佛在世时，见一位比丘尼受奋起精进第一名号的称赞，心生羡慕，曾在胜莲华世尊座前发过愿。”把过去摄持开示之后，在大众中间，以“奋起精进”第一名号授给索娜长老尼。

索娜长老尼的名声远近传开了。从前的丈夫阿罗汉长老和十个儿子也欢欢喜喜聚了来。十个儿子恭敬顶礼，请求宽恕他们的过错。于是索娜长老尼不但不怪、予以宽恕，还说要感恩。若问怎样说。你们母亲正因为你们冷淡，才得出家。若是你们亲亲热热地奉养，不但离不开你们身边，还要在轮回里胀胀地沉下去。因为你们，才得归依三宝之德。不怪你们，还要感恩。——这样说了。

于是十个儿子欢喜，恭敬顶礼两位恩人，禀告：愿哀愍佛弟子等，授给四事供养护法之位，尊者。于是母亲阿罗汉尼说：你们所禀，是可喜的。但是到了僧团，对任何人都不可为了四事而生执取。所谓出家人，是靠一只钵和两条小腿活命的。去吧，去吧。——这样吩咐了，从前的丈夫阿罗汉长老和十个儿子才各自回去。

索娜长老尼六十出头才入教法之门出家，因精进之力漏尽，成了具足神足威德的阿罗汉尼。一众老太太听见了，也学她、羡慕她，想着年纪虽老也能得道果，那时候归依教法的老太太着实不少。

好，女大护法们，难道不想像索娜长老尼那样吗？想的话，自己也不要爱，别人也不要爱，不要拿年纪大当借口松劲。年纪大、年纪小，有力气、没有力气，都不是主要的。信与精进才是主要的。逢着大教法的时候，好机会、好时辰不要放过，努力用功。儿女们不想养、不想喂、起了怨，也到和尚这里来，和尚我会用班贡轮给你们授奖。——大师这样开示训诫。

（恩师宣隆古创寺大师佛爷直到般涅槃，从未准许任何人为四事供养护法；有信前来供养时，只说会把他们作四事供养护法所缘。）

34 望杜志开示

从老家村庄到维宝拉山——大师这样讲。

好，大护法、女大护法们，不要想从原路回去。想从原路回去，往往会回到老家村庄。怎么会回到呢？比方说，派城里有个望杜志。那望杜志可是个阿字愚、纳字蠢的人。他的妻子呢，是中等里偏过

得去的那种。有一天，妻子对望杜志说：仰光城里药价好得很，你去卖一卖吧。望杜志回道：嘿，我不会去不会来，路也不认得。妻子说：哟，你也太不成了，我来安排、给你指路，你只管去。于是给做了一只小提篮、一只大提篮。喏，把这只大提篮放在前头挑着走，保管稳稳当当到仰光。到了仰光，把药卖掉，佛塔也去拜一拜。仰光城里的瑞德宫大金塔，神力可大了。一定要拜到。——嘱咐完，把他打发走了。

望杜志也把妻子交代的一字不差记着走了。后来走了相当一段路，累了，把大提篮放在前头，放下担子，到树荫下歇。歇着歇着，路上乏了，猛地打了个盹。别的行路人因为来路去路被挡住，把药担挪开，前后就弄反了。怎么反的呢？派城来路那头成了大提篮，仰光去路那头成了小提篮。望杜志睡得死死的，猛一惊醒，迷迷糊糊，不知道大小提篮已经对调，抄起担子，脸朝着大提篮那边继续挑。不多一会儿，就说吧，又回到派城了。可望杜志是阿字愚、纳字蠢的人，不知道已经回到派城。他把派城当成了仰光大城。仰光城都说远得很远得很，这回我挑着药担，不怎么累就到了——心里高兴，按家里妻子交代的，东看西看，看见瑞山陀塔，便想：瑞德宫、瑞德宫，名气那么大，跟我们派城的瑞山陀塔可真像啊，就进了城里。

到了城里，又东看西看：仰光大城跟我们派城可真像啊，再往前走。于是走到回家的那条路上，说：这条路跟去我们家的路可真像啊。走到自家门前，说：咦，这房子跟我们家像得厉害啊。天也黑了，心想在这房子里借住一晚吧，便喊：喂，房东，房东。望杜志的妻子应了一声：喂。于是这愚人蠢人望杜志又问：借住一晚不行吗？妻子明知是望杜志，却装作不知，回道：可以借住的，官人，可以借住的。望杜志便进了屋，放下挑来的药担，上了楼。

一上楼，又想：咦，这房子跟我们家可真像啊。房东妻子问：客人用过饭了吗？回说还没吃，便盛饭给他吃。到了饭桌，看见勺子、盘子，又想：跟我们家的勺子、盘子可真像啊。孩子们爬到背上骑着玩，他又扳着指头数：你们这些孩子，比我们家的孩子还像。于是妻子把孩子们叫过来说：嘿，别跟客人闹。又问：客人、客人，名叫什么？回说叫望杜志。问哪一城的，说派城的。又问要到哪里去，说要到仰光卖药。这一来妻子忍不住了，捏着拳头就打。打到这份上，望杜志还喊：哎哟娘哎，别折磨客人哪。

那大提篮、小提篮两个比喻，就是不善与善。有情大多不善所缘比善所缘多。所谓大提篮，就是一个劲跟着不善所缘跑，于是顺着来路，往往会回到不

善给果报的地方——叫做老家村庄的四恶趣。大护法、女大护法们。

35 提篮式的思开示

借着大提篮，和尚我再往下讲。我们世尊开示过前思、现思、后思，不是吗？（是的，尊者。）我们却知道叫提篮式的思、有瞋心的思、来多少收多少的思。若问提篮式的思是怎样的，就说我们乡下有一场布施吧。按那些布施的规矩，要收份子钱。来交份子钱的人，也得管饭。于是施主掐指一算。若问怎样算：我这场布施，城里大约请一百人，乡下大约请二百人。城里一百人，就算一人从八贝到一卢比、两卢比，平均下来份子钱大约能得一百。乡下那些人，就算一人从八贝到一卢比，份子钱大约也能得一百。这样估着算完，为三百人煮饭做菜，按乡下规矩把饭装进提篮里。

听众也按所请的，乡下的城里的都来了，吃了喝了。施主看见来了这么多人，以为账总算对上了，高高兴兴地去提大提篮、去看份子账，忙个不停。因为这样提了又看装饭的大提篮，从前就叫做“提篮式的思”。城里来的听众也真多。乡下来的听众也真多。尽管人多，要多得份子钱的账却对不上了。若问为什么对不上：城里听众也好，乡下听众也好，

份子钱多半只有四贝到八贝。于是施主想：那些城里人办事的时候，我可是一人一卢比、两卢比地帮过。我们乡下人办事的时候，我也是一人八贝、一卢比地帮过，人还亲自去帮过。轮到我，却多半只帮四贝、八贝。有的人只帮四贝、八贝，还多带了人、多带了孩子来。因此对份子钱少的人起不了满意的心，生起了恨心。这个从前就叫做“有瞋心的思”。

尽管生了这些恨心，到最后还是叹一口气，想：以后到他们那里，总会捞回来的，也就将就了。这个从前就叫做“来多少收多少的思”。这就是和尚我们曾经知道的提篮式的思、有瞋心的思、来多少收多少的思三种，要记住、要避开。——大师常常这样讲说，训诫大护法、女大护法们。

36 善与不善的行程开示

和尚我还要接着讲。大护法、女大护法们，善心、不善心这件事，知道是很要紧的。比方说，所谓善心：天热时待在沙洲上的人，不热吗？（热的，尊者。）好。比起待在沙洲上的人，待在屋荫、楼荫、树荫里的人，不更凉快吗？（凉快的，尊者。）比起待在屋荫、楼荫、树荫里，亲族的荫庇不是更凉快吗？（凉快的，尊者。）比起亲族的荫

庇，父母的荫庇不是更凉快吗？（非常凉快，尊者。）好。比起父母的荫庇，佛、法、僧这三宝的荫庇还要更凉快。依止这三宝的荫庇，把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修习再修习地向上走，等到戒、定、慧三支圆满时，心、心所、色这三法生了又灭、生灭不已，“前与后并不相同，是相续的生灭”——看见这生灭，就会觉得是苦。看见这苦，一审察“为什么”，就会看见正在造作的集。看见正在造作的集，道就会把随眠除掉；道一除掉，因果就断了。那就叫做灭。四圣谛不是一下子同时现起吗？（现起的，尊者。）因此所谓善，父母也做不来，亲族也做不来。像这样善速行一再增长，便成了把亲族都封顶盖印的善心，一盖上印章，就能从须陀洹道起、到阿罗汉道止。所以叫做 *kusalā dhammā*，诸善法。

所谓不善心：不善速行一再一再增长的话，比方说：世间上，对结了仇的人用刀刺、用棍打，打死了，也只能杀这一世，来世跟不了。一个贼从另一个贼那里，从眼生出、从耳生出、从鼻生出、从舌生出、从身生出，这样不断生出，就会生出贼儿子、贼女儿，咱们亲族是贼、咱们亲族是贼，就这样不间断地交往相处，不善速行一再增长，不善心把怨敌封顶盖印，就一路直奔恶趣驿站了。

37 维宝拉山如意红宝石

因此不要想从原路回去，要走到维宝拉山去。维宝拉山有好石头、好红宝石。要去却不容易。能越过三个大鬼看守的三层大森林，才能到达。能走到维宝拉山的人极少。即便到了维宝拉山，有些人并不捡那值钱的好石头、好红宝石，捡火石的捡火石，捡碎石子的捡碎石子；有些人唱着歌、吹着口哨，玩乐嬉戏，把时间耗尽就回去了。有些人则对维宝拉山的如意红宝石，没有得到也要得到，努力谋划挖掘，把它取到手。

譬喻与所喻

所谓维宝拉山，就是戒、定、慧这大圣教。三个大鬼，是说贪、瞋、痴。三层大森林，是说欲界、色界、无色界。以唱歌、吹口哨的玩乐把时间耗尽的那些人，就像米尽地余，一下子落到叫做老家村庄的四恶趣里去的那些人。能使轮回转动的那些善业功德，就像捡火石、捡碎石子。如意红宝石，是说以努力不懈地精勤止观，而到达一切苦灭尽处的大涅槃法。

所以，如今行道之教这大圣教正在开显的时候，为了能越过贪、瞋、痴这三个大鬼，以及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层大森林，要把信力、精进力、念

力、定力、慧力这五大力握在手里，努力精勤止观之法——他这样开示训诫。

38 止观禅修方法注释

恩师宣隆古创寺迦韦大师常所开示的止观禅修方法注释。

迦韦大师：“诸位在家男护法、在家女护法，在轮回的路途上漂流，不苦吗？”

众护法：“诚然，尊者，非常苦，尊者。”

迦韦大师：“既然苦，难道不想要安乐吗？”

众护法：“诚然，尊者，非常想要安乐，尊者。”

好。想要安乐，就必须杀掉母亲与父亲。统治国家的两位国主大王也必须杀掉。十二个探子也必须杀掉。然而父母二人恩德极大，杀一次是杀不死的，要杀到四次才死。所谓父母二人，是说爱与慢。所谓两位国主大王，是说常见与断见。所谓十二个探子，是说内六处与外六处。

若因想要安乐而要杀，就要像旃陀掘王打仗那样：内六处、外六处之中，必须先杀外六处。

杀的方法——入坐准备：首先礼敬佛陀、受持戒，在精勤修法之时，以涅槃为期向，把自己的五蕴、

名色二者供养给世尊。

（向作为业处之师的宣隆古创寺迦韦大师，在精勤修法之时，以涅槃为期向，供养自己的五蕴、名色二者。）向流转于三十一界的应度有情一切，修慈、回向分享功德。

不要限定时间，尽自己所能地精勤。威仪也要用能够长久不改换而住得住的威仪安住，为了不使心跑到别的所缘上去，闭上眼睛，在鼻孔身门，出息入息（安那般那）不要在不知不觉中出去、进来，为了远离诸所缘之寻，要稍稍用力地精勤呼吸。

（风触到鼻孔末端身门就觉察，在觉察之上安住正念，接触·觉察·正念这三点要努力精勤到同时落下。）

像这样精勤修法的时候，眼也不再往南看、往北看。耳也不再往那边竖、往这边竖。鼻也不再往那边嗅、往这边嗅。口也不再想吃那样、想吃这样。色身也不再想去那边、想去这边。于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这五根就防护住了。这样防护住，才是真正的根律仪戒。所谓根，是说能主宰的；所谓律仪，是说防护令贪、瞋、痴等诸烦恼法不得生起。根律仪戒，不精勤修法是极难得到的。

像这样把正念贴上去呼吸精勤得多了，心就不再跟在惯常驰骋的外所缘后面，而在鼻孔身门安住下

来，各随自性，白、红、黄、蓝、星光、月光、日光、珍珠色等诸色、诸相、诸光等外在的世俗所缘往往会现起。即便现起，也不要接着去跟，要把所缘再安回到自己的色身上。那只是精勤修法的禅修者常会碰到的行程。

像这样心不跑到别的所缘上去，只在鼻孔末端身门上对接触、觉察安住正念，心安住下来，就叫做杀掉外六处这六个探子。

像这样在色身上把正念贴上去跟得多了，色身上往往会生起热、冷、酸痛等种种受。对那些生起的热、冷等受，知道是热，就在这知道之上安住正念。热与觉察会相对而灭。知道是冷，就在这知道之上安住正念。冷与觉察会相对而灭。热受的自性并不随顺到冷受的自性上去，冷受的自性也不随顺到热受的自性上去。它们各随自性。所谓色身，是统括全身而言，不可单独记取肢节部分。在自己的色身上，触了就觉察，在觉察之上安住正念，这叫做三法印智。

对自己色身上现起的诸受，把正念贴上去跟得多了，定的势头一好，就会以自己心中所现看见相续。那时把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这五力拿在手里，努力不懈地增长精勤下去，定大了又更大，自己的色身上会现起大光，往往看见自己如同在镜子里看见一般。色身各部分的变异，或一部

分一部分地，或肌肉碎落，或破裂而去，或如火疱一般生起而破裂落下，或如小珍珠粒出来，或如下雨一般，往往会在自己的色身上见到。

此后定力增强，在自己的色身上对生灭之受把正念贴上去跟得多了，生灭随观智的观见猛利起来，从受想成为受慧，自己色身的毛孔里（如同火石与火镰相击时进出火星那样）看见进进进进地生起，并且对心、心所、色的变异生灭，也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了知。那时才会在自己的智中看见：“啊，我并没有手脚等形相，只有胜义法性啊。”整个世间执着所谓补特伽罗、有情、男人、女人、人、天、梵天，只是因为还没有看见真实；看见真实了，什么都不是，只是法性而已——禅修者的智中看见真实，法性现前、心意契合，对三宝往往生起比以前更加的信心、净信。到了那时，才叫做杀掉内六处这六个探子。从此以后，才叫做遣除常见、断见这二者。然而根还没有断。

在自己的色身上以正念审察受而寂止安住，这是戒；安住了而光明照耀，这是定；看见所谓心、心所、色的名色二者，胜义体、界体，真实的自性法而加以辨别，这是慧。这就叫做戒、定、慧三学。那还只是世间戒、世间定、世间慧。

注： 恩师大师佛爷与诸清净相对照而开示：受上把正念贴上去跟的时候，五根防护住了，所

以是戒清净，戒清净。受上心安住下来，所以是心清净，心清净。戒也清净了，心也清净了，真实的就能看见了。所谓看见真实，若问是怎样的——从自己色身的毛孔里，如同火石与火镰相击时小火星进进进进地看见那样看见。那样看见了，我既没有脚，也没有手，也没有身，色身灭尽了。于是见清净了。那叫做见清净。那样看见了，便生起“诚然如此、真实如此”对佛的信心、对法的信心、对僧的信心。于是疑执尽了。那叫做度疑清净。

为了从受想成为受慧，再以猛利的毅力继续精勤下去，往往会生起从前没有遭遇、没有见过的极为澄净的色、光、喜、寂止。那不是高兴的事，不要高兴，不要贪着。若对澄净的色、光、喜贪着，往往会沉没在十种障碍里。要到达那里，也必须非常非常艰难地努力精勤才能到达。这些只是会遇到的行程。这就叫做喜着。遣除那叫做喜着的色、光、喜、寂止的速行平等相应之后，意门转向生起，然后行舍智就会现起。

那叫做行舍智的遍作、近行、随顺诸速行，把诸烦恼法清扫干净，种姓把涅槃作相给予，随顺种姓所作之相，以种姓作相所给予的涅槃为依止、为所缘，道便把随眠烦恼除掉。到了那时，才叫做彻底杀掉与两位国主相同的常见、断见。与父母相同的

爱与慢，因为恩德极多，杀一次是杀不死的，要杀到四次才死。要杀就杀吧。

还要接着讲。比方说，一个大病初愈的人，荤腥也想吃，钱又还没有，沿着河边走，且说遇见一只大乌龟。遇见大乌龟，哈，真是地方对了，这大乌龟可得抓住，便下到水边去抓。抓的时候，人刚病愈，力气又还没有，乌龟一挣、人一拉，后来人就跟着乌龟去了。于是渐渐地，从脚踝到膝盖，从膝盖到大腿根，从大腿根到胸口，从胸口到嘴边，进到深水里去了。这才“喂，大乌龟大乌龟，你放一次、我放十次”，只好放开了。现在也是一样，说来精勤修法的人，我这和尚当然不想让他们回去，可是就像大乌龟那样，“你放一次、我放十次”，只好放了。

同样，看见有情在轮回的水流脉络里漂流，看不下去，我这和尚对够得着的人伸手拉，对远的人扔绳子、扔竹子。若是手也不伸来拉、绳子竹子也不抓，那就按自己的所应得、按自己的业，努力去受着吧。

我这和尚最后还要说一句提醒的话。走路两个朋友，好菜也想吃，买了又吃不起，且说一个对另一个讲：“朋友啊，你和我用心理着、用心吃着吧。”于是一个说：“好，来，你喂吧。”于是一个说：“来，要喂了，鸡肉汤，尽情吃吧，朋友。”另

一个说：“哎呀真好啊，朋友。”于是整鸡炸、猪肉汤等等接着喂下去。喂得齐了，便说：“来，轮到你了，也喂我一回吧。”于是另一个说：“来，吃吧，大火象腿。”哎呀腻腻的真好啊再给吧，便说：“那就吃完吧，这大火象腿。”

同样，我这和尚也要喂上一回大火象腿了。触了就觉察，在觉察之上安住正念，这叫做三法印智。三法印智，佛陀等诸圣者要到般涅槃才放得下。诸位在家男护法、在家女护法，也不要因为牙痛就不吃，努力咀嚼吧——他这样提醒教诫。

39 云雀的故事

往昔，某处林中有一只云雀雌鸟。那只大雌鸟有一个幼子。有一天，云雀大雌鸟叮嘱再三才离去：“小家伙，儿子少爷啊，妈妈要去找食了，要听妈妈的话啊，就在这牛蹄印坑里，哪儿也别出去。”幼子在母亲去找食的时候，并不待在牛蹄印坑里，却到外面去觅食。觅食便遇上了鹞鹰，落到鹞鹰手里去了。

小鸟从鹞鹰的爪子缝里说：“因为不听妈妈的话，才落到鹞鹰手里；若是听了，就不会落到鹞鹰手里。”哎呀好大的话、好阔的话——“你妈妈是怎样叮嘱的？”“叮嘱说：待在牛蹄印坑里，别出

去。”“好，那么你原来的地方，我送你回去。”“好，送就送吧。”鵞鷹把小鸟送回牛蹄印坑。那时小鸟说：“你这鵞鷹，你这鵞鷹，来，你还奈得何我吗？”鵞鷹一股劲俯冲下去，牛蹄印坑的尖棱撞上鵞鷹的胸口，便至于死亡。

那云雀大雌鸟与慧根心所相同；牛蹄印坑与色身相同。小鸟与心相同。鵞鷹是说色所缘、声所缘、香所缘、味所缘、触所缘这五欲功德之法。

就照那个譬喻一样：

Phassapaccayā vedanā

依触缘受；依受为缘——

在受这里，不要让爱渡过去。爱一渡过去，就会遇上鵞鷹。且听母亲的话吧。

40 五怨敌开示

众护法：“请开示五类怨敌的因由，尊者。”

迦韦大师：“好。诸位大护法、女护法，你们记着、说着、称呼着的‘水、火、王、盗贼、不喜不爱之人’，不是有五类怨敌吗？”

众护法：“有的，尊者。”

迦韦大师：“那五类只是外怨敌，一世一次左右才能

逼迫。我这和尚要讲的五类怨敌，却不是一世一次左右逼迫的那种。我要讲的是整个轮回里日夜不停、纷纷生起逼迫的五类怨敌。

所以，（水）就是意河。意河一处处跟着所缘，哗哗地流泻，一世接一世、一家接一家，这样对没有始末的轮回能给异熟，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叫做一类怨敌。

（火）是说贪火、瞋火、痴火。那些火有多厉害呢——对一切有情，整个轮回里经常不断地燃烧逼迫，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叫做可怕的一类怨敌。

（王）在如今世间，触犯国家政府所制定法律的触犯者，才会像徒刑、死刑那样按所应得受罚，不是吗？我这和尚要讲的王，就是业、心、时节、食这四法。这四法非常公正，对谁都不讲情面。整个轮回里没有始末地能逼迫，有这样的能力。有时业老兄、心老兄、时节老兄、食老兄一变异，一切有情都狼狈不堪地受着。所以叫做可怕的一类怨敌。

（盗贼）则是眼偷、耳偷、鼻偷、舌偷、身也偷，这样在轮回诸有一连串每一世经常不断地盗取交往，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叫做可怕的一类怨敌。所以不要想看、不要想听、不要想知，三种想要都要避开，我这和尚不是常常这样讲吗？”

众护法：“讲的，尊者。”

迦韦大师：“若想看、想听、想知，轮回就会长。

（不喜不爱之人）则是：诸位大护法、女护法，若有生，老、病、死所谓老、病、死，想让它们生起吗？”

众护法：“不想，尊者。”

迦韦大师：“即使不想，一旦有生，就会老、就会病、就会死，还得跟老、病、死交往相处。爱不爱呢？”

众护法：“不爱，尊者。”

迦韦大师：“好。即使不爱，一旦有生，还得跟它们亲爱下去。不亲爱、不喜欢，却不知从轮回的哪一世开始就已经亲爱交往来了。所以世尊亲口宣说：

Appiyehi sampayogo dukkho

与怨憎聚会是苦。

所以，与老、病、死这些不亲爱、不喜欢的法亲爱交往，是可怕的一类大怨敌。

这就叫做五类怨敌。”

41 轮回流转与止息开示

一、不知故欲求，欲求故执取，执取故造作，造作故获得，获得故遭受，弟子们。

二、苦受确是致道的法则，乐受会令你飘浮于生死之流。

不知，是名叫无明的痴；欲求，是名叫渴爱的贪；执取，是取。具足这三法，便想做人、天、梵天、大富翁、大人物，世上的上等。

这样一想，便忧虑渴求而造作。这样一造作，便获得。获得什么？获得生。获得了生，不想老也得住，不想病也得住，不想死也得住。获得了名叫生的这一大块轮转，就得努力去受，去受吧。

弟子们在那些生里已经受过轮转之苦，若说不想再受。不想受，便以戒、定、慧三学，把佛、法、僧三宝顶在头上，修习内观。

这样以正念跟随、审察因定而在色身上现起的受，自己心里便生起难受的性。所以说：“苦受确是致道的法则，乐受会令你飘浮于生死之流。”自己色身上现起的受，是果法苦谛。以内观观这果法苦谛，疼痛难忍，便为了好受而放掉。一放掉，受便息灭。好受便看不见真实；看不见真实，便不得如实之智。因为不得，便在轮回里一圈圈转。

这样把作为苦谛的受，用五力拿在手里审察，它自持自性，整个轮回里从未见过的名色五蕴有为之法便看见了。于是执取的见该落多少落多少，安乐该有多少有多少。于是往昔圣者善人们因怖畏轮转之苦而修法，得如实智，真安乐，不想要轮转之苦；不想要便不造作，不造作便不得，不得便不受，不受便安乐。同样效仿、羡慕而做，把真实分别看

见，轮转之因的业便不做；不做便不得；不得便安乐。这两条路，喜欢哪条走哪条。

一、所见被想覆盖，要把想上的疑团理清，疑团才会尽。

二、所见被想覆盖，想上的疑团不理清，疑团不尽。

所谓所见被想覆盖，不是别的：眼只是见；漂亮、想要，叫想。那想上的疑团不理清，执取、疑惑不尽。理清的样子：眼只是见；漂亮、想要，是想——慧这样决断，便不想要。不想要，叫把疑团理清。

譬喻：

又好比养鸭的男人。养鸭的男人在母鸡下蛋时，把鸡蛋拿走，放进鸭蛋。母鸡孵鸭蛋，到时候小鸭孵出来。母鸡以为是自己的孩子，啄食喂养、守护。鸭类在水里活动，一日下到水里活动，作母亲的母鸡不能下水，在岸上叫：“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回来，回来！”这像疑团未理清。养鸭的男人像想。像想的男人把鸡蛋拿走、把鸭蛋骗放进去，像贪的母鸡以为“我的、我的”执取守护，便受疲劳之苦。鸭类则像胜义的自然。虽然认定“我的”、岸上喊破胸膛叫“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回来”，像胜义自然的小鸭因所缘、性是它们惯常活动的，爱来不来母鸡那里。于是母鸡受苦。为什么受苦？因为不会理清疑

团。所以说：所见被想覆盖，想上的疑团不理清，疑团不尽。

所以，凡见、凡闻、凡尝、凡嗅、凡触，在身门以正念守着切断，想便不生起，便会看见真实。

那真实就是胜义之性。所谓胜义之性，是说生灭之性。“前与后不同，相续生灭。”不是我的意欲，是它自持自性——一知道这个，疑团便理清了。于是性上才会相应。所以：所见被想覆盖，想上的疑团理清，疑团便尽。舍弃现有、看见没有的，叫盲凡夫。

晚年与般涅槃

42 意大利比丘卢简拿打前来礼覲

卢简拿打前来礼覲

缅历一三一三年（公历约一九五一年），迎请舍利弗与大目犍连尊者舍利的团体到敏建镇，意大利比丘卢简拿打法师一同前来，以查访的方式进入宣隆古创寺迦韦大师座前礼覲。

一见到宣隆大师佛爷，卢简拿打法师生起极大恭敬，以五体投地顶礼。其后向大师禀白：想知道真佛、真法、真僧。大师开示：

“我们出家人，世尊是中部出生的。悉达多王子想成佛，舍弃父母、妻儿、一切亲族而出家。出家之后，在菩提树与金座上，鼻孔这道身门，风来触，触了便觉察，在觉察上保持正念，审察自己，第一次得光明。得了光明，看见生灭。其后枢纽的门开了。若问那枢纽在哪里？我们出家人会说在头里。开的是哪扇门？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扇门开了。那开，也叫‘佛’，也叫‘佛陀’，也叫‘开’。门一开，四圣谛看见四次。那四圣谛叫‘法’。四道、

四果合起来叫‘僧’。那才是真佛、真法、真僧。”开示完，继续讲《转法轮经》。

听完《转法轮经》，卢简拿打法师信极猛利，禀白：“与大师相见，就像与父母兄姊相见，尊者。与大师以后还能再见吗，尊者？”大师说再见不到了。又禀白：“为什么再见不到，尊者？”大师回说：“尊者发的是佛愿，是大勇士。弟子们不像尊者们那样功能好。所以再见不到了。”其后卢简拿打法师以三衣及种种应供之物供养，又禀白：“弟子的父母以邪见迁到另一生去了。现在所供养的善业，他们能得正见吗，尊者？”大师说：“回向了，若能称善哉，就能成正见。”于是回向。其后意大利比丘卢简拿打法师顶礼大师回去。

43 于田啤先生与仙虔女士所建 仰光波托寺院结界

前来仰光波托宣隆古创寺分院结界

敏建镇宣隆古创寺迦韦大师佛爷，因仰光弟子田啤先生、仙虔女士、昂妙先生、艾虔女士再三迎请，于缅历一三一三年德崩月圆后十二日（公历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与首席比丘苏班那大师一同乘飞机到达田啤先生、仙虔女士、昂妙先生、艾虔

女士竭力建立的波托宣隆古创寺分院。从机场到波托宣隆寺，由前任部长巴赞先生、妙基女士准备的汽车迎请。德崩月圆后十四日（公历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星期一下午二时，与比丘二十四人一同结界。

敏建镇宣隆古创寺迦韦大师佛爷的大弟子、仰光古列芙路明加那寺达努彪古萨那什美大师，依宣隆古创寺迦韦大师佛爷与首席比丘苏班那大师的吩咐，把结界所需诸事按时办完。

在波托宣隆古创寺分院安住期间，大师六日接受前来礼覲的在家男护法、在家女护法的礼拜供养，白天开示教诫法，夜里教导止观。

后德孤月上弦三日、星期五早晨，应沙道爵士先生与缅甸联邦航空公司前任主席山天先生迎请，到仰光禅修中心寺院，为护法众开示教诫，安住一夜。后德孤月上弦四日、星期六早晨，回敏建镇。

44 宣隆古创寺迦韦大师般涅槃

从仰光返回之后，敏建镇恩师宣隆古创寺迦韦大师佛爷于缅历一三一四年格嵩月圆后九日（公历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七日）星期六下午五时许般涅槃。遗留下来的色身，依照其意愿安放在怀思塔窟内；为

使众多弟子能够礼觐，于缅历一三一四年德崩月上弦二日十二时，由寺院住持苏班那尊者亲自率领，从怀思塔窟内请出色身，奉迎到安住寺。

恩师大师佛爷般涅槃满一周年的缅历一三一五年格嵩月圆后九日（公历一九五三年五月六日）下午四时五十五分，把色身从暂时安奉的安住寺，盛大庄严地奉迎入正在建造的香室大塔之内。

香室大塔因寺院住持苏班那尊者日夜不停地率领办理、努力，按所预期的时间完成；于恩师大师佛爷诞日、即那年德崩月上弦二日，与僧伽一百余位一同盛大举行安奉大法会，完毕。

恩师大师佛爷的色身，自般涅槃之日起直至如今，毫无亏缺，一如原样，带着芬芳的香气，带着令人净信的殊胜特相而安住。

恩师宣隆古创寺迦韦大师佛爷般涅槃之后，在敏建镇宣隆古创寺，由自恩师大师佛爷世寿现前之时起直至般涅槃一向以生命相托而倚赖的寺院住持苏班那尊者率领，依照恩师大师佛爷的方法注释，仍在教授止观诸法。

45 轮回安息塔

轮回安息塔命名的因由。

寺院住持苏班那尊者说：前总理吴努来到寺院的时候，诸位大护法、佛塔护法聚会，我想给这座大塔赐名出一点主意。大护法吴努不是说贤劫中有五佛出世，在仰光用五座门建造了叫做世界和平塔的塔吗？我等和尚的大塔是六座门建造的。你们弟子用五座门建造，可能会问尊者为什么要用六座门建造。

恩师大师佛爷初入圣教之时，诸位大师、大长老提问。怎样问的呢？问：缘起轮回之轮安立在哪里？相续是在哪里相续？切断是要从哪里切断？

恩师大师是籍贯宣隆村的人，幼年孩提之时，父母太穷，不能住学。到林子里去放牛。所以不会写字、不会读书——他们明知如此，既有问，就该有答。于是恩师大师回话：若说让弟子随自己的意思答，就答；不然就不答。于是诸位大师说：尊者随自己的意思答吧。大师佛爷便答：缘起轮回之轮安立在有情世间；相续是在门上相续；切断是从门上切断就会断。

所谓有情世间是怎样称呼的呢？精勤于法业的诸禅修者，定增长再增长，心、心所、色这三法不停地生灭，这叫做有情世间。

所谓相续是在门上相续：所谓门，是眼门、耳门、鼻门、舌门、身门、意门，就在那些门上相续。相续的方式：眼与色所缘相对的时候，看见喜欢的色所缘，就是贪、爱、集谛；看见不喜欢的非悦境，就是瞋、苦谛。耳也是一样，听见好的声所缘，就是贪爱、集谛；听见不好的非悦境，就是瞋、苦谛。佛所宣说的是苦谛、集谛、道谛、灭谛。

给有情异熟的是苦谛与集谛，就是这两项转来转去给异熟。那就是轮回。

切断也是从门上切断就会断。怎样切断呢？眼与色所缘相对的时候，所谓眼，只会看见而已。说光滑、说美丽，那只是想。比方说别人骂了你的母亲、你的姐妹。所谓母亲、姐妹是想；所谓耳，只会听见而已，其实毫不相关啊。那样把看见的与想切断，把听见的与想切断，把嗅到的与想切断，把触到的与想切断，这样以正念切断切断地走，不就断了吗。

所以诸位大护法，不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找轮回，它就贴着门在转。

恩师大师佛爷在六扇门中，从一扇门上以正念贴住而切断，轮回便安息了。所以给这座大塔赐名“轮回安息塔”，会如同所谓“德与体相符”，深沉、坚固、相应、善好——敏建镇宣隆古创寺寺院住持苏班那尊者这样以为而谕示。

便照寺院住持尊者所谕示的那样，把大塔定为“轮回安息塔”这一碑铭题记。

附录

46 详传八言赞诗

一

名唤宣隆——故乡村落，
一二三九——惯称缅历，
德崩月出——二日虎曜，
虎主之日——不移诞生来。

二

四十又二年——不怠再来，
寿元既至——增长真确，
五蕴名色——确实无疑，
觉知之法——不懈再精勤。

三

过患之见——苦海茫茫，
居家之住——舍离弃绝，
一日之中——田垄耕作里，
犁与耕牛——舍去抛弃了。

四

出家之界——林住真言，
望燕坡峡谷——到达依止，
沙弥之服——不脱敬信，
出息入息——不坏而呼吸。

五

美铁拿镇——无缺超越，
山天前来——迎请召唤，
耶拉寺中——安住欣乐，
行道之路——不倦而开示。

六

郎仑林住——法之闻名，
凡所询问——皆能解答，
心意契合——开口称扬，
开示本事——善哉善称。

七

耶拉寺中——简他戒场，
轩能简处——名威赫赫，
戒和尚——成为师尊，
比丘身份——俗制羯磨。

八

自美铁拿——归来再还，
望燕坡峡谷——一站真确，
歇住之中——承受法光，
果与道——不坏令得达。

九

自望燕坡——再离去，
古创寺制——重新建立，
胜处宫殿——驿站瞻望，
洞窟佛塔——帝释前来营造。

十

道心路——现知生起之相，
法遍安处——凡所问皆全，
如实性——全然真确，
十一火——坏灭寂止之相。

十一

安那般那——指示完备，
觉知之法——令其执持，
制心令住——寂灭清净尽，
众人——千万入于古创。

十二

缅甸联邦——建立造作时，
总理之职——确实闻名，
吴努兄——见事种种来，
问答条文——曾出书册。

十三

古创寺大寺——在波托村，
作结界——确实次第，
第二次亦——归来不久，
到达仰光——曾去两回。

十四

七十又五——寿元再至，
命根脱落之数——寂灭必然，
尚在世时——曾再宣说，
莫再得闻——彼语真实正确。

十五

一三一四——热事再逢，
格嵩月分——九日真确，
下午钟五——敲响再至，
星期六——不移涅槃安住。

十六

已过十五——年前，
口宣告知——嘱咐有序，
色身——若离命根，
塔内——须放入窟中。

十七

蕴既止息——为令羞破，
莫填斋食——曾再禁止，
尚在世时——宣说之声，
确实啊——口再明宣。

十八

无母之子——不错形象齐，
如水与鱼——无间而逢，
须弥大山——已经崩塌，
胸口啊——哭号落泪。

十九

师尊佛爷——瞻仰功德力，
恭敬供养——再来奉行，
日夜不绝——恒常齐集，
师尊佛爷——称唤不绝了。

二十

还能信谁啊，
众多弟子——已被撇下了，
瞻望揣想——再来思念，
泪雨——倾盆而下了。

二十一

入窟而去——再来教诫，
于鼻孔末端——呼吸之时，
觉知业处——行道正确，
亲身来——尊者啊想要禀告。

47 卢简拿打说法摘录

意大利比丘卢简拿打法师开示中的摘录。

“听说缅甸约有阿罗汉五十位，因而想要礼觐，便四处寻访，得以遇见礼觐敏建镇宣隆古创寺大师佛爷。宣隆大师佛爷开示教诫教法的方式、解答种种禀告的方式，从起居行止开始，一切都具备令人净信的功德，正如大众所公认，衷心确信是真阿罗汉。

像这样缅甸有真阿罗汉出现，在世界上缅甸足以自豪，所以我这和尚也将在缅甸以及所到之处的外国

诸国，把恩师宣隆大师佛爷的功德名声开示得显明传布”——他在敏建镇高桑寺这样开示而去。

《法句经》巴利圣典双品中来的二友因缘

乔答摩世尊在世之时，舍卫城的两个朋友听了世尊的教法，看见世间的过患，进入圣教出家为比丘。

一位精勤于佛法知识（教理负担）的典籍学习，一位则修习增长内观实践负担。

时日既久，精勤内观实践负担的那位尊者连同四无碍智证得阿罗汉。那时学习佛法知识（教理负担）的那位尊者也成为三藏通达者，成为十八部大众的大导师。

有一天，荷负内观实践的阿罗汉尊者前来礼觐世尊之后，进入幼年同伴、教理通达者尊者那里。那位荷负教理的尊者预先就思量着这位修内观的尊者前来时要问问题，正打算询问。世尊看见了：若因提问使荷负内观实践的人心生恼乱，则荷负教理的人会生于地狱。世尊以慈悯的大悲，来到那两位尊者那里，向荷负内观实践的人询问从初禅起，灭尽定与八等至，以及色、名诸法，问什么尊者都能回答。

随后世尊向荷负佛法知识（教理负担）的人询问关于须陀洹道的问题，他却不能回答。

那时世尊称赞荷负内观实践的人。

以这两人的经历为因由，诸比丘说种种话，世尊便以譬喻教诫开示：“荷负教理负担的人与放牛的人相同，荷负内观实践负担的人与牛的主人相同。”

恩师宣隆大师佛爷则把财物同样丰足的城中富豪与乡间富豪作譬：具足佛法知识（教理负担）与内观实践负担这两处的人，与城中富豪相同；教理负担不具足、只具足内观实践负担的人，则与乡间富豪相同——大师曾经这样比较开示过。

48 公告

因敏建镇宣隆古创寺寺院住持尊者亲自监督筹划，把恩师宣隆古创寺迦韦大师佛爷曾经开示教诫的诸法、精勤修法的方法注释，以及恩师宣隆古创寺迦韦大师佛爷的尊像，筹划流通，使之令人净信，以便大众能够净信地归依；并以所得钱财物为本，向恩师宣隆古创寺迦韦大师佛爷色身安奉之处的香室大塔贴金袈裟供养，已经圆满完成。

如今寺院住持尊者也为使香室轮回安息大塔令人净信，尽自己的身力、智力，以极大的勤奋精进亲自特别努力地修缮整治，因而恩师宣隆古创寺迦韦大师佛爷色身所在的香室轮回安息大塔特别具备种种

令人净信之处，而且恩师宣隆古创寺迦韦大师佛爷的色身也按“本有色身原样”安住，带着特别令人净信之相，想要瞻礼的人可以前来礼覲供养。

恩师宣隆古创寺
迦韦大师佛爷的
作务功德办事人

大弟子

毛纽 (မောင်ညို)